
越南外文出版社的說明

《胡志明选集》中文版是根据越文本譯出的。

选集共分三卷。第一卷从 1920 至 1945 年；第二卷从 1945 至 1954 年；第三卷从 1954 至 1960 年。

选集内容包括主席所写的論文、报告、号召书、指示、电文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等等。

翻譯的过程頗困难，有許多篇是根据主席当时在国外用外文所写的文章譯成越文，然后又从越文譯成中文的。

注释除少数是主席的原注（已作了注明）外，其余都是越文本編者加的，在翻譯成中文的过程中，曾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选集的外国人名、地名力求与中国已有的譯名統一，沒有查到的都照音譯。

AK/19/44 12

目 录

在图尔大会上的发言	3
对殖民地問題的几点意見	6
受寵的土著	10
話說禽兽之类	13
反革命的軍隊	17
英国的殖民地政策	19
土耳其的工人运动	21
中国农民景况	24
列宁和各殖民地国家	27
印度支那和太平洋	29
法帝国主义敢做些什么?	34
法兰西殖民制度的崩潰	36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問題和 殖民地問題的发言	40
法国“文明”的美好处	53
林奇式刑罰	57
杀人的开化事业	64

里奥戴将军与人权宣言	71
殖民主义受到谴责	74
英国人的统治方法	78
亚洲的一些问题	80
列宁和东方	84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	87
第一章 血税	87
第二章 毒害“土著”	99
第三章 总督、统督老爷们	104
第四章 统治老爷	112
第五章 开化者们	117
第六章 国家机构的贪污舞弊	132
第七章 剥削“土著”	137
第八章 公理	150
第九章 愚民政策	159
第十章 教会	163
第十一章 殖民地妇女的痛苦	167
第十二章 奴隶觉醒	175
附 录 寄给越南青年	189
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号召书	193
党在民主战线时期(1936—1939年)的路线	196
国外来信	198
成立越南解放军宣传队的指示	201
总起义号召书	203

1920—1945 年时期



在图尔大会上的发言^①

(摘自大会速記紀录本)

.....

主席：請印度支那代表同志发表意見。（掌声）

印度支那代表^②：各位同志，我今天来到这里本来是为了和同志们一起为世界的革命事业献出微薄的力量，但是我以社会党党员的資格，带着深刻的苦痛来到这里，来反对帝国主义者在我的家乡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很好！）各位同志都知道，法国帝国主义侵入印度支那已經半个世紀，为了它的利益，它以刺刀征服我們的国土。从此，我們不仅遭受耻辱的压迫和剝削，而且还遭受凄慘的虐待和毒害。更明白地說，我們遭受了鴉片、酒精等的毒害。在几分钟內，我不可能把这伙資本主义强盜在印度支那的殘暴行为全部

① 图尔大会是法国社会党在1920年12月25日至30日召开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一历史性的大会中，法国社会党分裂为两派，后来成立为两个不同的党：右派包括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繼續执行第二国际的妥协投降路綫；左派包括法国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战士，忠誠于列宁的路綫，脱离机会主义分子，独自成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这个大会中，阮爱国同志站在左派的一边，曾同其他同志通过成立法国共产党和参加第三国际的決議。阮爱国同志是法国共产党的首批党员之一。

② 即阮爱国同志。

揭露出来。监狱比学校还多，什么时候都挤满囚犯。任何本地人只要有社会主义思想就都被捕，而且有时不需要经过审判就被杀死。所谓印度支那的公理就是如此。在那个地方，越南人被歧视，他们没有像欧洲人或有欧洲国家的国籍的人所得到的那些保障。我们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连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也没有。我们没有生活的权利，或到外国旅行的权利；我们要在黑暗的蒙昧中活下去，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的自由。在印度支那，殖民主义者为了毒害我们，使我们愚昧无知，千方百计地强迫我们抽鸦片和酗酒。他们已经害死和屠杀了成千越南人以便维护原来并非属于自己的利益。

同志们，二千多万越南人民，等于法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就是遭受这样的待遇。奇怪的是，他们还是得到法国保护的人呢！（掌声）社会党必须为支持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进行切实的活动。（欢呼声）

让·龙格^①：我已经发表了捍卫殖民地人民的意见。

印度支那代表：在发言之初，我已经要求所有的人绝对肃静……（笑声）党必须在所有各殖民地宣传社会主义。我们认为社会党参加第三国际一事，意味着从今天起，党将愿意具体地对殖民地问题的重要性作出正确的估计。在听到成立一个研究北非问题的常设代表团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而且，今后假如党派一位党内的同志到印度支那，对当地的问题作现场研究，和研究必须进行的活动……我们也将是高兴的。

一右派代表提出反对意见……

^① 当时法国社会党的右派领袖之一。

印度支那代表：議院派，住口！（掌声）

主席：請全体代表肃靜！連非議院派的代表在內！

印度支那代表：以全人类的名义，以全体社会党党员，連同左派和右派在內的名义，我們向各位同志呼吁：救救我們吧！（掌声）

主席：通过多次赞成的鼓掌，印度支那代表可以看到社会党全体党员都站在你这边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罪行了。

对殖民地問題的几点意見

自从法国共产党接受莫斯科的二十一条款^①和加入第三国际后,党在各个任务中給自己提出了一个特別艰巨的任务,对殖民地問題的政策。党不能再满足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时期的一些純情感的和毫无結果的宣言了,而必須有一个正确的活动計划,一个有效果的和切实的政策。在这个問題上,党碰到的困难比其他問題更多,这里就是一些主要的困难:

一、各殖民地的面积极广闊:不計在大战后取得的新的“托管区”,法国在亚洲占有四十五万平方公里;在非洲占有三百五十四万一千平方公里;在美洲占有十万零八千平方公里;在澳洲占有二万一千六百平方公里。总共四百一十二万零六百平方公里(几乎等于法国面积的八倍)和四千八百万人口。这些人操着二十多种不同的語言。像这样有着多种語言的情况,給宣傳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除几个老殖民地之外,一个法国籍宣傳人員只可能通过翻譯人員来和当地群众談話。而翻譯就难把意思說得詳尽,何况在

^① 1920年8月6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贊成列宁所草拟的关于吸收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这些条件的規定旨在防止机会主义分子混入共产国际和提出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在政治和組織方面的基本原则。

这些独裁统治的地方，真不容易找到一个能翻译革命道理的人。

此外，还有其他的阻碍。尽管各殖民地的人民，都是遭受到同样的压迫和剥削的人，可是各地方之间的文化、经济和政治水平的差别极大。越南和刚果、马提尼克岛和新赫布里底岛之间，除了穷苦外，毫无相同之处。

二、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对殖民地的情况漠不关心。列宁在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点中已经明确地指出：“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首先是落后民族在殖民地关系或财政关系上所依赖的那个国家的工人，有义务进行最积极的帮助。”^①要这样，宗主国的工人必须明白殖民地是什么，必须知道在殖民地发生的事情，了解自己的兄弟——殖民地的无产者——所受的痛苦，比起自己的痛苦来要多千百倍。总之，宗主国的工人必须关心殖民地的问题。

遗憾的是，多数战士仍以为殖民地不过是一个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沙土，有几棵绿色的椰子树和一些不同肤色的人的地方而已，而且一点也不留意到它。

三、本地人的蒙昧情况。在所有各殖民地中，不论是古老的印度支那还是年轻的达荷美，人们都同样地一点也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力量。简单的理由是，因为在那里没有大规模的工业或商业的经营基础，也没有工人组织。在本地人的眼里，布尔什维主义的意义——由于资产阶级常使用这个名词，因此变得更特殊和有着更强烈的意义——是：或为全部的毁灭，或为解脱外国的枷锁。给这个名词扣上的第一个意义使无知、畏怯

^①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全集》第31卷，中文版第129页。

的群众远避我们；第二个意义则把他们引上国家主义的道路。两者都具有危险性。在人民中只有少数人懂得共产主义是什么。但是他们是上流人物——属于当地的资产阶级而且是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支柱——，他们并不喜欢让人们懂得共产主义和广泛地传播出去。反之，像寓言中的狗一样，他们却喜欢套上项圈以便找到一点骨头。总之，群众基本上是有不屈的精神的，然而还很蒙昧。他们要解放，但是他们不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怎样做。

四、一些成见。因为双方面的无产阶级互不了解，所以产生了一些成见。对法国工人来说，殖民地人是低等人，不值一提，没有接受知识的能力，更没有进行活动的的能力。对殖民地人来说，法国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类人——都是恶毒的剥削者。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放过利用这一相互间的猜忌和这一人为的种族等级分别，来阻挠宣传工作和离间本来就应该团结起来的力量。

五、野蛮的镇压。假如法国殖民主义者在发展殖民地的经济方面是非常不熟练的话，那么在进行野蛮镇压和制造勉强的忠诚之心的业务方面，却是老练的好手。如果像甘地^①、埃蒙·瓦勒拉^②等人是在法殖民地生长的话，可能他们早就上天堂了。在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的阴险手段包围之中，一个当地的战士，很难对自己的被压迫和蒙昧的同胞进行教育而不落入来开化他们的大人先生们的魔掌中的。

① 甘地(1869—1948年)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战士，印度国大党——一个属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成立于1885年的民族革命党——的领袖。他提倡不用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认为这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最好的斗争方式。

② 埃蒙·瓦勒拉，1882年生于纽约。他是领导爱尔兰独立运动的政治家，替天行道士兵党领袖。历任爱尔兰执法委员会主席、外交部部长、内閣总理等职务，1959年当选为爱尔兰总统。

在这些困难面前,党应该做什么?
加强党的宣传工作来克服它。

载于1922年5月25日法国《人道报》

署名:阮爱国

受寵的土著

1604年，英國有個專業作家名叫莎士比亞，他特意以一個黑人為主角，寫了一個劇本。這位黑人名叫奧瑟羅，確實是一位英雄，一位真正英雄的英雄。奧瑟羅曾多次出征，但不是去打卡爾班几野，也不是因為他得到狄亞若的招募，更不是因為他是芒仁麾下將領，再說那時候還未爆發“維護公理”的戰爭，而是去攻打歐洲和非洲的那些好戰強國，奧瑟羅擔任威尼斯公國的統帥。根據微微阿尼的話說來，奧瑟羅卷發的頭上不知戴過多少個勝利的花冠。但奧瑟羅最大的戰功是戰勝了苔絲德夢娜。

苔絲德夢娜不是德國的一個城市，也不是一個殖民地，它是勃拉班旭議員元老的溫柔、美麗、充滿幸福的女兒的名字。奧瑟羅娓娓講述自己感動人的各次大戰、漫長的圍城戰的經歷，以及一些輝煌的戰功，總之是講述一些扣人心弦的故事。她的父親爵位高居，心中早就存有許多成見，特別是種族的成見，她知道這些，但是賢慧的苔絲德夢娜只一心一意地聽着愛情的呼喚，她堅決要嫁給這位黑人，而不管父親的意見。

這個劇本里的白種人如埃古探子和洛特力戈等傢伙被蔑視，沒有扮演什麼了不起的角色，反之正是他們扮演了最見不得人的角色。但是這事情對我們沒有什麼相干。

三百一十年过去了，土著又被抬上了舞台，但这是战争的舞台^①。这次作者隐姓埋名，找也找不着；而各个角色，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英雄抑或不是英雄，因为过分忠诚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所以大部分都躺在舞台上了。真是一出悲剧！1922年，又出现了许多受到宠爱的土著。我们且不提获奖的巴杜阿拉和科学的恩人施基，只谈那些已经能够适应环境或得到世人欢喜的土著吧。

那些被捆在船桅上带到欧洲去当志愿军攻打野蛮匪徒以保卫文明的土著，一旦到达文明的国度后，提里老爷的那些土著就饱尝了“禁园里的果实”的滋味了。经过1914年的大屠杀和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后，幸而活着的土著都能够以为民主、为高等种族的权利不但献出自己的一生、自己的血肉，还献出自己的……信念而引为自豪。

过去，莎士比亚满意地看到自己剧本中的土著堂堂皇皇地娶了母国的姑娘。至于今天的提里老爷则只看到一点，即他的那些土著能非常得力地以使白种姑娘的肚子膨胀起来的办法使人口增多而作出贡献。萨沙·几德里老爷就更加离谱了，他希望土著必须获得全部的文明。他要土著们给白种人丈夫戴绿帽子！他已完全如愿以偿，因为在九个月的“征服”后，马格丽·堤纳野已经生下了一个小土著。但是我们遗憾的是，堤纳野老爷不太欢迎这个小土著。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爱国者，所以他希望这个“巧克力”色的小婴儿出生时别那么光滑和细小，而是个满脸鬍鬚，背上挂着背包，肩上挂着枪以保卫祖国的人，那该多么可贵呀。

就是登在报纸上的那些小说中，土著也已经取得了自己的地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位。安加伯先生——啊，对不起，安伯加先生才是——不是讲过馬賽展覽會的故事嗎？有个以拉車为业的越南小伙子被一位美丽的白种妇女看上了，在参观展覽回来后，她便叫人把車夫叫进她的豪华的寢室里。等等……。她的那位当烏龟的丈夫突然进来，那車夫慌張，躲避……。但故事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原来这位公子在印度支那館里偷了一块宝玉，并拿来向自己的玉人夸耀。（嗚呼！如此廉洁！）那一个藏在后面的越南人看見这个罪恶行为的确凿贓物，便跳出来把这个盜賊击倒，然后把这珍貴的宝物带回展覽館。

不讲使我們殖民地兄弟們引为正当自豪的各个殖民地的展覽和各种舞蹈曲調，使我們更高兴的是，获悉从明年起，屬於上层階級的白种妇女，将在其身上里里外外地穿戴上我們的一些什么东西：明年春季，巴黎的各个时装大商店将出售許多种殖民地款式的布料和衣服。人們將給在家里穿的衣服和其他衣服起各种名字：什么氏波、蒙巴拉、烏窩洛夫、卢弗魯布等等。

殖民地的儿女們！光荣的日子来到了！^①

載于法文《勞苦人報》，年月日不明

署名：阮爱国

^① 結束本文的这句是仿法国国歌中的头一句：祖国的儿女們！光荣的日子来到了！

話說禽兽之类

真的，我們黃种人把脑袋都想碎了，还是沒有本領找出法兰西的老爷和太太們为什么会成立“保护畜类协会”这样一个奇怪的組織的道理来。我們所以找不出来，首先，是因为我們目睹，如今不知还有多少穷人家指望得到人們的一点儿关心，却得不到。而且，那些禽兽也沒有什么值得怜惜的痛苦。除了那头黑獅子，对于习惯穿兽皮鞋者犹有裨益外，其余几乎都是那些恶毒、恶毒得很的禽兽。

那条哈叭狗不是可恶地呲牙咧嘴地跑到巴黎和会^①去，把这个机构也扯破了嗎？因此，法兰德斯猴子和高卢公鸡也就只好独自去对付魯尔^②的日耳曼凤凰了。那头还被鎖着脖子的老虎^③不

①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强国拟訂对各战败国的和約的會議，旨在重分世界的勢力范围和破坏年輕的苏維埃国家。會議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在和会上同德国簽訂了凡尔賽和約。与会各国之間，为本身爭夺权利，进行了激烈的鉤心斗角的斗争。这里所說的哈叭狗，暗指英国。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魯尔区域——德国的重要的煤矿鋼铁工业基地——問題，成为欧洲各强国之間的主要矛盾环节。1923年1月，法国想在欧洲确立优势地位，同比利时一起进占德国的魯尔区。这里所說的法兰德斯猴子和高卢公鸡暗指比利时和法国。

③ 指法国政客、曾任战争部长的克雷蒙梭，曾出版《自由人报》以抨击政府，后該报被封，又出版《带枷鎖者报》。

是也啃了共和国的几个部嗎？人家不是曾經花了几百万、几万万元托咱們两位“光荣”的朋友——高尔察克和弗兰格尔^①——代购今天比任何时候都不高兴任人为所欲为的莫斯科巨熊的皮嗎？（哎哟！新奇的怪兽！）

在我們“宗主国”的朋友中，有誰对那些鸚鵡^②所造成的灾难不埋怨的？难道那些烏鴉^③就不是精神世界的穷凶极恶的破坏者嗎？而那些茸毛猫^④除了专门从事利用社会的不和同糾紛外，又能有何作为？还有一种禽兽，不是竟然无耻到企图让所有的荒唐女媚都尽管使用它的名字来称呼他們的岳母娘嗎？那些高等野鸡^⑤难道不是許多人家家庭幸福的真正破坏者嗎？而那些客棧沟鼠^⑥又难道不是旅行者的死敌嗎？

这里，我們还没有說及那群总是它有道理的强者——豺狼，和整个純洁社会的禍根的害群之馬。我們……在結束本文之前，稍为談談殖民地的兽类吧……

正当几南准备托芒仁把一篇研究鯊魚皮的利用問題的論文轉交給科学院的时候，安伯·沙罗則起程到狗島^⑦去，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鯊魚加工厂宣讀他一篇部长演說詞。至于施特罗恩^⑧則以

① 这两个均为俄国的反革命將軍。

② 鸚鵡指高利貸者和高价出賃房屋者。

③ 烏鴉意指剝削者。

④ 法文原文是 Chats fourrés, 意指投机分子。

⑤ 法文原文是 poules de luxe, 意指出賣肉体的高等妓女。

⑥ 法文原文是 rats d'hôtel, 意指专门从事盜竊旅客行李的小偷。

⑦ 法文原文是 L'île aux chiens。

⑧ Citroën, 法国最大的汽車制造厂的老板。这个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靠供应軍用物資发迹的，在欧洲各国和法国各殖民地設有汽車修配厂。約在1920年，这个厂組織了一次橫貫撒哈拉沙漠的旅行，为自己作广告。

他的“开发毛虫”^①爬过撒哈拉。他们这次外出公差——公事和公私参半——当然无论如何也会获得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的美满结果：使鼯鼠生下几座山和巩固殖民寡头的地位。

人们总以为我们的保护者会经常实行鸵鸟政策^②吧！但是，朋友，大错特错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看吧：仅仅是应旧海港的沙丁鱼邀请^③，为了把几只骆驼、几头母牛和几条鱈鱼从殖民地送回马赛去，殖民政府就已经毫不犹疑地作了如下的开支^④：

1. 印度支那	13,190,846 法郎
2. 法属西非洲	5,150,000 法郎
3. 法属赤道非洲	348,750 法郎
4. 喀麦隆	390,000 法郎
5. 马达加斯加	1,837,600 法郎
6. 马提尼克	108,000 法郎
7. 瓜德罗普	55,000 法郎
8. 圭亚那(法属)	62,500 法郎
9. 新喀里多尼亚	75,000 法郎
10. 新赫布里底	60,000 法郎
11. 澳洲	65,000 法郎
12. 印度	135,000 法郎

① 法文原文是 chenille, 即毛虫, 在机器方面, 借喻为坦克, 亦即各种以履带作轮的车辆的惯称。

② 法国俗语有谓“鸵鸟的胃口”(Estomac d'autruche)。这里所说的“鸵鸟政策”(Politique d'autruche), 意指殖民者贪婪无厌地搜刮的政策。

③ 法国有一个民间故事, 说一尾沙丁鱼曾经堵塞掉马赛港。这里作者意指: 为了一件无谓的事, 殖民政府曾经浪费了一笔庞大的经费。

④ 1922年, 法国殖民者在马赛举行博览会, 以夸耀法国殖民地的“繁荣”, 所费由各殖民地负担。

13. 索馬里兰	97,000 法郎
14. 留尼汪島	85,000 法郎
15.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	14,000 法郎

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開化者”也曾作出了非凡的努力，給几只“土著”的麻雀——好使喚和馴服得很——插上几根孔雀毛，使它們變成鸚鵡或看家狗；還有，如果亞洲和非洲人民能夠享受如此“太平”和“繁榮”，則正是那些不辭勞苦地“播種民主”者的“金蠅推車”^①之功。還有誰能與之相比？

總而言之，這些獸類都可以說是頗為幸運的。因此，如果高貴的“保護畜類協會”的會員們需要打發日子的話，就該關懷一下那些被伏洛諾夫醫生搞得痛苦不堪的猴子和經常被剪得光禿禿的土著綿羊。這樣，也許會較為有好处。

載于1923年2月1日法文《窮苦人報》

署名：阮愛國

① 金蠅推車，法文原文是 La mouche du coche，出自拉封騰的寓言，譏諷那些自以為是開化者，不過是像金頭蒼蠅說曾經把一輛載重車推過陡坡一樣的自我吹牛。

反革命的軍隊

我們大家都知道，爭奪殖民地，是1914—1918年帝國主義間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國人不會不知道，由於派遣遠征軍到各個殖民地去，已經使他們的國家，目前正在忍受着人口銳減之痛。如果念一念那些軍事損失報告中有关在殖民地的傷亡統計數字，人們對由於這些損失所造成的法國人口的日益減少，將會感到恐懼。為了替里奧戴統帥^①爭取“榮譽”，1923年從1月到6月，僅在摩洛哥就有八百四十名士兵傷亡。

法國的工人階級不會不知道，資本主義正在依靠殖民地來反對法國工人階級所圖謀的解放運動。由於那些白種人士兵多少也染上了階級意識，因此，法蘭西的軍閥們已不再完全信任他們，而以非洲和亞洲的“土著”來代替他們。在法國軍隊的一百五十個團中，有十個團是殖民地的白種人——即半“土著”；三十個團是非洲人，三十九個團是各個殖民地的“土著”。這樣，有半數的法國軍隊

^① 里奧戴(1854—1934年)，法國統帥，曾經參加過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後被派往鎮壓馬達加斯加的民族解放鬥爭。1912—1925年任法國駐摩洛哥的高級專員和總督，在那裡，他實行“殖民和民族同化”政策，野蠻地鎮壓摩洛哥的民族解放運動和徹底地使這個國家隸屬於法國。

是从各个殖民地招募来的。

而越南人则要服兵役四年，阿尔及利亚人三年。这样，根据法兰西軍閥們的計算，两个“土著”兵的价值約等于五个法国兵。

再者，由于“土著”士兵語言不通，不了解宗主国的政治情况，同“宗主国”的居民也沒有什么使他們受到約束的亲屬关系，他們以为所有的白种人都是他們的剝削者。最后，由于他們的白种人上級的唆使，因此，“土著”士兵可能馴服和盲目地走上較觉悟的法国士兵所不願走的道路。它的危險性就在这里。

人們不禁要問，那些“土著”团中的三十一个团，有什么理由將駐在法国本土上，要他們来有什么用場？是否要用这些“土著”来开化法兰西人呢？这样，法国資本主义的居心已經洞若观火了。法国工人應該有所行动。他們應該同“土著”士兵結成兄弟，他們必須让“土著”士兵知道“宗主国”的工人和殖民地的士兵都是被同一个老板剝削和压迫的，因此，他們是同一个階級的兄弟，如果战斗起来的时候，双方的拳头都應該对准我們共同的老板，而不是兄弟互相毆打。

載于1923年9月7日法文《工人生活报》

署名：阮爱国

英国的殖民地政策

英国的资本主义，对中国无限丰富的资源，垂涎欲滴。只是至今仍然仅能占领香港作为殖民地，和在中国内地实现“门户开放政策”^①——一种有助于它们剥削这个国家而不致引起人民反抗的政策。今天，对它们来说，这样还是不够的。它们的企图是要进一步占领整个中国作为它的殖民地。

利用临城事件的纠纷，英国驻北京大使借口保护侨民的安全，最近从铁路方面入手，进行它的殖民政策的第一步。下面是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条件：

一、所有由英国贷款或向英国购买物资修建的铁路、而目前仍未清还款项者，均须由英国监督；

二、铁路附近地区均属监督范围之内；

三、除路政外，英国有权干预中国的内政；

四、中国各个党派发生武装冲突时，英国人有权拒绝或准许某一党派使用这些铁路；

五、铁路部门的收入，应优先用作逐步清偿英国所给予的贷款。

^① 这是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旨在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此外,英国大使还要求:

甲、北京政府交通部应設一监督处,处长由外国人員担任(应了解是一名英国人員),他对中国铁路部門在全国範圍內的一切活动,均有决定权;

乙、铁路部門的管理事宜,亦应交与外国代表;

丙、設立一铁路部門巡查队,由外国軍官指揮;

丁、铁路部門的會計与管理人員均应由外国人担任。

英国人已掌握了中国的盐务稅和海关稅,現在它們又企图夺取铁路。当大家知道,除南滿、京汉、隴海路外,所有其他铁路都是由英国投資,或以記賬办法向英国商行购买材料修筑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如果上述計劃能实现的話,則将使中国受到如何的損失。

所有的中国人,不分政治見解,都反对这种变相的殖民政策。北京学生联合会,已經发出呼吁,要求各国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影响来阻止侵犯中国人民独立的行为。

我們希望,在英国資本主义的威胁下,中华儿女将能团结起来,以取得斗争的胜利。

載于1923年11月9日法文《工人生活报》

署名:阮爱国

土耳其的工人运动

土耳其人民以其勇敢和令人欽佩的牺牲精神，撕毀了极其可怕的色佛尔条約^①，取得了独立。他們击败了互相勾結的帝国主义，推翻了皇帝的宝座，把一个被分割、蹂躪和衰落的国家，建設成一个强盛、統一的共和国。他們已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任务。

但是，和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样，土耳其的革命，只是对一个階級——有产階級——有好处。

曾經为爭取民族独立斗争作出极大貢獻的土耳其无产階級，現在則已被迫进行另一次斗争——階級斗争。

土耳其的工人階級在这場斗争中，遇到了不少障碍。在土耳其，沒有像西方那样的工会組織。这里只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行业的工人組成的行会或互济会。在同一城市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而不同城市的工人之間，就互相沒有联系。这种情况妨碍了工人們共同的活动及其应取得的效果。

虽然这样，过去一年來，我們也已多次看到了工人們火热的活

^① 1920年8月10日协約国与土耳其在法国凡尔赛的色佛尔签订了条約。从此，土耳其被分割成几个小国，并淪为半殖民地，憤怒的土耳其人民起来斗争，反对該条約，以保卫民族独立并取得了胜利，协約国被迫召开洛桑會議（1922—1923年），取消了奴役性的色佛尔条約。

动。在君士坦丁堡、黄金角和艾丁等地已多次爆发了罢工。印刷工人、铁路工人、海员、石油工人和各个酿酒厂的工人都起来斗争，并且有近万名工人参加。

经过这些斗争后，土耳其工人已明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有组织和纪律。

君士坦丁堡工人代表大会成立“比尔里克”①。

最近，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二百五十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了一万九千名君士坦丁堡工人、一万五千名宋古尔达克的矿工和一万名巴里亚加来递尼的锡矿工人。

大会决定由现有的三十四行会组成一个“比尔里克”——即联盟。这个大胆的决议已经使政府害怕，而不敢承认“比尔里克”。可注意的是，政府对工人的态度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战争结束后，当提出驱逐外国人问题时，政府对于工人则一向表示和善，但是一接触到工人组织问题时，政府就显出了和一切资本主义政府一样的反动。因此，政府的不承认，并不使人感到愕然。况且，谁都知道，自从签订了洛桑条约②，土耳其的资本家集团就和外国资本家集团勾结。这些外国资本集团在残杀了数以万计的苦难的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后，仍然没法把殖民枷锁套在土耳其人的头上，而这次却“和平”地侵入了“钩镰月”的国土上。政府拒绝承认“比尔里克”，不过是向五分之三是来自法国的国际金融界献媚罢了。

① 比尔里克(Birlik)，土耳其语，意即联盟。

② “洛桑条约”，1923年订于瑞士的洛桑。这是协约国同土耳其签订的关于取消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协约国放棄全部赔款要求等问题的条约。但是土耳其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下，事先同英国取得协议，容许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不论战时或平时都可以通过黑海海峡。

但是,土耳其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前进了一步,他们必将继续前进!

载于 1924 年 1 月 1 日法国《人道报》

署名: 阮爱国

中国农民景况

中国根本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 85%。农村人口可分为四类：大地主、中地主、拥有少量土地者、贫农和雇农。

在中国拥有十万亩土地的大地主，约有二百五十至三百个，他们大多是达官显贵；拥有一千亩土地以上的地主约有三万个，一百亩土地以上的约有三十万个。

十亩至一百亩的少量土地的所有者的社会地位非常复杂和经常变化。一个农民拥有同样数量的土地，可能是剥削者，或是被剥削者，或是“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

要是家庭人口众多而又能自行种地的话，那么他就“不去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

如果家里人手单少，就只好把种不了的地出租，这样他就成为剥削者。

要是人口太多，而要维持生活的話，则除了种自己的地外，就得租点别人的地来种，这样，他就变成被剥削者和将逐渐无产化。

据农林部的资料，1918年，中国有四千三百九十三万五千四百七十八户人家，生活处于不稳定的境况中。

地租分两种：死租和活租。第一种，拥有少量土地者或贫农，佃耕时，则要在一定时期内缴纳一定的租金。即使收成好，佃户也

不会有有多大甜头，因为地主們算得既准确而又从不肯吃亏。相反，如果歉收，那么，佃戶就得傾家蕩产，而地主却不会損失絲毫。

活租的办法是，地主从每一造的收获中分得 35% 至 50%。

由于中国的土地是小片分散制，因此，差不多每一个农民不論怎样貧困，过去都有一块土地以取得供奉祖先的香烛錢。但是，今天很多人家已經一貧如洗，甚至已无立錐之地。他們只剩下两只空手而已。为了糊口，他們只好替人家扛长工或作短工。作短工的人可沒有一定的住处，也不是經常有工可做；收获季节一过，他們就到城市去找活路或打魚。成年人扛长工，一年所得，以美金計算大約二十五到四十元，作为衣着、食用之用；而放牛的小童，一年所得却只有三至五元美金。

外国資本主义的入侵，使农产品和各种加工品之間的价格悬殊。农民經常被迫賤价出卖自己的谷物或薯类，以购买比过去要昂貴得多的用具。資本主义也瓦解了傳統观念和家长制，并代之以貪得无厌的性格，地主們竭力效法他們城市里的“同行”，設法使土地日益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不少垦殖公司成立了，它們有着无限广闊的土地，不少小农受到排挤。像福利垦殖股份有限公司等就拥有三十万亩耕地。

水災、風災、饥荒和內战，使农民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

官僚制度下貪婪的官僚們对这种饥餓的悲苦情况，也要負一部分的責任。政府曾經設立了农业試驗站，以設法改进农业生产。但是，这些机关却变成了官僚們的乳酪，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另一大害就是軍閥。一切拿破侖式的大小將領，都为了自己及其党羽、走卒等，从农民每年以自己的血汗所繳納的二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中发财致富。对稅务的負擔，小农要比富有者繁重，因

为,这伙富有者大多是官员或官员们的亲友。

最后,古老的工作方法和落后的教育制度也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在1918年,曾经有一千五百多万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农村跑到城市,使城市被剥削者的人数和失业队伍更加扩大。

要想消除上述现象,我们的中国同志必须大力地发动一个加紧教育群众的运动,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的强大力量和权利,并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实现“一切土地归还农民”的口号。

载于1924年1月4日法文《工人生活报》

署名:阮爱国

列宁和各殖民地国家

“列宁逝世了！”消息像霹雷似地震蕩着人們的耳朵，傳遍非洲各富饒的平原和亞洲青翠的原野。是的，黑种人和黃种人还没有可能完全知道列宁是誰，俄国在什么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殖民者有意蒙蔽他們。愚昧，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凭借之一。但是，他們——从越南农民到达荷美森林的猎人——都已私下听說，在遙远的天边，有一个国家已經驅逐了剝削他們的老板們，現在，正在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而并不需要那些老板和总督之类。他們也听說，那个国家就是俄国，那里有着勇敢的人們，而最勇敢的人就是列宁。只是知道了这些，也就够他們对那个国家及其領袖充滿热情和深深的仰慕了。

但是，并不仅仅是这样。他們还知道，这位偉大的領袖，在解放了本国人民之后，还要解放其他民族。他曾呼吁各个白种人的民族，帮助黃种人和黑种人的民族摆脱“魯密”^①、一切“魯密”——总督、統监等等——的压迫枷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已拟訂出了一个具体的綱領。

起初，他們以为世上不可能有这样一个人和这样的一个人綱領。

^① 阿拉伯語。意指外國人和奴役者。此系譯音。

但是后来，他們知道了（尽管是模糊地知道），共产党和一个叫做共产国际的組織，正在为被剝削者、为一切被剝削者，其中包括他們而斗争。他們知道，列宁正是这个組織的领导人。

仅仅是这样，也足使文化水平虽差，但是善良和有义气的人对列宁无限尊敬了。他們把列宁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列宁逝世了，我們该怎么办？会不会有像列宁那样胸怀广阔和勇敢的人們，不計时间和精力来为我們的解放事业操心？这是殖民地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忧虑的問題。

至于我們，我們对这无法补偿的损失，感到无限悲痛，并同我們的兄长分担各国人民的殷忧。但是，我們相信，共产国际和它的支部，其中包括殖民地国家的支部，将能实现領袖的遺訓，做那領袖囑咐我們的工作，这不是表示我們对領袖的爱戴的最好方法嗎？

当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是我們的父亲、老师、同志和顧問。今天，他是我們走向社会革命的指路明星。

列宁永远活在我們的事业中！

載于1924年1月27日苏联《真理报》

署名：阮爱国

印度支那和太平洋

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法国企图开发各殖民地——法国殖民地人民过着如何苦难频仍的生活——越南人民进一步受到惨重的剥削

乍看起来，好像印度支那和太平洋问题同欧洲工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人们回忆一下：

甲、在俄国革命时期，联合起来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无法从西面向她进攻，于是设法从东面进攻。这样，美、日等太平洋各强国军队便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同时，法国也派出了印度支那军队到西伯利亚协助白卫军。

乙、目前，国际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生力量都是来自各个殖民地的。这是资本主义为它们的工厂获得原料的地方，是它们投资、倾销商品、招募工资低廉的劳动力，特别是为它们的反革命军队招募“土著”士兵的地方。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俄国革命将要同资本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俄国同志们，必须懂得自己的对手的一切力量和直接、间接的诡计。

丙、因为太平洋和太平洋四周的殖民地国家已变成了贪婪的帝国主义觊觎的中心，因此将来可能成为要无产阶级挺起腰板承

担的新的世界大战的温床。

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太平洋問題是全体无产階級必須关心的問題。

* * *

为了重建被帝国主义战争破坏了的法国，法国殖民地部草拟了一个开发各个殖民地的计划，这个计划旨在开发各个殖民地国家的资源，为宗主国谋利。计划指出，印度支那应当协助太平洋各个殖民地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使这些殖民地有利于宗主国。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印度支那就一定将陷于人口减少和贫困的状态。

最近，这个计划虽然受到越南舆论的反对，但是，印度支那议会竟表示一致赞成。要想知道这个“一致”的价值何在，就必须知道这个议会的成员，它包括有法国驻印度支那的总督、印度支那军队总司令和约三十名法国籍的高级职员，加上由总督一手制造出来的五名“土著”官吏。然而，这些先生们却认为是代表整个印度支那和为了越南人民的利益在行动呢！朋友们，试想看看，让爱斯基摩人或苏路人^①来决定欧洲一个民族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 * *

据当局供认，太平洋地区的各个殖民地，正处于衰落状态，生活——如果这样也可以叫做生活的話——处在日益衰頹中。事实是，仅在一个短期间内，各个居民众多的岛屿，因为酒精和伏役而完全疏落了。五十年前，人口多至二万的马克萨斯群岛，目前，仅剩下一千五百名衰弱和退化者。在十年内，塔希提岛^①的人口竟

^① 爱斯基摩人是住在北极的居民。苏路人是南非洲地区的一个部族的人。

减少了25%。在这些居民逐渐被折磨而死的同时，法帝国主义还强抓了三千五百多人为它们当炮灰。一个种族衰落得如此迅速，实在是很难令人想像的。但是，这是在许多殖民地中有目共睹的事实。（约在二十年內，刚果所屬各地人口，竟从四万人减至三万人；圣皮埃尔島和密克隆島^② 1902年有六千五百名居民，至1922年，这个殖民地只存下三千九百人了，等等。）

在太平洋地区所有法屬島屿，都出让給各个垦殖公司。这些公司不仅掠夺了当地人的土地，还强迫他们奴隶般地工作。下面是人家怎样对待“土著”工人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澳洲，有二百名捞珍珠的工人，被法国商行强迫送至远离他们家乡八百海哩的庄园（同把縫紉匠送去开矿无异）。他们被塞在一艘仅能载十个人而又无任何救生设备的小帆船上。他们被赶下船时，甚至来不及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一眼。在整整两年中，这些苦难的工人，在公司的庄园里受尽了虐待。许多人受到了残酷的待遇，许多人因此死去。

朋友们，还应该加上由法帝国主义授权統治这些島屿的那伙丧尽天良的殘忍和毫无人道的剝削者。这样，你们就将会看到正在把被占領作为殖民地的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置于死地和灭亡的剝削和压迫制度的一切优美了。

* * *

今天，帝国主义已經发展到近似科学的完备程度。它利用白种人的无产阶级来征服各个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然后，又把这一个殖民地的无产阶级送去打另一个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最后，它依

① 馬克薩斯和塔希提是澳洲东部的法屬島屿。

②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是在北美洲的法屬島屿。

靠各个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来统治白种人的无产阶级。塞内加尔人的“可悲的武功”就是曾经帮助法国的军阀们杀害自己的刚果、苏丹、达荷美、马达加斯加的兄弟。阿尔及利亚人曾经到印度支那打仗。越南人则到非洲驻防，等等，等等。在大战中，一百多万殖民地的工人和农民曾经被送到欧洲去屠杀白种工人和农民。不久前，人家曾经用“土著”士兵包围鲁尔区的法国兵和派出殖民地的炮手去收拾罢工的德国人。法国军队中将近半数(约三十万人)是“土著”人。

资本主义除了在军事方面这样利用各个殖民地外，还巧妙地在经济方面对各个殖民地进行剥削。人们常看到，在法国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的工资被降低，事前则无论如何会出现增加殖民地工人的现象，“土著”已被用来破坏罢工。目前，资本主义利用这一殖民地作为工具来剥削另一个殖民地，这就是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

* * *

统治当局，虽然在大肆吹嘘，以便欺骗人们，但是，事实上，印度支那已经衰落了。1914—1918年整个世界大战时期，人家曾经强使近十万越南人(据官方的数字是九万七千九百零三人)，离乡背井到欧洲去，虽然从事生产的人手很缺乏，但是，印度支那仍被迫输出五十万吨谷物，为保卫自己的压迫者献出力量。那些“战胜公债”已经榨取了数以亿计的法郎。每年，越南人差不多要缴纳四亿五千万法郎的血汗钱供养寄生者们。此外，他们还要担负殖民地部部长“文雅”地称之为“子民负担项”的一笔庞大的军事开支。

正是在这个被压榨得瘦骨嶙嶙的地方，现在，人家还要再度榨取多少亿元和多少万人(已开始抓了四万人)，以满足贪得无厌的

庄园主和一群无耻政客的个人贪欲。

用酒精和鴉片来使越南种族頹廢还不够；每年抓去四万名“志願从軍”者，以便給軍閥們带来荣誉还不够；把拥有两千万人口的民族变为一个大稅庫也还不够，人家还将要給我們增添一种奴隶制度呢！

* * *

帝国主义的行为不仅危害印度支那和太平洋地区无产阶级的命运，而且还危害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日本控制了雅浦島^①的电台。美国撥出了多少百万美元用作改进太平洋舰队各艘战舰上的炮台的經費。英国将把新加坡变为海軍根据地。法国也感到須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殖民地系統。

自从华盛顿會議^②举行后，对殖民地的爭夺已变得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已越来越瘋狂，政治冲突已越来越不可避免。为了印度、非洲和摩洛哥等問題曾經爆发过战争。如果无产阶级不提高警惕的話，为了太平洋問題也可能爆发另一次战争。

載于 1924 年《国际通訊》第十八期

署名：阮爱国

① 雅浦島是太平洋加罗林群島里的一个火山島。

② 根据美国的建議，美国、联合王国（包括英国、印度和各自治領）、日本、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葡萄牙、荷兰等国于 1921 年 11 月 12 日至 1922 年 2 月 6 日在华盛顿举行了會議。这次會議是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爭夺殖民地及其势力范围的分贖會議，同时也是一次反苏反华和反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會議，这次會議簽訂了三个协定：英、美、法、日四国簽訂了有关保障太平洋地区領土的主权的协定；九国关于中国“門戶开放”原則的协定和英、美、日、法、意关于限制各强国的海軍力量发展的协定。

法帝国主义敢做些什么？

印度人仅仅是犯了为自己的祖国争取独立之罪，而被大英帝国国王陛下通緝。一些人逃亡到法国在印度的租借地，他们还以为可以享受居留权。但是法国殖民当局却把他们驱逐出境。

这并不是法帝国主义第一次同其他帝国主义勾结和作出这样卑鄙的行为。在大战时期，当非洲黑人正在法国的土地上为保卫“文明”、“人道”而牺牲时，法帝国主义却同意大利勾结，禁止正被意大利强盗搜捕的黎波里人到突尼斯去避难。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

在“维护公理”的战争中，一天，约有一千名的黎波里人，男女老少赶着他们枯瘦的牲口群到突尼斯去逃难。到了边境，法国军队却用枪杆子拦住他们的去路。逃难者处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凄惨的情况下：或者让法国军队残杀，或者是退到撒哈拉沙漠去，在那里忍受饥渴而死？他们只好选择第三条道路。他们在“我们的”边防军面前，在沙地上躺下来，并且相继地力竭死去。

对这一幕惨剧，《通俗报》发表了格勒尔·耶妮婉女士如下的报道：

“我们的军官用望远镜观察着刚开化者从奄奄一息到逐渐死去的情况。而这些人，正是得到各拉丁国家^①的文明的恩惠的那

些人。由于母亲的奶汁的干涸，孩子们首先死了。没多久，那些女人也倒下去了。然后是瘦骨嶙峋的老人被风沙所埋葬。最后，连男人们也死去了。当人们以为这些‘叛乱者’已经完全死光的时候，那且和工赛两位医生却看到几个小姑娘，好像还在她母亲僵直的尸首旁蠕动。夜来临了，他们走近一看，果然是可爱的、穿着大红大绿的孩子。这些前几天还是无忧无虑地蹦跳、活潑的孩子，现在已是气息奄奄了。把这些孩子收藏在救护车里后，他们对能够把孩子们从死亡中抢救出来感到很愉快，对这些可爱的孩子的孤苦零丁也很有感触。他们已把小姑娘们留下来为自己服务——这是千余的黎波里人中仅有的余生者。”

报道这个悲惨故事的，并不是女革命家。

法帝国主义竟然毫无顾虑地插手于这些最卑劣的罪行！

载于1924年《国际通讯》第二十期

署名：阮爱国

① 指属拉丁语系的国家。

法兰西殖民制度的崩潰

一些数字

雷蒙德·普恩加賽^①政府的改組，已經无可避免地震撼着各个殖民地。法国自认为是一个懂得殖民方法的头号殖民强国。連安伯·沙罗老爷也是这样，他經常夸耀自己是法兰西的最懂得开发殖民地的第一号人物。为了进行开发工作，他要求要有四十亿法郎。为了筹措这笔款項，他已經写了一本厚达六百七十四頁的书。但是，这位偉大的部长，不久前，却因为投他的后台老板雷蒙德·普恩加賽的票而被自己的党开除党籍。接着，薄幸的普恩加賽也把这位偉大的部长从政府中驅逐出去。这样，这位偉大的部长全都落空了，他得不到一点儿什么，也开发不了他的任何一个殖民地。取他而代之的是一个軍人，对不起——一个“名不見經傳的大校”。这次的撤职事件，又一次給我們证明，法兰西的殖民制度已經沒落。

在等待什么更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法国人民每年要給他們的

^① 雷蒙德·普恩加賽(1860—1934年)从1913年至1920年曾任法国总统。在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普恩加賽战争”之称。从1922年至1924年和1926年至1929年，曾先后任法国内閣总理，积极施行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

殖民地部繳納二亿三千七百多万法郎(1923年的預算),給殖民地的軍隊和摩洛哥的用款十一亿七千二百一十八万六千法郎以上,总数是十四亿零九百一十八万六千法郎。

这样,每一个法国人——不論貧富、不論男女老幼——都被迫每年給“开化使命”基金繳納三十六法郎以上。这是为誰謀利益?当然不是为納稅者,更不是为法兰西謀利益了。等一会,我們將加以证明。

例如,1922年法国殖民地商业营业总值是四十三亿五千八百一十零五千法郎,其中:

进口:二十一亿零四百四十五万八千法郎。

輸出:二十二亿五千三百六十四万六千六百三十六法郎。

在这总数中,法国与各殖民地的營業額只占十五亿八千五百万法郎,但是,各殖民地与外国的營業額却增加到二十六亿六千六百七十三万九千法郎。

在印度支那方面的数字則是更有力的证明了。

在印度支那各个港口所登記的五千四百八十四艘輪船及所載運的七百一十五万二千九百一十吨貨物中,只有:

法国輪船七百七十九艘,載貨一百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二吨,而英国輪船却有七百八十七艘,載貨一百五十七万五千零七十九吨!

1927年,进口总值八亿零七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二法郎,而法国則只占二亿四千七百六十万二千零二十九法郎。

在輸出总值十二亿八千四百万零三千八百八十五法郎中,法国及其殖民地則只占一亿六千九百一十四万七千一百一十五法郎。

是否为“土著”謀利益呢？从下面的数字就可知道：

1923年，印度支那輸出：

大米：一百四十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五吨

煤：六十二万二千零三十五吨

水泥：六万五千四百一十三吨

玉米：六万一千九百一十七吨

鱼类：三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七公担

錫：二万七千六百九十吨

家畜：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五头

糖：七千九百二十七吨

椰子：六千八百六十吨

橡胶：四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吨

染料植物：七千一百五十吨

棉花：三千六百一十七吨

胡椒：三万零七百六十吨

豆类：二万一千四百九十二吨

皮革：二千六百零九吨

藤：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八担

油漆：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九担

咖啡：八千四百九十九担

茶：六千零八十四担

肉桂：四十八万零八百三十三公斤

茴香油：十一万七千二百四十一公斤

蚕絲：一万七千九百四十三公斤

这样，朋友，您知道“土著”們在这些由他們的土地和劳动生产

出来的产品的大宗贸易中，占了多少数额？“土著”们只占那么五百四十二艘帆船，载重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一吨而已！

法兰西的殖民制度，只是对投机分子、对“宗主国”中昏庸和不良的政客、对酒商和鸦片商、对无耻的商人、对卑鄙的财政管理者有利。

朋友，您想再找些凭据吗？印度支那银行 1876 年只有资金二千四百万法郎，可是到了 1885 年，已有资金一亿四千五百万法郎；1895 年，已有资金二亿二千二百万法郎；1905 年，已有资金九亿零六百万法郎；1917 年，已有资金二十亿零五百万法郎；1921 年，已有资金六十七亿一千八百万法郎。

至于这家银行所获得的利润，已从 1876 年的十二万六千法郎增至 1921 年的二千二百八十五万四千法郎！

这利钱钻进谁口袋里去了呢？

载于 1924 年《国际通讯》第二十六期

署名：阮爱国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发言^①

(摘自大会纪录)

.....

阮爱国同志：

同志們！請允許我对曼努意斯基^②同志关于在殖民地問題上的政策問題所作的批評作些补充。但是，在言归正題之前，我看應該提出一些統計数字。这些数字，将有助于我們更清楚地看到殖民地問題的重要性。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

② 曼努意斯基(1883—1959年)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从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8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书记。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做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报告。

国 别	宗 主 国		殖 民 地	
	面 积 (平方公里)	人 口	面 积 (平方公里)	人 口
英 国	151,000	45,500,000	34,910,000	403,600,000
法 国	536,000	39,000,000	10,250,000	55,600,000
美 国	9,420,000	100,000,000	1,850,000	12,000,000
西班牙	504,500	20,700,000	371,600	853,000
意大利	286,600	38,500,000	1,460,000	1,623,000
日 本	418,000	57,070,000	288,000	21,249,000
比利时	29,500	7,642,000	2,400,000	8,500,000
葡萄牙	92,000	5,545,000	2,062,000	8,738,000
荷 兰	32,500	6,700,000	2,046,000	48,030,000

这样，面积共一千一百四十七万零一百平方公里，人口共三亿二千零六十五万七千的九个国家，竟剥削面积共五千五百六十三万七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共五亿六千零十九万三千的包括成十个的民族。殖民地国家的全部领土面积等于各“宗主国”的五倍，至于各“宗主国”的人口则还不到殖民地各国人口的五分之三。

如果仅以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计算，这些数字就更加清楚了。英国殖民地的人口就等于英国本国人口的八倍半以上，英国殖民地的面积约等于英国本土的二百三十一倍。至于法国，所占领的土地要比法国本土大十八倍，法国殖民地的人口要比法国本国的人口多一千六百六十万。

因此，这样说也并不过分：英、法的共产党在殖民地的问题上，一天不施行真正积极的政策，不同殖民地各国的人民群众接触，那么，两党的全部庞大的计划就一天无法得到如期的效果。

这些计划不能收效，是因为它违反了列宁主义。请让我说清楚我的意思。在一篇关于列宁和民族问题的讲演中，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改良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领袖们不敢把白种民族同其它肤色的民族置于同等的地位，列宁已经取消了这种不平等的情况，同时粉碎了把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与不文明民族的奴隶分隔开来的障碍物。

根据列宁的意见，西欧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同被奴役的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正如列宁所教导的，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接着，斯大林同志曾经把认为欧洲的无产阶级无需同各个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也可以取得胜利的观点，看作是反革命的观点。但是，如果根据实践来作理论上的分析，则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各个大党，除了俄国的党外，今天仍然存在着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的那种观点，因为，这些党完全没有做什么活动。

各个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做了些什么来把各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大人民群众控制在压迫的框子内呢？做尽了一切。在使用国家机器给他们的便利条件的同时，还以讲演、电影、报纸、展览等其它工具竭力进行宣传，把殖民思想灌输给“宗主国”的人民，向他们描绘光荣、富裕和惬意的生活景象，正在各殖民地等待着他们。

还有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及其他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正在强夺殖民地，我们在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曾经做了些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自从接受列宁关于以真正国际主义精神和接近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的精神教育本国工人阶级的纲领后，曾经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党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仍然无济于事。我是

生长在一个现在是法国殖民地的国家的人，同时是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我很遗憾，我必须说我们法国共产党为殖民地工作得太少了。

共产主义的报纸负有向我们的战士们介绍关于殖民地问题，使殖民地劳动群众觉醒，争取他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任务，请问，我们的报纸曾经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如果把那些资产阶级的报纸，如《时报》、《费加罗报》、《埃弗尔报》或属其他倾向的报纸，如《民众报》或《自由报》等用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版面同我们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用在这方面的版面来比较，则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比较将对我们没有好处。

法国殖民部已经制订了关于把非洲好些地区变成私人的广大农庄，和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束缚在新主人的土地上，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奴隶的计划。然而，我们的报纸却一声不响。在法属西非洲各地，人家已经用各种前所未有的强迫办法抓丁。然而，我们的报纸也是只字不提。印度支那的殖民当局已经变成了奴隶贩子，把北圻人贩卖给太平洋各个岛屿上的庄园主；他们把“土著”服兵役的期限从两年延长至四年；他们把殖民地的大部分土地卖给金融财政寡头；本来已无力缴纳赋税，而他们还要增加30%。他们作出这些勾当的时候，正是当地人民因为洪水为患而破产和饥饿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报纸仍然老是沉默。因此，如果当地人民有着追随那些民主和自由组织，如人权会和公民权利保障会，或其他关心他们的类似组织，以及假装关心他们的组织的倾向的话，那么，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如果说得远一些，我们将看到完全无法想像的、使人们感到我们的党像是不重视一切与殖民地国家有关系的事情，例如《人道

报》从不刊载由共产国际寄給的农民国际^①向殖民地国家人民发出的号召书。在里昂大会^②之前，辯論栏內，除了殖民地問題的提綱，所有的提綱都已經見报。《人道报》发表了許多篇关于塞內加尔的拳击师西基获胜的消息，但是，对于西基的同业——达喀尔碼头的工人——正在上工时被捆上汽車，送进監獄，最后送到兵营去，以便迫使他們变成“文明的保卫者”，变成兵士，却三緘其口。我們党中央的机关报，每天都报道关于飛行員哇夷曾經从法国飞往印度支那的“战功”，但是，当殖民当局掠夺“大南国”人民，把他們的土地交給法兰西的投机分子，派飞机載炸彈，然后命令飛行員必須教訓那些可怜和被掠夺的“土著”識趣时，我們党的机关报，却感到沒有报道給讀者知道的必要。

同志們，法兰西資產階級的报纸知道，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的不可分割性。我认为我們党还没有完全懂得这一点。被調去“安慰”飢餓的德国工人的“土著”军队，包圍了值得怀疑的法兰西士兵的几个团的“魯尔事件”是一个教訓；东方军队的榜样是把机枪交給“土著”士兵，以动员那些因为战争延长和艰苦而已經疲踢的法国士兵的精神；1917年，在法国的俄軍駐扎地区所发生的事件^③；“土著”士兵被迫充当比利牛斯农业工人罢工事件破坏者的

① 由許多国家的农民革命組織在1923年成立的国际农民协会。

② 法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元月在里昂举行。大会的主要問題是为了在組織上和思想上巩固党而展开斗争，使党的队伍更加純洁。

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沙皇政府曾派遣了远征軍到法国去。1917年，士兵們不願为資產階級的利益作战，他們成立了苏維埃并要求回乡。为了防止俄国士兵的革命思想影响法国军队，法国司令部把这批俄国士兵从前綫調到星阿谷丁集中营，并加設铁絲网，以塞內加尔及苏阿甫等部队加以包圍。由于法国当局的彈压，結果这个兵团被繳械。

可耻角色的教训；最后，是二十万零七千名殖民地军队驻在法国本土——所有上述事情还没有使我们党必须动脑筋，还没有使我们党感到对殖民地问题必须实行一种明确和坚决的政策。党曾经放过了许多宣传的大好机会。一些党的新的领导机关已经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处于被动。这是好的征兆，因为当党的领导人已经看到和承认党的政策的弱点的时候，这使人们希望党将大力纠正所犯的错误。我坚决相信，这次大会将是一个转折点，将督促党纠正过去的疏忽。虽然，曼努意斯基同志对阿尔及利亚选举问题的看法很对，但是，为了更客观些，我必须说，我们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纠正过来了，已经提出了殖民地的代表作为巴黎区的候选人。当然，这还是不够的，但开始时这样也行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我们党又有了最美好的意图和热心，只需以实际的行动来巩固党，则将使党在殖民地问题上会有一个正确的政策。

那么，应该怎样进行实践呢？像过去那样提出冗长的纲领，和通过响亮的决议，以便在大会之后送进博物馆去，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具体的措施。我提出下列几点建议：

一、在《人道报》上开辟一个专栏，以便经常地（最少也得一周用两栏的篇幅）刊登有关殖民地问题的文章。

二、加强宣传工作和在已有共产国际支部的殖民地国家的当地人中发展党员。

三、派遣殖民地国家的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四、同工会联合总会^①进行协商，以便把在法国工作的殖民

^① 工会联合总会，是1922年到1936年间由法国各个革命的工会组成的（1921年法国总工会的改良主义领导者曾开除了占总工会成员60%的各个革命工会）。

地的劳动者組織起来。

五、把必須进一步关心殖民地問題作为一个任务交給全体黨員。

以我看来,这些建議是合理的,如果共产国际和我們党的代表都贊成的話。我相信,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法国共产党將可以說,殖民地和“宗主国”的人民群众的統一战綫已成为事实。

同志們! 因为我們是列宁的学生,因此,我們应在殖民地問題和其它問題上,集中我們的一切力量和毅力,以便具体地实现列宁的教导。

杜格拉同志(英共代表): ……

史梅朗同志: ……

阮爱国同志: 法国的殖民地布滿四大洲, 面积为一千零二十四万一千五百一十平方公里, 人口是五千五百五十七万一千。虽然在种族、气候、习惯、傳統、經濟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有两个共同点使各个殖民地国家相同, 而且今后可能进一步統一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一、經濟情况: 法国的全部殖民地工业和商业发展极緩滞, 人民差不多全是务农为生, 95%的人口是农民。

二、各个殖民地国家, 当地的人民都不断受到法資本帝国主义的剝削。我沒有時間对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农民情况进行詳細的分析, 我只提供一两个典型的例子, 以便对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

工会联合总会坚决主張恢复工会組織的統一, 保卫无产阶级的切身利益, 并曾同法国共产党一起参加了反对法西斯和反对战争的斗争。1934—1936年間的工人阶级反对分裂运动的发展, 迫使总工会的改良主义領袖們接受法国工会联合总会的建議, 至1936年在图卢茲举行代表大会, 各个工会組織才統一起来。

生活有一个概念。

請让我从我的家乡——印度支那，它是最了解的地方說起吧！

当法国侵占这个地方时，战争使农民离乡背井。之后，当他们返回家园时，自己的土地則已經給尾随战胜的军队而来的庄园主占夺去了。这些家伙甚至瓜分了当地农民已經种了多少世代的土地。因此，越南农民已变成农奴和被迫为外国的地主們耕种原是自己的土地。

許多不幸的人由于忍受不了掠夺者所提出的极其苛刻的条件，因此，拋棄自己的田园，到处流浪；法国人还称他們为“盜賊”而到处通緝他們。

用上述方法掠夺来的土地，已被分給庄园主們。只要說一声，这些家伙就能得到二万至二万五千公頃的土地。

这伙庄园主不仅白白地占了人家的土地，而且还掠夺連劳动力在內的开垦所必需的一切东西。当局准許他們无偿使用一些被判处苦役的犯人，或勒令各乡为庄园主們供应人力。

除了豺狼們和政权外，还应說到教会。仅仅天主教会就占了南圻耕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为了夺得这些土地，教会曾經用了收买、詭詐、强迫等难以想像的方法。下面是一些事例：利用歉收的时机，教会貸款給农民并强迫他們以土地作抵押。由于利息过高，农民无法清还借債，因此，被迫把抵押的土地出卖給教会。教会以各种各样的罪恶办法，竭力搜集可能对当局不利的各种秘密材料，并且利用这些材料来威吓当局，迫使当局順从它的意图行事。教会和大资本家組合起来开垦那些白白霸占来的田庄和从农民手里搶夺来的土地。教会的爪牙在政府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教会剝

削教徒的殘忍行为，并不亚于庄园主。教会的另一剝削手段是集合那些穷苦人，要他們开垦荒地，并答应以后将把开垦出来的土地分給他們。但是，当垦荒完成，并且将要收获的时候，教会却宣布这些土地归教会所有，和把那些曾經用自己的劳动来使这些土地肥沃起来的农民驅逐出去。

他們(教徒或非教徒)遭受“保护者”的掠夺，越南农民甚至无法安心在自己仅存的少得可怜的土地上干活。地政局在丈量农民土地时又故意虚报，以便迫使他們多交稅款。賦稅年年增加。不久前，霸占了越南山区人民数以千公頃計的土地交給投机分子后，当局出动飞机到那里去，使被掠夺了土地的农民不敢策划暴动。

那些被掠夺了土地、破产和被驅逐到他处的农民，又設法进行垦荒种地。但是，剛开垦出来，当局又搶夺了去，并且强迫农民必須根据官定价格买回这些土地，誰买不起就被殘酷地驅逐出去。

去年，国家遭受洪水災害，但是土地稅仍增加 30%。

除了那些不公平的捐稅，使农民遭受破产外，农民还要服伏役，繳納人头稅、盐稅，购买公債、捐款以及負担其他苛稅，而且要簽訂契約，等等。

法国資本家，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地实行同样的掠夺和剝削政策。一切富饒的和有水灌溉的土地，必須让給法国人。当地人被驅逐出去，他們只好依靠山区地带或一些貧瘠的土地过活。各个金融集团、投机分子和高级官吏分占了殖民地的土地。

由于直接或間接进行交易，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銀行在 1914 年以二千五百万法郎的資本，获得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八千法郎的利潤。

拥有資本一千五百四十万法郎的摩洛哥銀行，在 1921 年贏利达一百七十五万三千法郎。

法兰西—阿尔及利亚公司占有三十二万四千公頃最肥沃的土地。

阿尔及利亚总公司占有十万公頃。

一家私人的公司竟无偿地霸占了五万公頃面积的森林，盖耶的火車和磷肥公司則霸占了矿藏丰富的五万公頃土地，而且还取得了使用附近地区二万公頃土地的优先权。

一位前法国議員竟占夺了一个矿藏面积达一千一百二十五公頃、价值一千万法郎、每年有四百万法郎收入的庄园，而这个矿藏的原主人——当地人，每年每公頃的收入却只有 1% 法郎而已。

法国的殖民政策已經廢除了公共占有权，而代之以私人占有。它也消灭了小农占有制，为大庄园占有制謀利。它使“土著”农民失去了五百万公頃最肥沃的土地。

在十五年中，卡比利亚的农民被掠夺了十九万二千零九十公頃土地。

从 1913 年起，摩洛哥农民每年被掠夺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頃耕地。自从法国在“維护公理”的战争取得胜利后，上述数字已增至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公頃。

目前，在摩洛哥只有一千零七十名法国人，却占有五十万公頃耕地。

正如他們的兄弟——越南农民一样，非洲农民生活在无法忍受的劳苦中，他們不断被迫服苦役和負担繁重的捐稅。他們的苦难罄竹难书。缺粮，他們只好以野菜和发霉的米充饥，并因此而患了回归热和瘧病。就是丰收的岁月，也看到农民在城市里翻垃圾

堆，同狗爭奪殘羹剩飯。而歉收時，農民的尸首則橫陳郊野和路上。

在西非洲和法屬赤道非洲，農民的生活更加令人害怕。

近四十個公司占據着這些殖民地。它們占有着一切：耕地、自然資源，甚至當地人民的一生。當地人民甚至沒有為自己做事的權利。他們被迫替各個公司工作，而且不論什麼時候，他們也只能給各個公司工作而已。為了要他們做無償的勞動，各個公司用盡各種手段強迫他們做超過體力所能勝任的勞動。一切土地都被沒收了，只有願意替這些公司做它們所需要的工作的人，才能得到一小塊土地。他們由於吃不飽而致百病叢生，死亡率很高，特別是嬰孩。

另一個辦法是強迫老人、婦女和小孩侍候他們。他們讓這些人住在一些狹窄的房子里，賤視他們，虐待他們，迫使他們挨餓，有時甚至殺害他們。在一些地方，家丁的數量，經常多至同做工的人數相等，以預防做工的逃跑。為了使莊園的工作不致停頓，他們禁止當地人及時耕作自己的土地。因此，飢餓和病疫不斷發生和摧殘着各個殖民地。

如果，一些部落逃到森林里去，避免了莊園主的剝削和壓迫，那麼，他們就要過着同野獸無異的生活，他們吃樹根、樹葉，瘴氣和瘧疾奪去了他們的生命。與此同時，白種莊園主們則大肆鎮壓他們，摧毀他們的田園廬舍。下面是一個下級軍官的一則日記，他對鎮壓殖民地農民作了簡單明確的描寫：

出發到哥羅伏村掃蕩去。

掃蕩古努村的番族居民，村舍被破壞。

掃蕩伯加米村。村舍被焚，三千棵香蕉被砍掉。

掃蕩古阿村。村舍被摧毀，園舍盡成灰燼。

扫蕩亚尔宮村。村舍全被付之一炬，园林被毀。

扫蕩艾参法米村。村舍被毀。波姆河沿岸乡村全遭焚毀。

在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葡萄牙等屬的非洲地区也存在着这样的掠夺、杀戮和摧殘的制度。

在比屬剛果，1891年人口达二千五百万，但是，到1911年却只剩下八百五十万。前德屬非洲中的赫列劳和卡馬部落已經完全被消灭，在德国占領时期有八万人被杀戮，而在1914年的平定时期就有一万五千人被杀死。法屬剛果，1894年，人口达二万，至1911年却只存下九千七百人。一个有一万人口的省份，約在八年后，却只存下一千零八十人。另一个有四万黑人的省份，仅在两年內就有二万人被杀死，而六个月后，又有六千人被杀或受害而致殘廢。

居民稠密的沿河区域，只在十五年中已变成荒蕪之地。殘骸碎骨布滿沙漠中的綠洲和被摧毀的村舍。

一些余生者，生活无限悲慘，农民被夺去了“留給”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手工业者失去了手艺。牧民失去了畜群。馬塔培雷人原是飼养不少家畜的，英国人到达前，他們有二十万头大家畜，两年后，却只存下四万零九百头。在赫列劳原有九万头家畜，仅在十二年內，德国殖民者竟夺去了过半。这种情形在同白种人的文明接触的一切黑人国家中真是罄竹难书。

請允許我引用《巴杜阿拉》一书的黑人作者列尼·馬兰的話作結論吧！他說：“赤道非洲是人口众多，盛产橡胶的地方，在这里有着各类植物园，鸡、羊很多。仅七年左右就全被破坏了。村舍凋零，田园荒蕪，鸡、羊被杀。由于挨受不了过度的无偿劳役，人民体质衰弱，无力耕作，也不可能有多余時間（就算是一点時間）来耕作。疾病蔓延，飢餓橫行，死亡率愈来愈高……，要知道，他們是

一个强壮部落的子孙，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曾经受过考验。此地，已经没有什么所谓文明了。……”

为了给这幅悲惨的图画补上几笔。请允许我增加一点，就是法国资本主义者，会毫不犹豫地随时准备把一个个地区推进饥荒的境地去，如果这些事情对他们有利的話。在许多殖民地中，如留尼汪、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等，人们已经不再种谷物，而必须种植法国工业所需要的作物。这些作物对庄园主更有利。这种情况，使殖民地生活指数高涨和不断发生饥荒。

在法国各殖民地中，穷困同饥饿日增，愤懑情绪日益高涨，殖民地农民的奋起已经成熟。许多殖民地国家，曾经多次崛起，但是每次均被淹没在血泊中。如果说目前农民仍处在消极状态，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组织起来，缺乏领导人。共产国际必须协助他们组织起来，必须供给他们以领导干部，指导他们走向革命和解放。

原文为俄文，见苏联国家出版局出版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纪录（1924年6月17日—7月8日）》第一部分第653—657页

法国“文明”的美好处

当討論关于各殖民地人民在法国議院中的代表問題时，保罗·塔龐尼耶先生于下議院作了如下的发言：

“法国本来就是豪俠的，法国的寬仁德行在各种場合都得到表現。沒有什么可同法国文明媲美的。”我們誠实地感謝这位議員先生給了我們一个好机会，謹就此列出法国的一些不朽的德行——坚决地以刺刀、大炮去开化殖民地人民的德行不在此列。

礼节——殖民者的老規矩是，凡本地人——不管地位、年齡，不論是男或女——都应对欧洲人誠惶誠恐地低头敬礼。在印度支那，在馬达加斯加，人家經常看到有的本地人，仅仅由于在开化者的赫赫威德之前，忘記表示尊敬而被虐待、毆打和坐牢。就在最近，麦加那（屬阿尔及利亚）的一位統治老爷，下令把他轄区内的一些本地人抓起来，原因是他們只顾干活，連老爷出游經過也沒看到，竟胆敢不向老爷敬礼。

寬宏大量——在印度支那，經常有因哪位大人物像霞飞將軍^①之流的出游，或紀念哪位大人物像克雷蒙梭之流，或庆祝哪座“为祖国牺牲烈士碑”的落成，或者是为了欢迎共和国的哪位特派

^① 法国的著名統帥(1852—1931年)。

員大人等等的机会，統治老爺們都进行“募捐”。老爺們的做法是：老爺只管照本省的人口、稅簿來規定每次集会的开支款数，再照这数目乘它个三倍、四倍，甚至五倍，定好繳納的日期，然后召集地方豪紳、里长，對他們說：“老爺需要錢，这是老爺要的钱数，这是老爺給你們定的上繳期限。可要当心，否則……。”为了免于坐牢，豪紳、里长們也就尽量“当心”。这笔給乘过的被迫“募捐”的款子，正好用之于“表示对各位大人的孝敬”，而这乘积却溜进了統治老爺們的腰包。至于农民則要經常弓腰負起各种各样的捐稅。

心地豪俠——接着“由德国偿还”这句箴言的是“由各殖民地偿还”这句箴言。母国要求各殖民地拿出本身所有的力量，本身所有的本領，本身所有的意志，本身所有的資源來支援母国复兴經濟；然而同时，母国却在最近禁止阿尔薩斯的鉀肥輸往各殖民地，把这种产品全部留給法国的农业。

平等——法国公民須服兵役十八个月；各殖民地的土著却被迫在那样的旗帜下服役三、四年，而……而……而人家則借之以向他們的祖国輸出烈酒、鴉片、苦役制度、沉重的負擔制度、土著制度与掠奪等等。当本地人毫无緣由地被关进监牢和流放的时候，殖民者和統治老爺們虽犯杀人、賄賂、买卖官爵、盜窃等一系列罪行，却仍舒舒服服地青云直上。我所讲的和南圻国家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达尔勒先生，或印度支那总督波端先生是无关的；因為他們的事已經过去三年了。我讲的是四个月前，在阿尔及利亚的两名公務人員，他們被控告使用伪造文件之罪，中飽公款之罪，以及其他重罪等等，可是却获无罪釋放。我也要讲一讲上述殖民地的諮詢議會的几位欧洲籍議員，他們犯了杀害和伙同杀害一个本地人的罪

行，证据确凿，但却逍遥自在，誰都沒触动他們。

自由——高卢的諺語云：“劳动，就是自由”，因此本地人要被迫劳动去服苦役。最近法国上議院还郑重地通过了法屬东非洲总督的詳細报告。該报告說：“应该避免各种幻想或公式；棉花的生产是属于国家的一个問題；要取得結果就应强迫土著植棉……以該方法，各殖民地每年当然要供应法国一万吨棉花。該方法早在法屬东非洲种植可可的問題上采用了……。人家对于植棉問題也已采用了該方法，并于1916年在象牙海岸收得六百吨棉花。”

虽然这样，但法国显然仍是人类的解放者和消灭奴隶制度斗争中的急先鋒。

人道——黑人議員坡阿諾先生說：法国是保护弱者和启发落后者的。米索勒^①說：法国是文明的先鋒战士并带来了自由权利。印度支那的原地方长官和未来的地方长官沙罗說：法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充滿人道和为他的精神的。《軍事航空》杂志剛好又一次讓我們懂得，在各殖民地，人家对于“人道”的認識是怎样的。請看：里奧戴統帥、摩洛哥总督、T. O. M.^②軍队的总指揮已經下令禁止使用催泪彈和毒瓦斯彈，因为……。然而，我們且摘引該杂志的話：“因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不在于杀害众多的叛乱分子，而在于迅速地使他們归順……。”

就在此种过于殷勤的照顾下，从1919年，也就是在“真理”和“正义”于世界上取得胜利后，人家在摩洛哥已杀害了八百名法国士兵，和五千名摩尔人，而只是为了从摩洛哥人手中搶夺七

① 法国的著名历史学家(1798—1874年)。

② 为法文 Troupe d'Outre-mer(法国海外軍队)的簡写。

万二千七百公顷土地并入法国——并入那个面积为一千万平方公里，人口为一亿的法国（连同它的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计算在内）。

载于 1924 年《国际通讯》第三十二期

署名：阮爱国

林奇式刑罰

美国“文明”的一个稀有現象

誰都知道，黑种人是人类中受到最沉重的压迫和剝削的人种。誰都知道，資本主义的膨脹和新世界的发现，其后果是奴隶制度的复活，这种歷經好多世紀的制度，对于黑人委实是一种灾难，对于人类也是一种血腥的不幸。也許，大家还未知道，美洲的黑人在名义上已解放六十五年了，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仍然要挨受无数可怕的痛苦，而最殘忍恐怖的則要算林奇式刑罰的恶俗。

这种刑罰，法語叫 Lynchage，由Lynch一字而来。林奇本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庄园主的名字，那家伙身为地主还做了法官。在独立战争的时候，他利用混乱的局面，独攬全郡大权。他极端野蛮地处罰亲英的党派和人物，一概不予审判也不經過什么法律手續。由于奴隶主們組織了三K党和其他秘密团体，因之这种野蛮的刑罰已普遍地存在于美国各州，且日久天长地保留下来。自从黑人获得解放后，这种刑罰变得更加无人道，特别是用它来对待黑人的时候。

朋友們且想像看……

朋友們且想像看：一大群瘋瘋癲癲的人，他們揮舞拳頭，雙眼血紅，滿口唾沫，叫嚷、吵罵、詛咒……，這大群人正被可以縱情作惡的狂熱的興趣所吸引。他們帶着棍棒、火把、手槍、繩索、刀剪、硫酸水、錐齒，總之，包括一切殺人或使人受傷的東西。朋友們且想像看，就在那樣的人流里，飄浮着一具黑人的軀體，它被推踢、撕打、踐踏、宰割、咒罵，像一個皮球被人家從這一角落踢到那一角落地踢來踢去，直到血肉模糊地死掉。

這大群人就是執行刑罰者，而那被蹂躪得支離破碎，像一堆破布的屍體，正是此種惡俗的遭難者——黑人。

在那充滿獸性和仇恨的浪潮里，行刑者拖着黑人到一處林子，或是一個公共的場地。他們把黑人綁在樹干上，遍身給澆上煤油，身邊圍起引火物。就在點火之前，行刑者把黑人的牙齒一顆一顆地拔掉，然後把眼球挖下，一把一把地拔出來的卷髮附着成片的頭皮，露出了血淋淋的腦殼，皮肉給撕宰成碎片，逐塊地脫離那被打傷而腫得發紫的軀體。

黑人再不能呼喊了，因為一塊通紅的鐵塊塞進他的口里，把舌頭燒腫，他全身蠕蠕顫動，活像一條給人打得半死的蛇。割一刀，一個耳朵掉下來。哎呀！他怎麼這樣黑呀！他怎麼這樣可憎！就這樣，婆娘們拚命地抓爛他的臉……。

有人吼叫：“點火吧！”另一人跟着吼：“不要燒得太猛，慢慢地燒死他才好。”

黑人被烤熟了，被燒焦了，終於燒成了炭。但遭難者好像活該

死两次。因之，行刑者跟着再把他吊起来，說得正确些，吊起来的已經是一个不成尸体的尸体了。

所有剛才未得亲手参与燒人的人，至此都狂欢拍手呼叫：烏啦！

当所有的人都看厌了，他們才放下那具尸体，把吊过尸体的繩子砍成小段出賣，每段要价三到五美元。婆娘們爭先恐后地搶購，把它奉作吉祥的紀念品。“人民法庭”——照他們的叫法——就这样地完成了一次审判。人群安靜了，嘖嘖贊美“執法”者，人群慢慢散开，如出席华宴归来般地愉快，互約另一次这样的再見。

这时，那散发着青烟和油脂焦臭的污秽地面，一副被燒得变了样子的、破碎的焦黑头顱，怀着可怕的痛苦对着那将要西沉的太阳喊道：“文明就是这样的么！？”

一个小統計

自 1889 年到 1919 年，共有二千六百名黑人受到这种林奇式的刑罰，其中妇女和少女占五十一人，参加过大战的退伍兵士十人。

在 1919 年中受到林奇式刑罰的七十八名黑人中，燒死的十一人，折磨至死的三人，砍成小段或沉进水里悶死的各一人，用其他办法杀死的十一人。

乔治亚州以杀害二十二人居首位，密士失必州以十二人居其次。上述两州各有三名退伍兵士受到此种刑罰。在十一个被活燒的人中，屬乔治亚州的四名，密士失必州的二名。在三十四次事先

有周密組織和預放風聲的行刑事件中，喬治亞州也以五件領先，密士失必州以三件屈居第二。

在1919年的遭難者中被指為犯罪的根據是：

一人因參加那些獨立的莊園主的無黨派聯合會；

一人因分發革命書報；

一人因胆敢過於自由地抨擊林奇式的刑罰事件；

一人因對芝加哥的黑人和白人糾紛事件發表評論；

一人為眾所周知的黑人權利鬥爭運動的領袖；

一人因未及避到路邊，致使汽車里的一個白種小孩受驚。

1920年發生林奇式刑罰五十件，1923年為二十八件。

這些罪惡，都導源于對經濟方面的不滿，由於地方上黑人的經營生計比白人好，或因黑種工人不甘心被人家吮膏吸髓地剝削。在所有的這類事件中，那些主要凶手，從未受到些微的處罰，理由是很簡單的，因為他們常常受到鼓勵、贊揚、唆使，又得到那些政客、金融家、當權者之流，特別是反動報界的包庇。

每逢將要發生或剛發生一次林奇式刑罰時，報界就馬上攫住，視之為增發報數的罕有機會，並別有用心地對之作詳細和多彩的報道。對於殺人凶手從沒有一句指責的話，對於遭難者沒有一句哀惋之詞，也沒有什麼評論。

1919年6月26日的《新奧爾良州報》的第一版以二十五分大字刊出如下消息：“今天，三千公民將活燒一名黑人”。在這條大字新聞下的是幾行小字的消息：“在一大隊衛兵保護下，德皇偕同東宮太子出走”。在同一天的《杰克遜每日新聞報》，也於第一版頭兩欄以大字刊出：

本日下午五時

● ● ● ● ● ●

恩里斯永魯的民众
将活燒黑人 J. H

該报只忘記多加一句：“敬請全体民众参加”，不过，报上是具有这种精神的。

一些报道的摘录

“今天下午七时四十分，J. H 已被处罰，用一根燒得通紅的铁棍拷打，接着就拉去焚燒……熱鬧的人群約有两千人……参加这次燒人的有好多妇女和儿童……那黑人被綁在树干上后，人家立即生起一堆篝火。离此不远，又生起另一堆篝火用来燒那根铁棍。铁棍已通紅了，有一个人挟起它烙在黑人的身上。黑人惊恐地急用两手抓住铁棍，这时空气里充滿刺鼻的皮肉燒焦的臭味……通紅的铁棍燙着黑人身上的好多部位，他呼叫呻吟的声音不断傳进城里。經過長時間的刑罰后，戴面具的人将煤油澆在黑人身上，并引火燒起柴堆来。飞騰的火焰舐吮着黑人周身，他哀求人家行行善，送他一发子彈以了結此生。他恳求的声音引起人家譏諷嘲笑。”——1918年2月13日的《薩打奴加时报》。

“在人家在黑人身上澆滿釩并点了火后，一万五千人（包括男女老幼）呼声如雷。他們呼嘯着，推拥着，爭相挤近那黑人面前。正当火舌上升开始焚燒黑人的时候，他們中的两个人割下了黑人的耳朵。

有一个人想剝下黑人的足跟……人群拥挤起伏如波浪，并圍轉着使每个人都能清楚地一睹焚燒的黑人。皮肉給燒光了，骨头露出来了，遭难者已不成个什么形状了，在迷离閃动的火光里，只剩

下繚繞着青烟的灰烬，但人家还恋恋不舍地站着观看……。”——1907年5月22日的《孟非斯报》。

“……前来观看的人群包括各阶层的男人、妇女、小孩。好多上流社会的太太們从监牢門前跟着人群到此，有的太太来自这里附近的各街头，……当那黑人尸体掉下来的时候，人家拼命爭夺那些小段的绳子。”——1919年5月4日的《韦克斯布尔下午邮报》。

“……有一人割下他的耳朵，另一人割下他的生殖器……，他死命抓住绳子，人家立即干脆地削掉他的指头。当人家把他吊在树上的时候，有个像巨神般的家伙用刀砍着他的脖子，他最少挨了二十五刀。

在烈火里他被来回多次的拉上放下。拉上了，又放下来，老这么搞……最后，有一人拿出一条套绳綁住他的身子，绳子的另一头套在一匹馬上，让它拉着尸体跑遍娃哥全城。吊着黑人尸体的那棵树，就在市长的屋窗下。市长先生坦然地看着在执行刑罰的人群。在所有經過的街道上，誰都参加摧殘那黑人。好多人用铁錘、鋤头、磚头、棍棒打他。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是伤口。当燒起火来的时候，欢呼之声从千百人的口中迸出……一会儿，为了使誰都得到欣賞，尸体被吊在空中摆蕩，这种做法赢得了一陣雷鳴般的掌声……。”——1916年7月《加里西斯报》。

受到林奇式刑罰的白人

不单是黑人，而且連那些敢于袒护黑人的白人也受到殘酷的对待，像《湯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哈里埃·別楚·斯托夫人，

耶里若·罗哇若依^①的被害，約翰·波勞^②的被絞死，托馬斯·別契和斯托潘·福斯脫^③的被虐待，被殘酷拷打和坐牢。福斯脫在監牢里寫道：“看到我的四肢給打得這麼碎爛，我想，牢獄將不需要太久地來監禁我了……。過去的十五個月中，黑牢曾四次打開大門接我進入，我的同胞已二十四次把我攆出他們的教堂，他們曾兩次把我從二層樓上拋下，有一次打得我遍體鱗傷，另一次他們企圖監禁我，他們罰過我兩次錢。有一次，有一萬人打算把我拉去受林奇式刑罰，並已在我的頭部、手臂、脖子……打了二十拳頭……。”

在三十年中，已有七百零八個白人（其中有十一位是婦女），受到林奇式刑罰，有的因為組織罷工，有的因為對黑人的鬥爭運動表示同情。

在美國的“文明”的全部罪惡中，林奇式刑罰委實可占一個光榮的位置。

載於1924年《國際通訊》第五十九期

署名：阮愛國

-
- ① 原名 Elijah Lovajoy，為黑人解放運動的參加者，《因利奈蘇觀察家日報》的主筆。1837年10月7日種族歧視主義者殺死羅哇若依，並燒毀該報的印刷廠。
- ② 原名 John Brown（1800—1859年），為美國黑人解放鬥爭運動的參加者，組織過取消奴隸制度鬥爭會，為黑人設立學校，援助奴隸逃亡到加拿大。他曾率領一支包括黑人和白人的隊伍進攻賓夕法尼亞州的軍火庫。他的兩個兒子在作戰中犧牲，他本人被俘。1859年12月2日被判處絞刑。
- ③ 原名 Thomas Beach, Stephen Foster，兩人都是美國的取消奴隸制度鬥爭和黑人解放運動的著名活動家。

杀人的开化事业

白种人怎样开化黑种人——历史
教科书所没有谈到的一些事情

如果说那些卑贱的美国人以林奇式刑罰对待黑种人是无人道的行为，则我对于那些欧洲人借名开化而成批杀害非洲人的勾当，不知道应作何叫法。

从白种人踏上了黑种人的大陆海岸之日开始，这大陆便无时无刻不流着血。在那里，大规模的杀戮得到教会的祝福，得到帝王的批准而合法化，得到所有贩卖黑人的各色人物——从以前专门贩卖奴隶的人贩子到当前统治属地的官吏——努力执行。

宗 教

正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福音，那些虔诚的教徒——西班牙圣德君王属下的将佐们，于1441年踏上了非洲的海岸。他们以杀戮开始其传教的工作。照他们当时的旅行日记所述：“……最后，圣上（他照常奖励了奇功和正为陛下声威赫赫的事业效劳的人）已帮助他的忠诚的奴僕战胜了敌人。圣上愿给我们荣誉以酬答我们的

辛劳，并賜还我們已支出的耗費，在圣上庇护下我們俘获了一百六十五人，包括男人、妇女和小孩，杀死和杀伤的未計算在內。”

这些虔誠教徒的远征者^①，創造了一种恶俗。1768年，在沒收巴西的耶穌教教徒^②的财产統計表中，除了救世的十字架和其他供祀的物品之外，还有那些专用以在奴隶臉上做戳記的铁印。

在長時間中，英国“傳播天主教”的各个团体，曾专靠販賣奴隶来取得活动的經費。1835年2月12日，南加罗林的几里索斯教区的独立教会，在报上登广告說，教会准备出賣一批貨物，計有十个会种植棉花的奴隶。像这一类的事情，真是罄竹难书。

北美的教会，都是取消奴隶运动的坚决的敌人。

帝王們

从查理第五^③到比利时的里奥波第二，从英国圣德女王伊丽莎白到拿破侖，所有这些高踞金鑾殿的一伙人物，都从事黑人的买卖。所有开拓殖民地的帝王都簽訂了有关販賣黑人的協約并批准这門营业的独占权。

“1701年8月27日虔誠的教徒西班牙圣上和虔誠的教徒法国圣上，批准几内亚皇家公司在十年中得有在美洲各屬地运输黑人的特权。……借此，我們的圣上連同其僕人都获得巨利……。”

① 原文为 Conquistadors 一詞，指十五、十六世紀侵略中、南美洲的西班牙軍人。

② 法文为 Jésuites，屬基督教的一个流派，創始人为西班牙的依納爵·罗耀拉。該派于1534年成立，組織軍队化。其傳教活动，极为野蠻。

③ 查理第五(1500—1558年)为西班牙国王，妄想称霸世界，曾先后挑起对法国、德国、土耳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英国的圣上允许给西班牙的美洲属地运输十四万名黑人，不分男女老幼，每名价钱为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厄奎……。”

贩卖黑奴者

1924年，一艘贩卖黑人的商船，从非洲海岸运载黑人驶往安的列斯，被一艘巡洋舰尾追。在追逐中，人家看见许多大桶飘近巡洋舰，人家认为这是贩运黑人的商船企图逃脱而抛下淡水以减轻船的载重。但当截住该商船时，人家却听到从商船甲板上的一个大木桶中传出呻吟的声音，打开一看，只见桶里装着两个给窒闷得只剩下一丝气息的黑妇人。原来，这艘贩运黑人的商船，竟想出这一减轻载重的办法。

一艘贩卖黑人的商船沉没了，船上所有的水手和黑人被一艘英国商船救起。但当人家看到轮船上的储粮不足供应时，立即决定牺牲黑人。人家命令所有的黑人在甲板上排好，然后毫不怜惜地用两门重武器对准他们轰击。

奴隶们的处境

被俘的黑人，都被两人成双地从脖子到四肢互相绑紧，然后又二十个或三十个成串的锁上一条长铁链。人家就是这么的绑了他们，才把他们赶到码头，再把他们像货物般重叠地塞满那狭窄的、令人窒息的黑暗船舱。为了“保证卫生”，人家用藤条暴雨般鞭打他们，迫使他们每天要跳几次舞。为了想能躺得宽一些，男人们互相扭住脖子扼杀对手，女人们则用钉子刺透身边姐妹的额头。那

些染病的，則被看作不能卖出去的霉坏的貨物而被投入大海。如果海上有了風暴，人家便抛掉船上的黑人以減輕船的載重。一般說來，待到船泊碼頭時，每趟所載的“黑皮肤的貨物”約有四分之一由于傳染病或窒息而死掉。還有那些死里幸存的奴隶，人家把他們当作牲畜那样用燒紅的铁戳烙上印記和號碼。人家對他們不是逐個地計數，而是論噸論“件”。例如在几內亞的葡萄牙公司于1700年簽訂的一個合同中，約定供應一萬一千“噸”黑人。

約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黑人，是在上述的情況下給送到美洲的，其中約有三百萬人在途中死掉或被活生生地拋下大海。至于那些因抗拒或暴動而被殺戮的還沒計算……这种卑鄙的買賣大約到1850年方告停止，代替它的是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奴隶形式：殖民制度。

殖 民 制 度

我們將敘述的一些殘酷行為，如果不是有了无可狡辯的文件以資證明，如果不是那些亲历其境的歐洲人的敘述，則人家是很难相信的。

在馬達加斯加的一個法國商人，發覺他的銀柜遭到偷竊，便用電刑拷問他認為可疑的本地籍傭人。但不久，人家發現那家伙自己的兒子是偷竊者。

有個殖民地官更用滾熱的樹膠灌進一個黑種婦人的生殖器，并罰她頭上頂一塊大石頭，在烈日如焚的太陽下站了一整天后又把她捆緊。

有個殖民者，因為家里兩個本地籍傭人不肯給他白做工，他強

迫无效，竟恼羞成怒，把两个佣人捆在柱上，浇上煤油，把他们活生生地烧死。

有的殖民者，把炸药包塞进黑人的口里或肛门里，然后点火使其爆炸。

有个公务人员，夸称曾在自己管辖的几个村落里，亲手杀死过一百五十个土著，砍掉六十个手掌，把好多的妇女和小孩钉在十字架上，把许多剥碎的尸体挂在墙壁上示众。

某垦殖公司，单在它的一个庄园中就害死了四千五百个本地工人。

这些是特殊的或个别的例子吗？不是，这是他们的惯行。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成批屠杀的暴行，这些事例，人家是不能以由于个别分子的野蛮本性来推诿的，而所有的罪恶应由殖民制度向历史承担全部的责任。

一个法国文学家叙述说：“在我们阿尔及利亚的沙漠边沿地方，我看到：有一天，军队抓到好多个无辜的阿拉伯人，他们除了因为躲避征服者的残暴这个罪过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过错。指挥官大校下令立刻把那些阿拉伯人杀掉，不用什么调查和审判。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被捕的人有三十个，人家就在沙地上挖了三十个坑，在中午的烈日下，把脱得赤条条、剃光了头的俘虏埋下去，一直埋到颈部。为了使他们不会很快地死掉，人家像给卷心菜浇水似的不时把冷水倒在他们头上。……半小时后，他们的眼皮泡肿，眼球突出，肿大的舌头胀满那张开的可怕的嘴……皮肉绽裂，额头焦黄得像烤猪的皮……。”

班吉的一个部族，没有办法给种植园供应足够的橡胶。种植园为了强迫部族交足所欠的橡胶，逮捕了部族的五十八个妇女和

十个小孩作人质。这些人质被关在一个缺乏空气的地方，吃不饱，水也不够喝。人家还不时来拷打她们。照殖民者的意思，那些惨痛的呼声正好用来催逼部族完成任务。受了三个星期的残酷折磨，这些人质已死掉五十八个妇女和两个小孩。

某年，大旱，庄稼都死光了。非洲这一带地方全是灾区，居民全靠草根树皮过日子。老人们因为饥饿而先死掉。可是，前来开化的政府，仍要老百姓纳税。正受到旱灾摧残的人民，只好相率逃进深山，把屋子、田园留给政府。于是，地方统治者带领警犬和军队进行搜索，当发现逃难者藏匿的一个山洞后，竟放火熏洞，使逃难者全部丧命。

在1895年，英国人残杀了投降他们的三千名暴动的马塔培雷^①人。

从1901年到1906年中，西非的赫列劳人被德国人杀害的，最少有一万五千名。

1911年，意大利人变马西衣亚市郊成屠宰场，仅在三天中，该地就有四千名本地人被杀害。

给上述的大规模屠杀行为定了政治原则，这就是杀光的政策。南非的一个政府宣布：“如果本地人跑上不遵从命令和叛乱的道路，则他们将被从他们的国土上无情地扫荡净尽，而自有别的民族来代替他们。”

今天，为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战争已结束了十年，但西班牙和法国在国联的肥头大耳人物的包庇下，仍然在摩洛哥进行血腥的侵略。

^① 原文为 Matabélés，为东南非洲属加佛罗种族(Cafres)各部落居民的总称。这些部落散居于林波波河(Limpopo)和然贝若河(Zambèze)一带地方。

欧洲人侵略非洲的历史——所有屬地被侵占的历史都同样——从头到尾都是用本地人的鮮血写成的。

在尽情屠杀之后，劳役、苦差、沉重赋税等制度和烈酒、花柳病等为继承其开化事业的破坏工作接踵而来。这一可怕的制度的必然結果，是黑色人种的灭絕。

为上述事情多开出几本賬来是好的，但也实在令人痛心。人家将看到有些富有的殖民者的飞黃騰达，是跟受到他們剝削的地区的人口急速下降同时出現的。从 1783 年到 1793 年，里越奔公司贩卖奴隶获利一百一十一万七千七百英鎊。与此同时，在該公司活动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三十万又四千人。在九年中，比利时王里奥波第二从剛果剝削到三百一十七万九千一百二十英鎊。

1908 年，比屬剛果的人口为二千万，到了 1911 年，只剩八百五十万。在法屬剛果的各个部族共有四万人口，两年后只存一半，有好多的部族被灭种。

在 1904 年，本有二万人口的乎丁朵族，只遭受了七年“保护”，便只剩九千七百人。

載于 1924 年《国际通訊》第六十九期

署名：阮爱国

里奧戴將軍与人权宣言

摩洛哥的地方长官认为法国資產階級的
大宪章具有危險和破坏的性質

人权和公民权协会(从 1924 年……)有个天真的主張:在法屬摩洛哥的各个学校和机关办事处張貼 1789 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里奧戴統帥——在摩洛哥負有保卫人权和公民权的重要責任者——对張貼这过于危險的宣言一事已严加禁止。距今一百三十五年前的法国人是幸运的,而現在的摩洛哥人可倒霉了,这就因为我們这位光榮的統帥是在距大革命七十五年或八十年后才呱呱墜地,不然的話,則……。算了,不用再开玩笑,我們还是話归正題。

在統帥寄給內閣总理的信中,他对禁令作了如下的解釋:

“在目前和好多年以后,法国对于本地人民有一个首先应完成的任务是:教导他們懂得安分守己。只有当他們已懂得自己的本分,并为他們的知識程度和社会环境所允許的时候,才能提起頒布給他們享受的权利。

“对于在法国所施行的給与法国公民的权利,特別是最高的权力,在原則上是屬於国民的,法律是意志的表現……这一点,在目前,是不可能(重点是我加上的——作者)向正受我們保护的人提

出的。

这样，在各个公共地方張貼那些原則是很危險的。

万不得已，我們也只可能給那些只有法国人进出的人权协会办事处以滿足；但实际上，在摩洛哥目前沒有这样的办事处……”

尽管他里奥戴把那給他的祖輩带来荣誉，和为他的共和国带来自豪的宣言看作破烂的廢紙；尽管他老傲慢地輕視那表現资产階級民主制度和 1789—1793 年大革命时代重要原理的卓有声誉的組織，而我們，和摩洛哥人民一样，却对之毫不理睬。但我們却应向我們的摩洛哥兄弟提起这一点：

在为“公理”——不是为了人类和公民的公理，而是为了强暴者和寡头們的公理——的戰爭中，在已完成“他們的本分”的五万三千名摩洛哥人中（四万人充当劳工和一万三千人当兵），有一万人甚至已抛尸棄骨于各个戰場来完成其本分。还有别的摩洛哥人也已完成其“本分”：以成万吨商品供应战时的母国，在各次所謂“战胜”公債的强迫摊派中和其他强迫募捐中拿出了成亿法郎，以支援被“野蛮的孛斯”^① 侵占过的各个地区——1914 年至 1918 年孛斯們在那里所干的勾当恰如那些文明的法国人二十年前和目前仍繼續在摩洛哥所干的一样。为了报答保护国的功劳和他們的炮彈，摩洛哥农民在約十五个年头中，已“让出”自己成十万公頃最好的田地，而自己却要餓死于光秃的穷山荒原。由于法国的“太平盛世”，他們須繳納与年俱增的沉重的賦稅。賦稅在 1914 年是一亿零九百四十四万九千法郎，到了 1922 年便已增至一亿七千一百九十五万三千法郎。在由摩洛哥人的血汗凝結而成的千百万法郎的

^① 法語为 Boches，对德国人的輕蔑叫法。

賦稅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九千六百萬法郎專用以養胖像里奧戴之流及其同伙（單是總督府的各项開支就已多到二千五百萬法郎）。

這樣，摩洛哥人已完成自己的“本分”，奴隸的本分。但為了無愧於人權和公民權，他們還應負起他們做為人和公民的本分，這就是，像法國人在 1789 年所曾做過的和今天革命的無產階級所做的一樣，組織起來並進行鬥爭，以奪取這些權利。這一本分，我們的摩洛哥兄弟還不懂。因之，里奧戴才会有理由認為，對於“開化”和殖民事業，烈酒、鴉片和妓院比之那索然寡味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更有價值和更為有利（在摩洛哥，酒吧和教堂每五年增加 280%）。

載於 1924 年《國際通訊》第七十一期

署名：阮愛國

殖民主义受到譴責

法屬赤道非洲^①的經驗

法国殖民主义制度已經“取得了”……許多失敗。不單是我們有这样的看法，9月24日的《时报》对一場特別悲慘的失敗也这样写道：

- ① 法屬赤道非洲(布拉柴維尔、利伯維尔、班吉、拉密堡)从剛果河口延長到利比亞，相等于法国本土的四倍。人口(据1921年調查的数字)二百八十五万零八百六十八人，其中有欧洲人一千九百三十二人。近二千名剝削者掠夺着—一个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and 近三百万人口的黑人国家。主要物产是：橡胶、木材、象牙、棕櫚油、棕櫚仁、椰子、咖啡。1921年，单只出口橡胶一項，价值就近一千四百万法郎。同年，为了换取这些物资，法国向这个殖民地国家輸出粮食一百六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七法郎，葡萄酒和烈酒一百七十三万二千三百三十六法郎，布匹一百三十九万四千五百法郎，物资和设备八十二万六千法郎。請讀者把这个人口逐渐减少的黑人国家，把它所輸出的物资，和它所得到的比一比：酒比设备物资多了一倍，从买卖的数量說，葡萄酒和烈酒占第一位！作为开化——尤其是以烈酒——的香餌的人口，正处于被消灭中。而相反地，橡胶和木材的出口，却使宗主国的几个商人发财致富，可是为了彌补这个既勤快而又罪恶的殖民地政府的财政赤字，每年，法国本土人民却必須勒紧腰帶來納稅。1923年，法国政府必須補助法屬赤道非洲八百万法郎，除此之外，还从儲备金中拿出二百九十万五千八百六十六法郎再予以補助。在这个遼闊的殖民地国家中，拥有近三百万人口，可是能够在普通学校或教会学校讀書的学童，却只有八千人。(这是阮爱国同志原加的注釋——編者)

“真的，誰都知道，当法兰西的旗帜飄揚在我們所占領、而不是为共和国所收服了的辽阔的地区上时，我們赤道非洲的情况，就一点也不像我們所希望的那样。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和強調地說……現在的赤道非洲，正处子的确是后退的状态中。这个地区的开发工作实在簡陋，这里的开发工具几乎是一无所有。現在，弥补这个地区的财政亏空就靠着政府的补助。最后和更严重的是，这一地区的居民正日益疲竭和一个个死去。人口的要素，是每一种事业的延續、改善和增长的基础，而它正走向消滅。”（重点是我們加的）

接着，《时报》还这样写：

“再說，我們还犯了許多錯誤，对这些錯誤来个空話連篇也是沒有用的，現在不是坐下来对过去作毫无补益的后悔的时候，而必須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作准备。由于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我們在赤道非洲的行动一开始就陷于瘫痪或走錯了方向……，直至今天，它仍然起着可怕的危害作用。除此之外，一些方法上的錯誤，还給我們的活动带来了有害的后果，这些，必須从速糾正。”

《时报》埋怨了錯誤和缺点所带来的有害后果，可是它沒有提及事实。那么究竟是什么錯誤和缺点呢？这便是：掠夺本地人、强拉搬运劳力、劳役制度、繁捐重稅、招募公务人員和士兵、綁架、对人民的殘暴罪行。是这个可怕的搶夺、杀戮的整个制度，使这个殖民地走到今天这样凄慘的地步。

二十多年前，奥魏斯德·史华里厄先生^①在描写了野蛮的殖民主义制度之后，曾經作如下的預告：

“如果人家老这样繼續干下去，如果人家不断燒毀村庄，那么

^① 奥魏斯德·史华里厄(1873—1956年)为法国有名的旅行家和植物学家。

不久……像烏班吉和山加区域一样，剛果河的两岸，将完全沒有一個人影……。如果人家再这样繼續干下去，那么，半世紀以后，所有这些勤勞的人，将全被消灭……。”

1906年，在議院的一場爭辯中，透露了一个庄园开垦公司的一張通知书：“不能忘記，我們的人員必須担任像強盜一样的角色。”还有，一名总督曾經給他的屬下这样写道：“我老实告訴你們，当提議晉升你們的时候，我特別根据你們从本地人那里所收到的稅款，这一点，你們必須經常留意。”

下面的这几行，是摘自一本小册子的，它证明了，这一道命令是曾經被不遺余力地执行着：

“出发到哥罗伏村扫蕩去。

扫蕩古努村的番族居民，村舍被破坏。

扫蕩伯加米村。村舍被焚，三千棵香蕉被砍掉。

扫蕩古阿村。村舍被摧毀，园舍尽成灰烬。

扫蕩亚尔宫村。村舍全被付之一炬，园林被毀。

扫蕩艾参法米村。村舍被毀。

波姆河沿岸乡村全遭焚毀。”

其方法就是如此：合法化地搶劫，彻底消灭居民，有組織地夷平村落。

十六年后，这样卑鄙的行动，又在法国議院中被人提出来。

1921年12月，黑人議員坡阿諾在一篇动人的演說中这样說：“人口因为疾病、尤其是因为被占領以来他們所換受的那个制度而减少……強拉搬运苦力的制度、各庄园开垦公司繁重的剝削，已經杀害了本地人……。”

1921年10月22日，殖民地部代理部长曾經发出一道命令，

規定可以对已經領取工資从事某一項工作而沒有完成任務的本地工人，加以監禁和以欺騙的罪名提出控告。

殖民地部部长安伯·沙罗老爷曾經被迫承認，殖民地窮苦的居民即將滅亡。他竭力將居民之所以處於逐漸被消滅的狀態中，歸之為不夠衛生。他寫道：

“婦女生育時拙劣和骯髒的看護，使她們不能再生育；嬰兒則因照顧不周到，所以死亡率很高……害上了昏睡病的本地居民，慢慢逐個死去。而流行性感冒則又使成萬人死亡。”

為了糾正這一情況，人家採取了什麼措施呢？人家已經在殖民地的首府布拉柴維爾建立了一所備有七十九張病床的醫院！可是，當居民正走到滅亡的地步，在戰爭期間，人家還想法拉去了四萬八千人——自然是那些最健康、最魁梧的人——充當炮灰；為救濟法國本土被摧毀的地區而強迫募捐三十一萬三千法郎；強迫購買公債七百三十二萬三千法郎；掠奪了五萬三千噸商品，這還未曾把搬運征收來的物資的不知其數的伏役計算在內呢！

這便是把從前繁榮的、人煙稠密的殖民地變成沙漠的“原則性的錯誤”。雖然這些材料是正式的材料，可是我們不相信它已經使老實的《時報》讀者看清了事實。

載于 1924 年《國際通訊》第七十三期

署名：阮愛國

英国人的統治方法

中国——印度——苏丹

保守党的再度执政^①使英国帝国主义增加了力量。英国帝国主义企图在中国施行一种积极的和“强有力”的政策。作为一个开端，人家已經向 11 月 24 日举行的倫敦會議提出，中国的铁路应由美、日、比、法和英国的軍事力量控制和监督。在这些铁路上投資最多的英国，将在控制和驻扎于这些铁路系統的問題上，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这个美好的提案沒有获得通过。

今年年初，英屬印度的首都，忽然觉得必須实施 1918 年的“印度防守法”，即实施非常法令，頒布戒严令。在这个法令下，从警察檢察官以上和所有英籍職員，都有权逮捕和监禁有嫌疑的印度人，而且可以不加任何审讯。仅在一个早上，就有一百多幢楼房、各中学和大学学生宿舍曾經被搜查，发生了数以百計的拘捕事件。在逮捕的人中有：印度国大党执委会领导人薩·賽德·罗若，該党的省委書記巴兰·罗依，独立党^②書記薩·密德尔以及这个党的許多有声望的人物。各印度公司的办公室都被軍隊和警察所占

^① 1924 年 11 月，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并施行一种公开的反动政策，使劳动群众的生活受到損害，这个党还拒絕通过由工党麦克唐納政府与苏联簽訂的苏英商約。

領。在班加罗尔的英国当局，再一次企图以武力解决政治上的所有困难。

这里，我們不再提起大家記憶犹新的在日本和埃及所发生的事变。少为人們知道的是，英国各工业家一向做着在非洲坚决实行“棉花政策”的梦。他們想变苏丹为一个大庄园，并为实现这个目的，他們将改变尼罗河上游的流向。庄园获得这样的灌溉将带来一个头等的生产量，可是尼罗河下游农业地区将遭受严重的损害，因为肥美的流水已經被改变了流向。因此，埃及人反对这个计划的实现。在埃及军队中的英国总司令李斯德被暗杀^②，英国人便以此为借口在苏丹为所欲为；从此他們是那里的唯一主人了。在苏丹和埃及所流的血，可能只給他們在苏丹的庄园加添肥料而已……。

載于1925年4月8日《国际通訊》
第三十三期

署名：阮爱国

② 独立党是由从国大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政党，成立于1924年。党綱上虽說是为印度独立而斗争，实际上他們追隨其英国主子，謀求爬上統治地位。在1928—1933年的印度革命高潮的冲击下，这个党也就垮台了。

③ 1925年11月19日，过激派杀害了英国的苏丹总督李斯德。英国当局借故撤掉了一批苏丹、埃及籍的軍士和職員，撕毀1899年1月19日关于統治苏丹的英埃条約。

亚洲的一些問題

中国的內战——英美在太平洋 的軍事准备——日本的想法

中国的事变，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与全局即亚洲的总形势攸关的话，就日益值得我们注意。

在中国爆发的内战，实际上只是法、日和英、美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比剑而已。

吳佩孚——英美帝国主义的人败，張作霖——法日帝国主义的人胜^①。可是真正的胜利者既不是日本，也不是法国，而是一个幸运的不当任何帝国主义集团的奴才的第三力量。我的意思是指孙逸仙的革命党。

曾几何时，中国的将校們刚放下武器，法国就已要求偿还所谓义和团运动赔款中还欠下来的钱；日本要求割让给它一些通讯基地；美国要求必须执行一个与道威斯计划相似的计划；英国要求管制中国的铁路。回答这些要求，孙逸仙和他的国民革命党，即国民

^① 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以吳佩孚为首的直系軍閥集团，和依靠日法帝国主义援助的以張作霖为首的奉系軍閥集团于1924年9月挑起内战。直系軍閥集团战败，被迫撤出华北，吳佩孚奔武汉。

党說：且慢！我們，我們要求必須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耻辱的退讓。總之，中國應該是中國人的，中國人應該有根據自己的意志解決自己的事務的自由。其他的將來再說吧！

因此，在中國，孫逸仙是帝國主義所深恨和深怕的政治家之一。在北京的蘇聯大使加拉罕^①也同樣毫無遜色地被它們所仇恨。

自從華盛頓會議之後，日本再不和英國聯盟了。英國看到自己的老同盟者在中國和印度的活動頗有危險，已經斷絕與日本的伙伴关系，以便更緊密地和山姆大叔攜手，因為山姆大叔和英國在中國的利益比較易于妥協。日本帝國主義的被甩開只是開始，它還將嘗到更多的打擊！反之，法國却已表示對日本寄予厚望，而且已經在印度支那給日本享受優惠的入口稅。這一點小小的恩惠，在世界上並沒有引起一聲兒的回響，相反地，全世界卻聽到了廣州謀刺案的炸彈聲^②。

日本剛被英國甩開，在美國，就接着投票禁止日本人移居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對這一侮辱不能不皺起眉頭來；它們以多次抗議和激烈的示威遊行作為反應，但是沒有效果。被老同盟者甩開，被敵人不斷唾罵，日本沸騰着憤慨。於是，它們產生了成立亞聯集團的想法，為什麼不可以成立一個俄、華、日的亞洲聯盟呢？這個新意見的倡議者是各大學學生和政客，其中包括有經濟企劃長官。西方消息靈通的報紙（如比利時雜誌）尤其是英國報紙都擔憂地研究着這個意見，可又裝做無關重要的樣子。

① 加拉罕(1890—1937年)蘇聯的卓越外交家，1923年至1926年任蘇聯駐北京大使。

② 1924年，越南革命戰士范鴻泰在廣州沙面用手榴彈行刺印度支那總督麥爾林。范鴻泰在敵人的追捕下投入珠江自殺。

重修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动工,要耗費一千一百万英鎊,这是英日“友誼”的終止?还是給成立亚洲联盟的想法以一个切实的回答?不管答案如何,它終归是英美帝国主义准备好了的默契行动。

美国在海軍上的財政預支已达三亿美元,加上一支包括水上飞机八百四十架、战艦十八艘、潜水艇八十一艘、驅逐艦一百零三艘、巡洋艦、魚雷艇和其他小型战船一百一十三艘的艦队,配有海軍軍官四千七百八十五名、水兵八万六千名,还将制造八艘新的巡洋艦。好像主要是为了达到“五——五——三”这个数字似的(对这个問題未詳底細的讀者且听分解:据說这是在华盛顿“裁减軍备”會議上給美、英、日的海軍力量規定下来的比例公式),而且美国艦队不日还要在太平洋举行几場大規模的演习。

日本輿論看到:又是什么在倫敦的帝国會議^①、帝国防守會議,又是什么在新加坡的建設工程,又是什么在太平洋的大規模軍事演习。于是自問道:这样准备是想向誰开仗呀?日本在亚洲是拥有武装力量的唯一强国,是英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唯一勁敌,它感到矛头正对准本身。結果是国内群情不断地鼎沸起来。紧跟着成立一个亚洲联盟的意見,又产生成立一个各黄色种族联邦的意見。依照提倡这个意見者的話,十亿黄种人有必須把六千万白种人的統治枷鎖解除掉的任务。由于日本人的自私心和他們已經搞出来的“榜样”,这个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正当他們反对美国禁止黄种人移居美国的条例之时,正当他們自称是各被压迫的黄色种族的領袖之时,日本却驅逐了六千余名中国工人出境,并将繼續驅逐“外国的劳动者”。至于朝鮮人对日本人的誠实心腸会产生

^① 帝国會議包括英国本國和英国的各殖民地國家。

怎樣的想Ⓕ法就更不消說了。

對日本人來說，十年以前，天皇是一位至尊的人物；為至尊的天皇而服務的戰鬥是一種榮譽。今天，日本人的心理可完全不同了。最近，在一次皇家到東京近郊的遊覽中，警察為“提防”而逮捕了三千四百名青年。好一個有意義的提防！政府要在學校的課程中加上軍事訓練一項，教師和學生都一致反對。儘管存在着英美的威脅，沙文主義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得逞了。日本的年輕一代會不會認識到拯救的途徑是在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呢？肯定的是，青年們正在向左轉和迅速地前進中。

為結束這篇東西，僅添一細節：在日本剛談起“各黃色種族聯邦”的夢時，美國的一名上議院議員布利敦先生就已提議召開一個“在太平洋的白種人的會議……”了。

載于 1925 年《國際通訊》第十九期

署名：阮愛國

列宁和东方

第一国际給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奠下了基础，可是由于它存在的時間短暫，只能給运动提出一些基本的路綫而已。因而各殖民地国家的問題未得到第一国际的充分研究。

至于以麦克唐納^①、王德威尔得^②、韓德逊^③、勃魯姆^④……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則又过分注意这一問題了。不論碰上哪一个順当的場合，第二国际的領袖們总强調他們与資本家在殖民地所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性。他們不同情各殖民地人民的自我解放

① 麦克唐納(1866—1937年)，英国独立工党、英国工党的領袖，是階級合作政策和所謂“社会主义逐漸滲入資本主义”的拥护者。1924年和1929—1935年任工党政府首相。1931—1935年主持了所謂“国民政府”（实际上在这个政府中起領導作用的是保守党的鲍尔温），并被工党所开除。麦克唐納为保卫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場出力并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傳播改良主义的幻想。

② 王德威尔得(1866—1938年)，沙文主义分子，比利时工人党領袖，是第二国际的領袖之一，积极支持武装干涉苏維埃俄国，执行分裂工人运动的政策。

③ 韓德逊(1863—1935年)，英国工党領袖之一，1924年任內务大臣，1929—1931年任麦克唐納政府的外交大臣，执行反动的对內对外政策。

④ 勃魯姆(1872—1930年)，法国社会党右派領袖之一。历任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平民报》主笔。1936年法国人民陣綫在普选中获胜后，法国政府以勃魯姆为首，执行动摇法国人民陣綫和破坏它的綱領的政策。勃魯姆是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死敌，他費尽心机想“打倒”馬克思主义，宣揚“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論。

的斗争。尤其在掌握政权后，麦克唐纳比起鲍尔温^①和張伯倫^②来并无逊色，对勇敢地反抗外国人的压迫的印度、苏丹和各殖民地人民进行了镇压。

根据这些先生们的指令，人们对当地村舍倾泻炸弹，镇压各殖民地人民的野蛮和恶毒罄竹难书。谁都明白，妥协者执行离间白种工人和其他肤色工人的政策。不愿意吸收其他肤色工人进自己的工会组织，是受了社会党的影响和欺骗。第二国际的殖民地政策已经无遗地暴露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组织的真面目。因此，直到十月革命，在各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被认为是一种单留给白种人的学说，是一种新的欺骗和剥削的工具。

列宁已经开辟了一个在殖民地进行真正革命的新时代。

列宁是第一个对深入欧洲和美洲工人骨髓中的对殖民地人民的一切成见进行坚决谴责的人。共产国际所通过的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纲，在世界所有被压迫的国家中引起了巨大的革命。

列宁是第一个认识到和强调正确解决殖民地问题对世界革命的重要性的人。在共产国际、世界联合工会、青年共产国际^③等各

① 鲍尔温（1867—1947年），英国反动政客，保守党的领袖。1923—1924年、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曾任英国首相。他是残酷的殖民地政策的拥护者，也是武装干涉中国革命（1924—1927年）的鼓吹者之一。鲍尔温曾带头镇压1926年矿工工人的罢工和总罢工。他极端仇视苏联，1927年提倡断绝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实行纵容德、意侵略者的政策，勾结希特勒德国，企图把德国的侵略矛头转向苏联。

② 張伯倫（1869—1940年），英国反动政客，在保守党的各届政府中，历任财政、外交大臣等职，是苏联的死对头，自认他的主要政策的目的是孤立苏联，和纠集一个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来反对苏联。他支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并企图利用它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

③ 青年共产国际，是群众性的青年国际组织，在共产国际的组织 and 思想指导下进行活动，同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存在时间从1919年至1943年。

次大会中，殖民地問題一直被列在第一位。

列宁是第一个認識到和充分估計到各殖民地人民参加运动的重要性的人。列宁是第一个認識到，假如沒有各殖民地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人。

凭自己洞察的天才，列宁看到了，要使殖民地中的工作获得美滿的成功，就必须充分利用在这些国家中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无产阶级支援这一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将获得許多新的有力的同盟者。

参加共产国际各次大会的所有各殖民地代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記領袖、同志——列宁对他們的关怀。他們将永远記住，是他懂得如何深入探索純屬当地的最复杂的工作条件。因此，我們更深切地感到列宁的判断是多么正确，他的教誨是多么宝贵。

只有凭着列宁对殖民地問題的机智态度，才有可能扭轉各殖民地中最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認識。全世界的共产党已經采用了列宁对这一問題的策略，并日益在各殖民地吸引了許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分子和积极分子。

列宁对苏維埃俄国极其复杂的民族問題的解决，共产党对这一問題的具体实现，是給各殖民地的最犀利的宣傳武器。

对所有各被压迫和被奴役的民族，列宁在他們痛苦的奴隶生活史中展示着一个轉捩点，象征着一个新的灿烂的前景。

載于1926年1月21日《号角报》

署名：阮爱国

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①

第一章 血 稅

(一) 战争与“土著”

1914年以前，他們不过是些下賤的黑人、下賤的安南人，最多也不过是些只懂得为我們的統治老爷拉車子、挨鞭子的人而已。可是那一場“快活”的战争^②一爆发，他們就立刻变成了我們“仁慈”、“賢厚”的官老爷們、甚至大小总督們的“寵儿”和“好朋友”了。真是平地一声雷，他們（本地人）突地被安上一个頂崇高的称号：“保卫公理和自由的战士”。可是这个突如其来的荣誉，却使那些本地人付出了一笔好大的代价。因为，为了保卫一个他們一点也不能享受到的自由和公理，他們却必須仓卒地离开妻子、儿女、羊群和田地，而远涉重洋，到欧洲各战场去抛头颅、晒白骨。在远渡重洋的当儿，許多人就尝到水雷的奇妙表演，于是，他們便遨游海底，保

① 阮爱国同志的《法国殖民制度的罪状》于1925年在法国出版。这一部著作，讲述了在法国殖民主义的野蛮、殘暴的統治下，越南人民和其他法殖民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当这部著作发行之初，就曾經在法国各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給法殖民主义者重重的当头一棒，并为喚醒我国及其他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作出了贡献。同时，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为殖民地国家各族人民的真正解放，展示了一个美丽的远景。

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卫龙王的祖国去了。另一些人则在诗情画意的巴尔干^①沙漠上丧了命，临死之前这样自问：“母国”是否要到土耳其王宫里去做元妃呢？（要不，那干嘛叫他们到这样遥远的地方送死？）还有一些人则在马恩河畔或在山巴塔^②的沼泽地带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鲜血洒红了指挥官们脖子上的月桂花环^③；用白骨刻成了统帅们手中的司令杖。

最后，还有一些在后方可怕的兵工厂里整天辛苦劳作的人，尽管他们不用嗅到“孛斯”们的毒气，可是却同样呼吸了法军的火药气，因而这些可怜的人，也是把肺叶一块块呕出来的，这和中毒气又有什么不同呢？

七十万“土著”到了法国，其中，有八万人永远不能看到祖国、故乡的太阳了。

（二）招募志愿军

有一位同行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们：印度支那当地的无产阶级，一贯受着各种各样苛捐杂税的巧取豪夺，官老爷们强迫他们购买白酒和鸦片，而自1915、1916年以来，他们又多受了一桩强拉“志愿军”的苦头。

几年来的变故，为那些在全印度支那进行大量搜刮人力的人制造了一个借口。被拉去的人都监禁在兵营里，他们被安上各种各样的名称，什么“保安兵”、“专业工人”、“非专业工人”……等等。

根据有权在欧洲使用黄种人人力者的客观评论称，若与运载

① 巴尔干：南欧地中海的一个半岛。1914—1918年，法、英、土耳其和德国曾在这里交战。

② 法国北部两个激战的战场。

③ 照古希腊的习俗，那些对祖国有功的人，都得到在脖子上挂一个月桂花环。

他們、养活他們的巨額支出比起来，这些人力的使用，可沒有带来什么相应的結果。

后来，被当时人們叫做“招募志願軍”（这个名詞包含着一个可怕的諷刺意义）的这桩搜刮人力的勾当，便带来了許多肆无忌惮的濫用权力的罪行。

招募志願軍的花招是这样进行的：那位“省皇帝”——在印度支那的每一位統監^①的确都是省皇帝——向他手下的官吏們下命令，务必在一定的時間里面，上繳足够的一定人数。官吏們就依照这道命令，任意想出一套办法。他們钻門子的办法，尤其是在搜刮金錢方面，應該說真的了不起。

最初，他們把一些健壮的、穷苦的人抓去，这些人就注定要牺牲了，他們是求救无門的；接着，才輪到大戶的子弟。这些人中，若是有誰固执不从，那么，人家便会立刻乘机找他或是他的家庭的麻煩。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把他关起来，直到他被迫决定在两条路中选它一条：“或者是当志願軍去，或者是拿出錢来。”

被拉者的情况如此，他們对这种强套在脖子上的“行业”当然說不上兴高采烈。因此，才踏进兵营里，他們就已經准备伺机溜走。

另一些人，則认为自己无法摆脱命途多舛的簸弄，因而想尽办法，使自己身染痼疾。摧殘身体最普遍的方法之一，是把各种各样的毒物，从生石灰到花柳病的毒膿都抹进眼睛里，使眼睛出膿害病。

* * *

① 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最高統治官員叫总督。为实现分而治之的阴謀，法殖民主义者人为地把越南分为三圻。北圻称半保护国，中圻称保护国，南圻称屬地。三圻的統治官員也根据各圻的性质而有不同的名称，如：北圻的最高統治官称統使；中圻的最高統治官称欽使；南圻的最高統治官称統督。統治一省的官員，在南圻的称參办，在中圻和北圻的都称統監。

虽然如此，但印度支那政府在許下給那些死里逃生的“志願軍”及“为祖国”而牺牲者頒賜和追贈品銜之后，仍在各号召书中如此大声宣揚：

“你們已經成群結队地去从軍，毫不猶豫地离开你們多么亲爱的故乡。你們，是保安兵的，都自願獻出你們的血肉；是工人的，則自願獻出自己劳动的双手。”

可是，既然越南人民真是如此踊跃地去当兵，那为什么被拉去的人，有的被綁着双手，解上省会，有的則在等着下輪船时，被关进西貢的一所中学堂，周圍有法軍看守，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呢？在高棉流血的示威，西貢、边和及其他地方的事变，是否表示着“成群結队”、“毫不猶豫”地欣然从軍呢？

那些逃避兵役和开小差的事件（在后备軍中占50%）都被傾力鎮压下去。他們的鎮压引起了兵变，而兵变被摠进血泊里去。

在号召书中，印度支那政府並沒有忘記提到这一点，就是說，为了不負政府一片“显著仁慈”和“仁厚”的好意，那么，“你們（即印度支那的士兵）必須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應該有任何使人遺憾的事情发生。”

至于那位印度支那总指揮，則又別有一种提防的办法：他用一种硝酸銀的化学物，在每一名新兵的背上、手腕上刺下一个数字，任你怎么擦也擦不掉。

这里，像欧洲一样，一些人的穷困是另一些人的生財之道。那些佩肩章的专业軍人，凭着他天大的好运气，被調来这里选募和組織新兵，他們是以能够越远、越久地避开欧洲的危險戰場，就越心滿意足的；那些承包伙食的老板，則从餓癩了肚子的穷苦的新兵身上，大发橫財；那些独攬物資供应者，則与募兵人員互相勾結，貪污舞弊。

除此之外，还加上另一种“志愿”，那便是志愿购买公债。推销公债的办法也不外如此，就是说，谁有油水可揩，就掏谁的腰包，哪个固执不听话，就先对他进行劝诱，劝诱不成，就来强硬的一手，直迫得他购了公债，方肯罢休。

在印度支那购买公债的人，多半不晓得它的什么财政规定，他们把购买公债看成是缴纳一种新的税务，而把公债券看成是一种纳税的收据。

* * *

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其他殖民地是怎样进行招募志愿军的。我们拿西非洲来当例子吧：

这里，殖民主义的军官们，带兵到每个村落里去，把当地的土司抓了，强迫他立刻缴纳他们所要招募的一定的兵额。有一个军官，由于他想出一个办法，即把逃走者的亲人抓来虐待、拷打，使那些逃走了的塞内加尔的青年不得不又回来戴上殖民主义者的军帽，而被誉为有办法的人。这个家伙把老大爷、老大娘、孕妇、姑娘们都脱的精光，然后，把全部衣服都在他（她）们面前烧毁。这些受害者被反绑着双手，光赤着身子，在鞭子不停地鞭策下，被迫快步跑过各个村落“示众”！有个身上背着孩子的大娘，她捣蒜般地叩头哀求，人们才允许给她解开一边手，好托住背上的孩子。在跑步中，两位老人因为饿得不行，昏倒下去；很多小姑娘因为受到这种野蛮行为的折磨，虽然还没到行经的年龄，而突然行经了；有位孕妇流产了，婴儿一出世就死掉了；另一个妇女则生了个瞎眼睛的娃娃。

* * *

拉丁的办法实在是应有尽有。

下面的这个办法算是特别迅速、省事：

他們用繩子在进出村子的要道两端一橫，那么住在两根繩子中間的所有黑人，就被看成是正式从軍了。

有位亲眼见证过这些事情的人，給我們这样写道：

“1925年3月3日晌午，鬼子兵把呂非斯格达喀尔各个海港的要道包圍起来，他們把所有在里面干活的当地人都抓起来。被抓的人好像对于去保卫文明这桩事儿不太感兴趣，于是，他們立刻被請上車子，并送进了監牢。他們必須呆在那儿，直到改变了主意之后，人們才从監牢里面把他們送到兵營去。

在兵營里，當他們参加了一些充滿着‘爱国精神’的仪式之后，二十九名志願軍被表揚是即将到来的最后战役的英雄……。而現在，他們全都热衷于要把魯尔区拿下来獻給‘母国’。

可是，根据曾經熟識他們的芒仁將軍稱，他們，是些‘活不到冬天’的軍隊。”

眼下，我們手里还有一封信，是达荷美的一个当地人寄来的。他原来是一名退伍軍人，曾經在“为公理而战”中完成他的“义务”。把这封信摘录它一两段，便将揭穿一个事实，让大家看到，人們是怎样保护“巴第阿拉族”人的；同时，指出殖民地的統治者怎样捏造出“土著”的忠誠，以此去粉飾他們所有公开的演說詞，并好作为黎基斯曼、侯第之流写新聞的題材。

那封信这样写：“1915年，当达荷美总督尼弗拉老爷下令强迫募兵的时候，我的家乡就被警察和保安兵劫掠和燒光。在那一次燒毀中，我的全部财产丧失殆尽。虽然如此，我仍然被迫入伍。尽管我是那一次卑鄙侵犯的受难者，但在法国的戰場上，我依然完成我的义务。我是在耶—斯尼一役受伤的。

現在，战争就将結束，我也就要回国，可是，我再沒有房屋、沒

有任何一点财产了。

人們已經搶了我的：

一千法郎；

十二口猪；

十五只綿羊；

十只羊；

六十只鸡；

八匹披身的布；

五件外衣；

十条褲子；

七頂帽子；

一条銀鏈子；

两箱杂物。

下面签名的是我的同乡，他們和我同一天被迫入伍，房屋财产也被搶光燒光。（附上七个人的签名）

在尼弗拉总督老爷的这种軍事成績下，还有很多受难者，可是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所以今天不能写給你……”

真的，威廉皇帝^①的“孛斯”們，其殘酷也不过如此而已。

（三）牺牲的結果

当大炮吃膩了黑肉、黃肉之后，我們当局的亲囁的言詞也突地中断了，而黑人和安南人，也就自然地又变成了一些“下賤的种族”了。

^① 这里指的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失败之后，逃至荷兰。

为了铭记越南兵的功劳，因此，在他们下轮船回国之前，在马赛那里，人家不是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如：他们刚掏腰包买来的新衣服、钟表、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剥得精光吗？人家不是把他们交给那伙禽兽去检查并无辜殴打吗？他们的食物不是像猪食一样吗？不是像猪一样给摆布在潮湿、空气不足、没有光线和床席的舱底吗？到了本土，他们受到一位知恩的官老爷的一篇如此爱国的演说词的“热烈欢迎”，“你们已经保卫了祖国，这就好了！现在，我们再用不着你们。好，回去吧！”

这些“退伍军人”——说得更正确些，是剩下一把骨头的人——就这么在勇敢保卫“公理”和“正义”之后，带着形容枯槁之身，回到不知公理和正义为何物的本土的制度下。

* * *

据印度支那各报刊的消息称，法国伤兵或死难者的妻子，都获得贩卖鸦片的营业执照。

这么一来，殖民地政府就在一件事情上，犯了两种无人道的罪行。一方面是，它们自己插手干着卑鄙的、毒害当地人民的行业，但仍不满足，它们还想把在这一次互相残杀中的那些可怜的受难者也拉进这个罪恶的深渊。另一方面，它们把被欺骗者的血肉和生命看得太不值钱了，它们满以为只要抛出一块烂骨头，就可以赔偿受难者的一只胳膊或她们亡夫的生命。

我们深信战争中的伤兵和寡妇，将会用脚踢开这一件肮脏的“礼物”，并鄙夷地唾骂它们，同时，我们还确信，文明的世界和善良的法国人民会站在我们的一边，并向那些为了搜刮民脂以饱私囊而毫不犹豫地毒害整个民族的殖民主义寡头提出控诉。

* * *

按照越南的习俗，每当村里有人死亡，乡亲们们在磨谷舂米时，就都停止了歌声，不像往日那样。这是为了向死者的灵魂表示尊敬和对其家属志哀。可是人们以武力把所谓“现代文明”硬搬进我们的祖国，那还何必顾及这样的繁文缛节呢？请大家念一下登在《南圻日报》上的一则新闻就可全明白了：

“节日在边和……”

为了给边和省阵亡的越南人建筑‘战士陵墓’，筹备一笔建筑资金，节日筹备委员会正在积极准备为大家贡献出一个绝妙的节目计划。

据说将有跳舞、集市、晚会等，总之，消遣的花样应有尽有，使谁都能够为‘义举’而效劳中享受到‘盖世的快乐’。

驻扎在边和的飞行员曾经表示雅意，愿为这一联欢会助兴，同时，从现在起，筹备委员会可以肯定地宣布，西贡的高级官员也将莅临参加典礼，使节日更臻光彩、隆重。请允许我们向来参加盛会的西贡士女们报告一个消息：你们可以不必‘联欢’半途而回家进餐，因为筹备委员会已经在这里安排好一个特别齐全的餐厅，烹饪技术精妙，任你胃口最难侍候的人，也将感到满意。

在将到来的正月二十一日，让我们每个人都到边和去吧，我们将参与勾魂摄魄的游艺，并有机会向边和的烈士家属表示我们感念到他们所受到的牺牲。”

果真，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风俗。

但这种风俗是多么古怪啊！

有人还给我们念了下面这样的一封信：

“西贡 ××日

……如果说，天下有过这样痛心而又荒谬的古怪事，那么，一

定是强迫一个历来忍受着各种各样不公平、不正义的民族去参加‘公理’和‘正义’的大捷的联欢。而我们这里,就是这样做的!关于这个城市在11月11日^①那一天的各种节日的‘公共游艺’,我想不必向你赘述了,因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不过如此而已,提灯游行、放焰火、阅兵、总督府里的跳舞、赛花车、为国家募捐、广告、演演说词、宴会等。总之,在这出滑稽戏中,只有一件事——从人情方面说是值得注意的事——还叫我记得:像所有的地方一样,西贡人挺喜欢看电影,所以巴拉斯旅馆门前,就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他们围着银幕上相继放映的‘滑稽大王卓别林’、‘阿飞’和‘光荣的丘八’。群众堵塞了交通,挤满了旅馆的前廊。这时候,旅馆的老板却不叫人们这样站在他店前的廊下,他挥舞着鞭子,没头没脸地抽打群众。老板娘也出来帮一手,尽往人多处打过去。也不知怎么的,几个眼明手快的小伙子一伸手,就把老板娘的鞭子‘抢’过去了。引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老板怒冲冲的赶过来支援他的女人。这一回,他拿出一根手杖,雄赳赳地、不停地往人们头上打下来,这只手打累了就换那一只手。这些‘乡下人’被迫退下了马路,可是他还不饶人,沉迷在‘胜利’之中,这位‘可敬的法国人’又勇猛地赶过马路,把粗大的手杖,继续往那些可怜的当地人的头上、肩上、背上劈头盖脑地打下去。有个小孩子被抓到,立刻就被他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四) 軍閥的罪行在延續

当里奥戴^②统帅一抵达卡萨布兰卡时,他就对摩洛哥的法占

^① 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法国以11月11日这一天为其胜利的纪念日。

^② 里奥戴是法国的一名将军,因侵占北非,特别是摩洛哥有功,因此获封为统帅。

領軍宣讀了如下一道命令：

“本職所以獲封法蘭西共和國最高的軍銜，是因為九年来，靠大家貢獻出血肉和犧牲的決心。

現在，我們就將展開一次戰役，以便完全平定摩洛哥，這是為了一個國家的忠實居民的共同利益，也是為了宗主國的利益……。”

可是就在當天（4月14日），又有如下的一篇通告：

“我軍在巴安哈巴同伯尼比雷民族交戰中，士兵犧牲者二十九名、受傷者十一名。”

當人們想到必須用一百五十萬勞動人民的血肉，才能造成“六根金杆”的統帥軍銜時，那麼二十九個無名小卒的死亡，比起統帥、總督老爺雄渾的言詞來，又算得了什麼！可是，那個民族自決權，整個四年来為它而互相殘殺的民族自決權，老爺們卻把它放到哪兒去了呢？老爺們的開化辦法實在是希奇古怪：要人家過文明的生活，卻必須把人家先殺掉再說！

* * *

這裡（海防）水手們也舉行了罷工。星期四那天（8月15日）兩艘運載越南保安兵的海輪，即將起錨，前往敘利亞。

水手們不肯去，理由是，人家不用印度支那幣給他們發餉。按照市價，印度支那幣和法郎的匯兌率是一比十法郎，而不是兩個半法郎。但是各航運公司却肆無忌憚地貪污，他們準備以法郎給水手們發餉，而不是像給職員那樣用印度支那幣發餉。

人家立即把所有的水手都從船上攆到岸上，然後把他們全抓起來。

這才知道海防的水手並不比黑海的水手強。

我們極力反對把越南軍隊送到敘利亞去。是不是執政當局以為我們這些苦命的黃種弟兄，從1914到1918年以來，他們在每個“為文明和公理而戰”的戰場上，給殺得還不夠呢？

* * *

我們的各位光榮的軍人，習慣以踢屁股和鞭笞去“教育”土著。

可憐的吶紅就曾經被殺了兩次，第一次是被威達大尉^①殺死的，第二次却是被一個專管驗尸的、帶着軍醫肩章的庸醫殺的；這個家伙為了給他的朋友——凶手——開脫，便把吶紅的腦袋盜竊和埋藏起來，以便滅迹。嗚呼！吶紅！可是在殖民地軍閥手下遭殃的，又豈是吶紅一人而已！我們的一個同行朋友——他住在殖民地里——曾經告訴我另一個受難者的故事：

“這一回，事情發生在梅戎加雷的第五保安隊里。

受難者是一個年輕的士兵，他家在得饒^②，名叫得里厄，是1921年入伍的那一批青年之一。

他是在特別痛心的場合死掉的。8月5日，隊員得里厄到保安兵醫院去要點瀉藥，人家給他瀉藥，或者更確切地說，給了他一種他以為是瀉藥的東西。他喝了藥，幾小時之後，肚痛得厲害，身子痙攣、打滾，接着就斷了氣。

得里厄的父親接到一封電報，通知他說他的獨生子死了，並定於明天——星期天送殯。在這封電報裡面，沒有附帶半句解釋和安慰的話。

得里厄的父親悲痛已極，立刻到阿爾及爾去，並且找到了第五保安隊。在那裡，他獲知孩子的屍體放在梅若醫院中。——為什

① 殖民地軍隊中的法國軍官，殘暴成性，臭名昭著。

② 梅戎加雷和得饒是阿爾及利亞屬阿爾及爾省的市鎮。

么得里厄的尸体给送到那里去呢？按照惯例，谁死了都得验尸的，是不是人家为了使得里厄的尸体免于检验，所以把他送进医院去，借口病人是被送进医院后‘断了气’的？

到了医院，这位穷苦的父亲要求进医院看他孩子的尸体，人家告诉他：‘等着吧’。

等了好久，一名少校军医才出来告诉他，验尸结果没发现任何可疑的痕迹。说完，任由老人呆在那里，不允许他进去看望孩子的尸体。

据最后的消息称，得里厄的父亲好像曾经到第五保安队的大校指挥官那里去，打听得里厄死亡的原因。这一名指挥官告诉他，他孩子是中毒死的！”

第二章 毒害“土著”

据前法国殖民地部部长、法国急进党党员、我们的可敬的沙罗老爷说，他是“土著”的仁慈的父亲，他很爱越南人民，同时，也很受到越南人民的爱戴。

为了把大法兰西的文明传授给越南人民，我们的老爷——一名罪恶的魁首，是一个不择手段，连最下流、最卑鄙的手段都会干出来的人。这就是证据：沙罗老爷以印度支那总督的名义，给他的僚属寄了一封信，目的是为了塞满他自己和那些殖民地强盗的贪婪的口袋。那封信这样写：

“谨致统监阁下：

我郑重地要求您，根据印度支那商政总衙衙长的指示，尽力帮助商政衙增设贩卖鸦片和白酒的代理公司。

为使事情进行得顺利，謹寄給您一張列明必須設立代理公司的各乡名单。这些乡至今多半还完全没有鴉片和白酒。

通过那些高棉官員和乡长，您可以用您巨大的影响，使当地的小商贩看到多卖些白酒和鴉片是很能够賺錢的。

至于我們这方面，就让商政衙的職員在出差視察的时候，想办法設立零售店。如果統监先生需要等运动了地方官員之后，才让他们們出巡，他們也将乐意等待。对此，我提議您乐意地告訴我。

只有我們同心协力，为了国庫和最高利益，配合得紧密和連續不断，那么，我們才能够获得美滿的結果。

签名：安伯·沙罗”

当时，在一千个村落里面，就有一千五百間販賣鴉片和白酒的商店，而学校却只有那么十所而已。在沒有这一封著名的书信之前，人家就已經每年往一百二十万人（包括男女老少在內）的肚里灌进了二百二十万或二百四十万公升的白酒。这可不算少呀！

* * *

“談到各种专卖权的事，人們可以把印度支那比拟成一只被紧紧綁住的肥胖的麋鹿，它在一群貪得无厌的鷂鷹的撕啄下，正奄奄一息。”

在白酒专卖公司中拥有股份的人，很多是印度支那最有势力的人物。所有統治部門在股份公司中都有其头面人物的代表。这些大官对公司多半很有好处，这是不容置辯的。

为了解决公司与人民的糾紛案件，司法部門的代表計有：

高等檢察官二名，

檢察官一名，

書記官一名。

为了镇压反对专卖制度而可能发生的事变，军事部门的七名代表是：

少将一名，
中校一名，
高级军医二名，
少校一名，
大尉二名。

行政部门的参加对经营的收获最具有保证：

统监一名，
财政主事一名，
金库总监一名，
邮政检察官一名，
簿籍主事一名，
管辖官员一名，
教授二名，等。

最后是可尊敬的葛黎曼登老爷——布衣德董区域议员。

* * *

在马赛举行的殖民地博览会中，沙罗老爷曾经大声疾呼：“法兰西应该往这儿看，并应该以此而自豪！”果真如此。那些冷淡的突尼斯的骆驼仁兄正在威武的西非洲的鱷鱼老弟旁边打呵欠；那些可爱的马达加斯加的鱷鱼老弟们，正和几头大模大样的印度支那牝牛姐姐亲密地谈心，真的，从来没有过这样亲切的融洽。而传说中的马赛港的沙丁鱼姑娘，面对着殖民地兽类这样和平的涌现，她以一位好心肠的主妇^①，站着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来参观的人，以饶有趣味的心情看着某一位总督的带有历史

性的长儿；看着达尔勒统监大人的一把劍，这把劍會用来刺戮北圻犯人的大腿；看着官老爷伯雷厄的一束火把，这一束火把曾經将乎阿沙的二百多名“土人”活活烤死。

喀麦隆^②館特別引起人們的注意。这里，在一块木板上写着如下几句爱国的标語：

“以前德国人向喀麦隆輸入了很多酒。現在，法国人則在这里禁酒！”

可是，有一双机灵的手，在那块木板下面，貼上了沙罗老爷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他的下屬應該在越南的各乡村，增設販賣鴉片和白酒的代理公司。同时，附上批語：

“可是越南呢，在一千个村落中，就有一千五百間販賣鴉片、白酒的商店和那么十所学校呀！”

* * *

这是一名官員在山西省——北圻的一个省份——当地方长官之后的一件滿有意思的故事。

这个省人口約有二十万。可是当必須增加白酒的銷售量时，該省人口就像閃电一样快地驟增到二十三万。但这二十三万人依然喝得太少，所以山西省的統监大人就忙忙碌碌化了整整一年，終于把白酒的銷售量增到五十六万公升。

我們的大人馬上升了官，而且还获得奖励。

C先生說，有另一名統监把上級的一封信給他看，信里面有一

① 請參閱本書《話說禽獸之類》一文有关沙丁魚故事的注解。作者在这里用此典故，意在諷刺殖民主义者毫无意义的揮霍——把它的殖民地的各种獸类陈列到馬糞来。

② 喀麦隆原是德国在非洲的屬地。1914—1918年世界大战之后，割交法国管理。

段是这样写的：“按照人口平均計算，X府的白酒銷售量已經比Z府的下降了。你可曾想到必須采用什麼措施，以便為其它地方做出榜樣？”統監被如此間接的警告之後，馬上召集該府的豪紳，向他們分析，他們的白酒銷售量這樣少，原因是他們自己釀酒。為求得平安無事，各鄉立刻按照人口買足規定數量的白酒（就是說，辦事處為他們規定了應喝的數量）。

人家已經實實在在規定——不管合法不合法——每一個本地人在一年中應喝的酒量。而每當人家說到每一個本地人時，請不要以為人家只算的是成年人，而是算全部人口——從老大爺、婦女、孩子、直到吃奶的嬰兒，這些人份下的酒，人家強迫他們的親朋替他們喝下去。代喝的酒不只是一公升，而是兩三公升。

有位北圻某鄉的人，在恫吓之下，被迫必須喝酒，曾經向法國官老爺申訴：

“我們連飯都沒得吃呢。”

官老爺說：“你們一天慣吃三餐，現在只有減掉一餐，必要的話，就減它一餐半，以便能夠購買國家的白酒。這不就行了。”

過去當地人慣於隨便拿個酒瓶去買酒，目的是為了能夠少買一些。可是現在人家對酒瓶却規定了一定的容量，買酒的酒瓶的容量必須是一公升或半公升。越南人喜歡喝的是從二十到二十二度的酒，而現在，人家強迫他們喝的酒是從四十到四十五度的。過去他們喝的酒是用上等原料，用最好的米釀成的，味雖辣但甘甜可口；而今天，人家硬倒進他們口里的酒却是用便宜的大米，加上化學劑釀成的，味道很難叫人喜愛。

專賣公司的老板們曾經發出一個通知，要他們的職員把水摻進酒里：在每一百公升酒里面，摻進八公升冷水。

这么算起来，全印度支那每天售出五万公升白酒，其中就掺进了冷水四千公升，每公升市价三角钱，每天四千公升就是一千二百元。而一个月则达三万六千元。这么一来，单只冷水，专卖公司每年就获得四十三万二千元，即四百万法郎的利润。

这么看来，就可以知道专卖者在印度支那所售的白酒度数和味道，并不为印度支那人所喜爱，因此，人们就强迫他们购买。

政府经常有紧急的开支，必须为总督府不断增长的经费付款；必须为借债一项支出巨款；必须建设军事工程；为了供奉一大群硬从巴黎派来的公务员，即使没有实在的职务，也必须制定一项新的薪金科目。因此，政府想尽办法催促它的公务人员——从统监到最低级的执行人员——必须强迫人民多购买白酒。

第三章 总督、统督老爷们

(一) 福尔老爷

福尔是达荷美的地方长官老爷。他的统治，棒得叫无论哪一个当地人都对他有怨言。为了冲淡公愤，人家就假情假意地派来了一位检察官员。这位检察老爷检查“周密”得连人民的申诉书都不看就打起包袱溜之大吉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从波多诺伏的“法兰西—伊斯兰行动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信。信里有如下主要的几段：

“在法国人还没到达荷美之前，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波多诺伏很久以来就有一位伊斯兰教的教长，他专管伊斯兰教团体的财产及料理祭祀事宜。

按照慣例，伊斯兰教教长应由选民會議选出。选民會議在那些虔誠的、德高望重而又当过多年副教长的人中，选出教长。尤其是，在职的教长，在他逝世之前，将提出意見，荐举一位够資格的副教长以承继自己的职位。

这时候，教长的意見是一个决定性的意見。

吉苏牧教长在逝世之前，曾荐举沙魯古副教长为继位人。选民會議和大多数伊斯兰教徒都表示贊成。

吉苏牧逝世之后，照例應該是沙魯古当选为教长。可是伊雅西奧·巴雷多这个东西，却凭借地方长官老爷的势力一意孤行，阻撓沙魯古当选，同时，强迫伊斯兰教徒必須承认拉华尼·郭索哥那个家伙（他的朋友）为教长。而郭索哥和他都只是在口头上信奉伊斯兰教。

巴雷多看到伊斯兰教选民會議和多数选民起来反对非法推举郭索哥一事，他馬上拜托最高首領——弗基——出面干涉。弗基信奉的是与伊斯兰教迥異的拜物教。他倚仗政府势力，强举拉华尼·郭索哥为教长，完全不考虑伊斯兰教徒的願望。

再說，如果拉华尼·郭索哥是一个善良的伊斯兰教徒，那我們对这种‘推举’，也就姑且装聾作哑，无奈郭索哥却是一个人間从未見过的不法之徒。我們这么說是有凭据的：

郭索哥出生于拉格斯（屬英屬尼日利亚^①），他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人，因为在尼日利亚犯了杀人罪及其它許多罪惡，所以被英国殖民地当局通緝。

当时的达荷美总督老爷立即收容了这个英国殖民地的不法之徒，同时，还給他賞功似的派他到沿湖各乡，如阿波托奴、阿尔尔、

① 尼日利亚，在西非洲。1922年，尼日利亚是英国殖民地。

阿朗干但等乡去当会长。今天，这一带的人民，对他的卑劣和罪行，无不触目惊心和叫苦连天。

我们在属波多诺伏市的阿巴沙街坊有一座教堂。法国殖民地政权摧毁了这座教堂，将其变作公共场所。对此，当局赔偿我们五千法郎。

赔款不足重建一座新教堂。我们独自展开了一次募捐，得款二万二千法郎。在采购物资和支付工钱的小组委员会中，有巴雷多的一份儿。

副教长比西利鲁则掌管保险箱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巴雷多立刻掌握了保险箱的钥匙，他利用这个地位，亏空了公款二千七百七十五法郎。采购物资小组委员会被迫只好把他撤职。

巴雷多一气恼就立刻向总督老爷求援。于是总督老爷马上施行了一些对付我们的独裁措施，阻挠我们建设教堂。

总督老爷在违反教规推举郭索哥为教长一事中，已经当了巴雷多的帮凶。由于巴雷多的阴谋，现在波多诺伏的伊斯兰教徒已经分成两派。这种情形，伤害了伊斯兰教徒的团结、伤害了我们的自由传教，和引起了大混乱的局面。”

(二) 隆格老爷

下面是摘自伯纳大校在1922年12月6日寄给《法兰西共和报》一信中的几段文章。伯纳大校是谁？——上稟部长老爷，请老爷放心好了，大校不是一位共产党人。那封信这样写：

“印度支那出口货的数字，不但正处于停滞之中，而且甚至在减退着。1914年，印度支那出口蚕丝四万五千公斤、玉米九万九千吨、茶叶四百八十吨；而去年出口的蚕丝只有一万五千公斤、玉米

三万二千吨、茶叶一百五十六吨而已。

人們还以为，目前印度支那政府正积极地进行着一些开发殖民地所必須的巨大工程。可是，从1914年至今，他們从沒有鋪过一公里铁路，或开过一公頃荒地。十几年前，沙罗老爷曾經向政府呈請通过一項建設計劃，這項計劃包括：鋪設一条从宜安到东河的铁路，四个大型农田水利系統。五年多以来，所有这些工程都停了下来，借口是沒有經費。可是，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印度支那政府却拿出六千五百万元（即四亿五千万法郎）去兴建大馬路和官邸。請法基耶老爷想一想这个数目字吧！兴修了給小汽車跑的馬路，这些馬路却从沒有运输过任何一吨貨物；为了給那些不計其数的公务人員——他們像热带茂密的树木一样正繁殖着——建筑官邸和公署，而化掉了近五亿法郎，可是，与此同时，那些被认为最需要，并且获得参議院通过的工程，却被擱置起来。

可是，請別以为人家有意要在印度支那改变什么方式。——为了完成1912年的計劃，隆格老爷曾經向参議院申請允許发行公債。現在，他又作第二次发行公債的申請。目前，那些指揮开发印度支那的人，看起来已經安了这样的心，如果人家不預先給他們貸款的話，他們是不会干出任何一件实在有益的事的。至于在战时或战后所积累的金錢，則如果参議院不使他們規規矩矩的話，他們是随时准备手儿一揚就把金錢拋到窗外去的。”

（三）嘎比老爷

馬达加斯加^①总督嘎比老爷剛回法国去。像他所有的同行——总督老爷一样，对他的殖民地的进步、富饒、忠誠、安居乐

^① 馬达加斯加，是东非洲、印度洋中的一个島。

业、有組織、有这个草案、那个計劃等极为滿意。这是各位特命全权总督老爷的一个千秋万載、永恒不变的皮包，而这一次，又輪到嘎比老爷殷勤地为那些要参观的人打开皮包……。在所有这一切古老十八代的詭詐的手段上，嘎比老爷极其巧妙地耍了另一套詭詐的花招(或者說，学了別人詭詐的花招)，这一个詭詐的花招果然精妙无比，那就是开拓殖民地的花招。讓我們欢迎剛回来的总督老爷吧，并允許我們这样詢問閣下：

“是否殖民地部檢察团的肥皂不够抹滑^① 总督老爷的头和抹滑一条斜坡路，以便有朝一日，总督老爷在这方面失足好滾回宗主国去，并永远地、一生一世地呆在宗主国？”

是不是总督老爷的几名能干的走狗，为了挽救老爷的面子，而給老爷办了一席餞別酒？是不是他們为了这桩事跑得渾身大汗，因为除了酒席筹委会外，連一个无聊鬼也不来参加宴会？

是不是总督老爷的爪牙們准备呈文申請，要求再派他們所爱慕的总督老爷回来？可是又不敢把呈文公开，因为怕有什么指控的状子起訴？

最后，是不是当地人民曾經对閣下說出了这样亲暱的临別贈言：‘算了吧，嘎比老弟！很希望永远不和你相見了！’”

(四) 麦尔林^② 老爷

“幸福”的是，二千万越南人民的命运掌握在馬第安·麦尔林老爷的手里。

^① 抹肥皂，激烈譴責之意。这个詞原譯自法語 Savonner 一詞的本义和轉义。

^② 馬第安·麦尔林，是一名殖民主义者，他在法屬非洲的統治机构中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从 1922 年至 1925 年，他任印度支那总督。

你們将会問我：“这麦尔林老爷是誰呀？”他是这样一位老爷：曾經在岡比亚群島当过統治老爷，后来，任西非副总督，最后，在那里升任总督；这位老爷在他自己的一生中，拿出三十六年的工夫，把法兰西的“文明”塞进当地人的脑袋。

也許你們这样把一个对印度支那啥也不懂的人，派来掌握印度支那的命运，是对印度支那搞一出大滑稽戏吧！

对！这是一种时髦的派头，有一位同行的朋友告訴我們說：在殖民地部里，任西非司司长的是前印度支那的一名統監；相反地，前西非的一位統治老爷却負責赤道非洲司的职务；研究有关馬达加斯加的各项問題却交給前苏丹的一位官員負責；至于在殖民地博覽会中，代表喀麦隆的人却又是一位从未到过喀麦隆的官員。

所以，在到印度支那去开化印度支那人之前，麦尔林就决定开始把那些死在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人——那些为“祖国”、为“公理”、为“文明”等等而死的人呀！——进行开化。

对那些“偉人們”來說，在义塚中打哈哈，是一种乐趣，可是独自发笑怕不是愉快的事吧。因此，麦尔林大人就向那些获得留学的越南青年下了命令，要他們必須跟着大人到諾江·許阿·馬尼的公墓去，在那里，在麦尔林老爷隆重的見证下，他們将宣讀一篇演說詞。可是在宣讀演說詞之前，必須先把它呈上总督大人檢閱。他們已經照这么办了。总督大人檢閱之后，认为演說詞过激。于是乎就把它撤掉，并換了另一篇由大人亲手拟定提綱的演說詞。

这一篇在官大人的厨房里煎炒过的演說詞，当然就充滿着“忠誠”和“眷恋”的气味了。

如果死去的人会像巫师所說的能够講話，那么，葬在諾江的越南人的鬼魂，一定会这么說：“总督大人呵！感……謝大人……可

是請大人給我……滾蛋！”

(五) 庶黎米·乐媒老爷

我們在《殖民地編年史報》中讀到下面这一消息：

“我們获悉前殖民地統督、前印度法屬領地議員庶黎米·乐媒正被法庭起訴。他是由管理处弗勒容先生所委任的某銀行行长。这所銀行已經在两年前宣告破产。

这便是那名无賴在功名路上应得的下場。”

呵！呵！这么說来，在高貴的殖民地的总督和議員群中，也有无賴之徒啦？誰想得到呀！

(六) 烏得萊^① 老爷

烏得萊老爷是南圻的一名議員(他是南圻人，就像罗地^②是土耳其人一样)。他在議院讀过演說詞，并且在西貢钻謀着做生意。既然是議員，他就不間断地收到議員的薪俸；又是殖民主义者，他便又可以不用納稅。这一位“廉正的人民代表”老爷，有一个二千公頃的庄园，十五年来，从沒有納过一个銅板的稅。当稅务局要求他照法律納稅时，他回答說：謝謝。因为他是一位議員，所以人家不敢碰他一根毫毛。

就是这一位烏得萊老爷，有过一段時間，他曾担任南圻的

① 厄尼斯·烏得萊，法国殖民地的高級官員，法国議院中的南圻議員。

② 比厄·罗地(1850—1923年)，法国的文学家，写过很多外国題材的小說，特別是日本和土耳其的。在这些作品里面，很多時候，作者以自己的想像代替了对当地人民的心理和風俗的实际認識。当他把那些陌生地方的人民和風俗美化时，罗地仍然站在“优等民族”的立場上，歌頌帝国主义。罗地曾住在土耳其，他跟土耳其人一样穿扮，并娶土耳其人为妻。

統督。

南圻是由一名統督統治的，而統督是由法国總統委任的。为了完成自己的“崇高”任务，这一名高級官員，凭借着一个所謂的殖民地議會（包括有法国人和越南人）。这个議會最重要的职权之一是通过殖民地每年的財政預算。請允許我們說句老實話吧，這一項財政收入的来源是越南人民所繳納的各項直接或間接稅，支出的款項，在原則上（从来就沒有在实际上）必須是为有利于越南人民的公益事业。总之，越南人民的权利就托付在这个殖民地議會里。可是在这个寶貴的殖民地議會里，法国人却比越南人多——法国人十八名（其中十二名代表是經选举选出的，另六名則是各公司、商务处、农业处……的代表），越南人六名。就算你每次都全数出席吧，可是越南人的六票，有什么本事能反对法国人的十八票呢？因此，政府可以任意做它的預算，因为所有的預算都可以肯定地看作預先获得了通过。

事情几乎一直是这样进行的。因此，1905年，烏得萊統督老爷、現在是南圻的法国人議員，就以这种办法，把田地稅增加了百分之百。增稅之前，田地稅本來就已經太重了。增稅这件事，使烏得萊的名声永远活在越南人民的脑子里，是它，使殖民地議會的越南人代表全体辞职！——有什么要紧！烏得萊以另外一些人代替那些辞职的代表，这些人是他亲自选出来的，然后强迫越南的选民去选举。投票之前，烏得萊的一名爪牙——边和省的統治官員馬斯伯罗，不是把該省的全体选民都監視起来，不讓他們和候选人接触嗎？人家用懲罰来恫吓他們，强迫他們要投裴世欽——烏得萊所指定的候选人——的票；同时，阻止选民，不讓他們再选那一位剛辞职的代表——怀先生，因为他竟愚蠢地不照烏得萊的意旨办事。

第四章 統治老爷

(一) 圣特老爷

你們是知道的，一向來，各殖民地被称为海外的法兰西，而這些海外法兰西的法兰西人，則全是些越南人、馬尔加什人，或某某族人等。因此，什么事情在这边^①认为对的，那边就认为不对；或是那边被允許的事，这边却被禁止。比如：在那边，所有的法国人都被允許用鴉片使当地人愚昧，他們的鴉片賣得越多，就越受到人家的敬重；但在这里，如果你試賣一賣这种毒品看，你就会立刻被抓起来。在法国，一名高級的公務員，仍然可以穿一件內衣上街去，反之，一位“土著”皇帝，甚至在家里或害病的当儿，也无权穿着本地的衣服。

前突尼斯国王抱病在床，因此穿着睡衣接見总督老爷。这已經太岂有此理了，但更坏的是，国王的两个孙子，竟忘記向总督老爷敬礼。这么一來，两天后，就是說，剛够你考慮的時間，总督大人便穿起戎服，帶領兵馬，到王宮去，強迫国王向他道歉。——这才是道理呀！你是一个殖民地国王，并受圣人老爷的保护，尽管是圣父、圣子或圣灵^②也罷，你也无权害病。至于这些“土著”的“小猴子”們，你們該曉得，當你們一旦在民主的、温暖的卵翼下成长，你們就不該笑、不該玩，而必須学好循規蹈矩的拜揖呀！

^① 指法国。

^② 作者以‘三位一体’(Trinité)的典故諷刺圣特总督老爷。根据該典故，共有三圣，即圣父、圣子和圣灵，三圣合而为上帝。

印度支那也像其它各殖民地一样，有不少“保护老爷”，常常喜欢把那些不快快当向他們致敬的“土著”揍得“粉身碎骨”。可是他們从沒有使用军队来要小孩子向他們致敬。当然，他們并非誰都是总督老爷嘛！

尽管这一“严重的事件”已經在議院的讲坛上被揭露了，并照雷蒙德·普恩加賽先生的話說，它可能伤害了法兰西的威信，但如果我們指責圣特老爷为“失敗主义者”时，則我們也将不免无理了；而且也好得有这一次和平的、亲善的、稚气的显示力量，从此之后，当地人将懂得怎样向一位“白色弟兄”拜揖了。誰都記得，在这之前，当米勒朗老爷到非洲訪問时，当地人去迎接他，为了向这位保护国的元首表示深厚的忠誠和尊敬，他們就曾經把衬衣拉在褲子外面。

(二) 达尔勒^① 老爷

不久前，人权协会^②的志要，刊登了該会主席伯第郎·彼时松先生致殖民地部部长沙罗老爷的一封信，道及1917年，印度支那太原省的起义和对这一起义的镇压經過。

这封信明确地指出太原省統监达尔勒老爷应負的責任：正因为达尔勒老爷贪污，才爆发了这一次起义。西貢法庭也于1917年对他判定了罪状。

① 达尔勒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統监，殘酷的臭名昭著。1917年8月，太原省士兵由于受不了他的殘暴統治，遂振奋起义(由梁玉眷领导)。印度支那总督安伯·沙罗只好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去，但却調到了更好的地方。

② 法国資產阶级的一个民主組織，成立于1898年。这个会拥有知識界和法国政治活动家的代表，适值法国执政者在通緝袒护德勒福斯的文学家厄米勒·苏拉，它提出保护資產阶级各种自由权的任务。

可是，誰想得到达尔勒老爷却没有受到任何行政处分。相反地，他却被举为西貢市議会的議員。至于法庭对他的惩罚，則很可笑：仅仅交納二百法郎的罰款。

这位达尔勒老爷果然是一位有才干的統治者。他的統治本領，是当他还在拉丁区坊^①卖稀粥时就学会的。

当年，达尔勒老爷正在傾家蕩产和負債纍纍的当儿，却依靠了一位有势力的政客的抬举，被派到印度支那，充当一名統治官員。

他儼然成为人民数以千万計的一省之長了，并且还授以絕對权力。他既是省长又是乡长，既是审判官又是書記官和督稅官，总之，一切权力，全在他掌握之中。关于对本地人的案件审判、稅务、所有权、生命和財產，公務人員的权利，里长、正总的选举等，总而言之，全省命运都付托于这位当日卖粥仁兄的手里。

在巴黎时，沒有办法以剝削顾客而致富，到北圻之后，他便想办法撈回油水，以肆意逮捕、监禁和陷害越南人的专橫手段，去夺取他們的財產。

以下二三事，說出了这位可貴的統治老爷的独裁統治，而这便是法兰西共和母国为了开化我們而雅意派来的老爷。

一些本地人的“志願軍”（！）被調到省会去补充炮手，所以他們必須檢查体格。因为文盲和畏怯，因而回禀迟鈍笨拙，統監大人便喝叱、咒罵、拳打脚踢，木棍儿沒头沒臉地打下来。

还有一回，因为三名藍帶兵給溜了一名囚犯，达尔勒老爷便极其殘忍地毆打了这几名士兵。他捶打他們，抓住他們的头发，把他們拖在地上，并且拿他們的脑袋撞击法院的墙壁。

当他們审問犯人的口供时，达尔勒老爷以官老爷的佩劍刺进

^① 巴黎的大学生区。

犯人的大腿，有些犯人回到牢里时，便不省人事地倒下去。

一群衣衫襤褸的、瘦削的、飢餓的犯人，他們在天曠曠亮的时候就被拉了起来。他們的脖子扣上枷、脚下鐐鎖鐺鐺，这个人的脚和另一个人的脚綁在一起，他們在一条剛鋪上鵝卵石的路上拉着一辆巨大的压路机。他們已經是筋疲力尽了，在烈日如焚底下，吃力地拉动那笨重的压路机。驀地里，統监老爷来到，按照常例，老爷随身带着一根粗大的哭丧棒，接着，他突然无故地冲进那苦难的人群，以不可想像的殘忍和野蛮，沒头沒脑地毆打他們，边打边罵，罵他們是懶惰的东西。

有一天，我們的这位开化者在責罵一位欧洲籍職員之后，不知該把怒气发泄在誰的头上，他便在案头拿起一把铁尺，把一个与事情毫不相关的越南籍文书的两个指头砸碎了。

另一天，官老爷用牛筋鞭子，就在一名“土著”上士的下屬面前，往上士臉上抽打。

又有一回，有几名兵士違背了官老爷的意旨，官老爷立刻把他們活埋，当土盖到他們的脖子上，当他們奄奄一息的时候，才把他們挖出来。

每逢官老爷到有民伕干活的公路上去視察时，被官老爷用铁錘、鋤杆打跛了腿的，为数总有半打。这些筑路的民伕全是被強拉来干活的，每天的工錢只有一两个銅板，哪一天，他們不去服役时，就必須以十五个銅板繳納免役費。

有一回，在一个工地上，官老爷从一名哨兵手里搶过一杆枪去打一名犯人。犯人閃开了，官老爷就以这杆枪，轉过来揍那名士兵。官太太——堪配官老爷的賢夫人——也立刻参加进来，打了犯人、罰了士兵，直至过了癩才罢休。

有人曾經看見，這位統監老爺用哭喪棒把一名上土的腫人都打得突了出來。大人還干出很多其他“崇高”的事情，可是在這里，恕我們沒有辦法講得完。

所有這些事情，每個人——包括他的上級，即總督老爺、欽使老爺、統使老爺在內——都聽到、看到。為了獎勵他這種“堅決”的精神和極其“共和的德行”，這幾位老爺們，竟不遺余力地提升他。

（三）布第諾、波端和其他高貴的老爺們

不管展覽會如何熱鬧，不管演說詞如何呱呱叫，不管帝王怎樣出巡，不管報紙的文章如何華麗，印度支那的情況仍然不妙。

廉正的統治老爺拉安剛離開被告席，而接下來的很多其它案件，又使輿論嘩然。

首先，是布第諾案件。布第諾是一位標準的開化者，是一位貪婪的統治老爺。在他的各個被控告的案件中，讓我們摘錄如下事件：

新安鄉是一個駐有區公所的地方，該鄉曾經撥出公款，並又向外貸款，以便建設一所發電廠。發電廠的經營非常發達，因為各項收入比支出多得多。不但如此，鄉里和街道上，還可以免費享用电力的照明呢。

可是突然，這一位頗聰明的統治老爺——布第諾先生不知怎樣巧妙地鑽營，新安鄉竟無償地把發電廠讓給了一名包攬商，嘗到了為公所、街道支付電費的妙處。現在，新安鄉已經看到，如果必須撥出成十萬公款，去贖回這一所無償地讓出去的發電廠的話，仍然是有利的。這樁事簡直像一篇小說似的，其中那一名統治老爺的狡詐的、聰明的天資，以不可想像的無賴的措施大顯了身手。

使輿論嘩然的第二个案件是代阿案件。一位印度支那的同行对这个案件这样写道：

“我們正生活在一种实在……实在很不平凡的气氛里；布第諾案件、侶努案件未了，就又听到代阿案件啦。

代阿老爷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是海防一間法国人的大洋行的經理。他去找海关主任斯加拉老爷，并預先送給他一万美金的茶錢，以便同政府訂一次販賣鴉片的合同。代阿老爷所以敢于这样做，必然有充分的特別理由，使他认为这种勾搭是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如此說来，在印度支那的政界中，賄賂是一件平常的事了。所有有权勢的人，都是这样以权勢去做买卖，他們使私囊賺了很多錢，却使社会受到不少毒害。”

如果太原的嗜血的統監达尔勒老爷选进西貢市的議會，而波端老爷——哇凌法官正焦急地等着审訊他——仍然担任印度支那的总督的話，那么，对于代阿和布第諾老爷之流，最少也应该給他們別上奖章才对呀！

第五章 开化者們

請問在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密探局里，不是有一个法国人員名叫C某的嗎？不就是这一个C某在富川“公干”之时，曾經强迫那里的越南人必須称他为大人，并对那些沒有快快当当这样称呼他的人，給以殘暴的毆打么？不也就是这一个C某鸡奸了一名侍卫兵么？原来，在印度支那这个天堂里，人家是有权为所欲为的呀！

* * *

1922年12月間，在西貢有一名法国警察中士，在酩酊大醉中，

闖进一个当地人的家里，重伤該家二人，其中有一个是妇女。

当預审推事問供时，这一名警察供述：他啥也記不清了，同时还狡辯說，他没有醉。

相反地，各位证人，其中有一名欧洲人，却确认在这一凄惨的案件发生时，这位負責治安的人員，果真处在失常的状态中。

其实，醉或是癩都无所谓，我們悬切地希望这一位开化者的勇敢行动能够获得勳章。

* * *

在殖民地，只要有白色皮肤，那你就是高貴的人，就屬於上等人种。为了維持这一体統，最低級的海关人員，最少也有一个佣人，一个“僕欧”，常常是用一个“兼理一切杂活的奶媽”。

殖民地国家的佣人很听使喚，同时工錢又很低，因此，有很多殖民地公務人員到法国去休假或退休，都連佣人也带去，就像住在瑟堡市^①加諾街的約翰·姆……利宜老爷一样。他从印度支那回去，就帶了一名僕欧，每月工錢三十五法郎。不用說你們也知道，这一名僕欧被强迫着从天曠曠亮直忙到深夜。在那个家里，沒有星期天也沒有任何节日。再者，人家給他吃得很差，住得很坏。

有一天，約翰·姆……利宜老爷要把这一名“被保护者”送到乡下去鋤地。他不肯去，因为在这之前，他曾經尝过这位高貴主人在乡下的“幸福生活”的味道了。

这位老开化者立刻火起来，老爷把他結結实实揍了一頓，并且把他赶出門外。尽管这名“土著”多次央求，但約翰·姆……利宜老爷仍然不肯把他的一些私有的东西如衣服、箱子、錢币等还給他。突然被赶出去，不懂法語，空着两手，沒有亲友，无依无靠，現

^① 瑟堡，法国北部的一个海港。

在，他正处于极其穷苦的境地中。

* * *

殖民地的公务人员是造成殖民地物价昂贵的灾难的主要原因。要想知道这种寄生性的灾难怎样加重了财政负担，就是说，怎样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请读如下的数字：

英属印度，三亿二千五百万人口，欧洲籍的公务人员是四千八百九十八名。

法属印度支那，一千五百万人口，欧洲籍的公务人员是四千三百名。

这就是说，在英国属地里，每六万六千一百五十人中，有欧洲籍的公务人员一名，而在法国属地里，只三千四百九十人中，就有一名欧洲籍的公务人员。

在印度，关税部门有欧洲籍的公务人员二百四十名。

在印度支那，关税部门有欧洲籍的公务人员一千一百名。

在印度，邮局有二万六千所，欧洲籍的公务人员二百六十八名。

在印度支那，邮局有三百三十所，欧洲籍的公务人员有三百四十名。

为什么这类吃预算的人在印度支那竟如此之多呢？因为殖民地是人间的天堂呀！在那里，除了一两个极其罕见的场合之外，其他全是宗主国各政治、财政、新闻等部门所吐出来的渣滓，它们在印度支那找到了繁殖的肥沃土壤……。让我们从头号人物——总督老爷讲起吧。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无私的法殖民者曾经这样写：“各位总督老爷到北圻去的唯一目的是：为他的朋友、子弟、亲属和那些在选举时能为自己的靠山进行运动的人，安插位置，而他

們常常是些負債累累、被債主追逼的人，對於他們來說，一定要有錢才行……。”

對於那些想寫殖民地的輝煌開化史的尊貴作家們來說，那場被稱為公理和正義的戰爭，將是一個無窮無盡的史料泉源。安伯·沙羅老爺在興高采烈地雄辯之時，曾經這麼說：“曾經把我們引向勝利和把我們的旗幟插遍亞洲、非洲而受到法蘭西輿論歌頌其光輝戰績的大多數將領，他們主要是在征服殖民地的戰鬥中獲得了鍛煉。”

“不曉得是不是魔鬼在日內瓦作祟？”《日內瓦報》曾經這樣揭穿——內容是坦率的，就是言詞略欠和氣——說：“法蘭西共和國政府為了撈回1870年的失敗而找尋殖民地；法國人把征服殖民地看成是他們在歐洲不得志的一種補償；法國軍人幸運地獲得在那些容易打勝仗的戰役中逞能的機會。”

聽了這樣權威的證實之後，而你還一味不肯相信征服殖民地只是一種文明的使命和地地道道的人道行為的話，那就算了！

* * *

(一)基諾多老爺失竊五千法郎。為了迫使為他干活的“土著”們招認，這一位好心腸的主人和偉大的開化者就把他們電刑訊問。可是後來，人家查出了做賊的並不是土著們，而却是另一位開化者——基諾多老爺的小少爺！儘管如此，基諾多老爺仍然平安無事，而八名為他干活的“土著”直到現在還躺在醫院里。

(二)翁拉老爺——一位開化者兼商人，他沒有按期把工資發給那些本地的人員。有一名本地人就托一個監工向他的主人要回所欠的工資。翁拉老爺立刻把一張紙條交給監工，上面寫着如下幾個字：“告訴那個豬糞，拿屎吃，只有這種東西，才適合他的

胃口。”

这桩事情 1923 年发生于突尼斯，恰好是米勒朗总督老爷出外视察的时候。

* * *

当人们有一副白色皮肤的时候，那他就俨然是一位开化者。而当他已经是一位开化者的时候，那么，不论他干出了什么野蛮的事情来，他仍然是一个比较文明的人。

因此，南部的一位路政干事老爷，就曾经要那些在路上碰见他的越南人，必须按照一个战败的民族对战胜的民族的仪式，向他拜揖。

有一天，一个越南籍的文书从他的办事处出来，他边走边看着一部小说，当看到诙谐的一段，他不禁笑起来。恰在这时候，那位路政干事老爷走到。他立刻发起火来，一是，这名“土著”迷着小说，没看见老爷、没向老爷拜揖；二是，这一名“土著”走过一位白种人面前竟敢发笑。这么一来，这位开化者就把文书拉过来，在问了姓名之后，干事问文书想不想吃一记耳光。文书自然拒绝了这种太过豪爽的礼物，并且对这样一种平地起风波的事情表示愕然。那位法国的干事老爷就二话不讲，揪住这名“土著”的衣服，拉他去见省长老爷。

仍然是这位路政干事老爷，借口必须把房屋、园地拉齐，他下令，马路两旁的居民必须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内迁居、砍树和毁掉园地，不然，就将受到处罚。

事情如此，而人们对各殖民地的人民老喊不平为什么还感到愕然呢？

不只各位总督、统监为所欲为，而且连税关、警察局的人员以

至所有有一点权力在手的人，都使用权力和滥用权力去为非作歹，因为他们知道一定不会受到什么处罚的。

北圻宣光省的一名下士警察，就曾经把一名当地人打折了胳膊。

中圻大叻的另一名警察署长，发明了一种特别有趣的买卖方式，我们讲述出来，并谨献给尊贵的第奥和沙罗老爷。一天，警察署长老爷需要木板，他叫士兵到街上去买。其实话只是这么说而已，警察署长老爷哪里会拿钱给他们去买。尽管如此，士兵还是上街去了。他走进店里，选好木板就想带走，当然是没有给钱啦。卖木材的说，如果不给钱就不能把木板带走。士兵回去，把那名商人奇怪的要求向他的法国老爷禀告。

警察署长老爷大怒，立刻派出三名带枪的士兵去逮捕那大胆的卖木材的商人。卖木材的商人正害病，不肯走。士兵回来向警察署长报告。警察署长老爷就越加暴跳如雷，他立即加派三名士兵，和前三名士兵一起去抓那名顽固的商人，并严令不管死活，都必须把他捉到。

这一群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木材商店，并且就要执行警察署长的命令。

这时候，有个法国商人进来干涉，他袒护“土著”木材商，并写信给警察署长。可是这一位莫里斯·隆格总督老爷的坚强助手，却仍然不肯收回对木材商人的“召唤令”，并且告诉他说，如果他不来，就将碰到很多极其不利的事情。

这个“土著”木材商被迫抛掉生意，离开家园、故乡，远走他方，以避那位法国官老爷的“开化”怒气。

* * *

七个倒霉的越南人正划着一条长长的、单薄的小艇，小艇既顺着水，而且又有七把槳，所以像一艘汽艇似地疾速前进。隐没在老树丛后面的税关人员的船儿，刚从小河沟冒出来，法兰西的国旗在船尾飘扬。税关船上的一名水手喊着要小艇停下来。小艇上的人因为听不懂，所以还是往前划。法国税关人员的船儿走得很慢，因此赶不上。这一名税关人员就立刻举起步枪射击。砰！砰！一个正在划艇的人惨叫一声，就倒了下去。砰！又有一个人倒了下去。这时候，另一个欧洲人——经营砖瓦业——也恰好坐着小艇来到，他立刻在河道转弯处对“强盗们”进行突击。砰！砰！砰！果然是名神枪手！三发子弹，三条人命。小艇沉没在河沟里，死里逃生的只有两个人……。

另一天，仍然是这名税关人员和六名武装水手，看见一个穷苦的人躲在池里。这个人把身体埋在塘泥中，用一支竹管呼吸，竹管的一端含在口里，另一端冒出水面，上面有浮萍密密遮住。这名税关人员立刻把这个“强盗”抓起来砍掉脑袋，并把人头带回统监老爷的官邸去。其实，这个人因为看见很多陌生人闯进乡村，面目猙獰，身上带满子弹袋和插着手枪，手里还紧紧握着步枪，他由于过度恐惧而躲藏起来。所谓“强盗”者，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人而已。这一群税关人员走进村里的各间破烂茅屋，发现了三个子弹壳、一些糕饼和一把伐木的斧头。如此看来，这个村子无疑是一个造反和接济敌人的村子了！

一个刚从法国过来的年轻军官，到了一个村子，看见村舍静悄悄的，群众都聚集在庙堂的周围。这家伙以为自己已经落进了伏击圈里，就向这些无辜的人群扫射。其实，群众正聚在一块拜神呢。他们被扫射，遂惊慌四散。那名军官还一边追一边杀人。

一个“老北圻”说：“当我搭着一艘大商家的商轮到北圻的时候，你们可知道越南人的一条生命值多少钱？真的，不值一个铜板。

嗨！我还记得，当我们搭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的时候，人家拿酒出来打赌，在船上用十发子弹打岸上的越南人，看谁打中的最多，谁就获胜。

有些人带枪去抓人，夺取船只，以便讨取赎钱。

一连海軍陆战队行军到了永尚。按照礼节，地方官员要排列士兵、仪仗队出来迎接。该连的情报队长看见这个情形，命令队员向他们开枪，结果使多人丧命。

当一个作乱的人逃匿起来，抓不到的时候，人家就把整个村落都烧毁，比如说，人家就是这样把兴化周围的一带地方夷为平地的。

在一条偏僻的路上，人家看见一个越南人，挑着一担落花生，正七也倒倒地走着。看见我们走到，他并不逃避。人家就立刻把他抓起来并崩掉。

人家整天拿着木棒或刀把，揍越南人，强迫他们干活。

越南人是很善良、很驯顺的，但尽管如此，人家还只是以踢屁股去和他们讲话。

我们把越南的爱国者看成是强盗。比如上士阿云，他是一个反对统治、战斗了好几年的爱国者，在河内被斩首，首级拿到北宁省会去示众，尸体抛进红河。

宋维新在漫长的十年的绝望战斗之后，也被捕和被斩首。

潘庭逢——一位大官，他抗拒了十年之后，死于深林中。他虽然死了，但我们仍不饶恕他。人们到森林里去挖他的坟墓，把他的尸骸扔掉。人家甚至对那些安息在墓中的死人也报起仇来。

在广治省，一个喝醉了酒的法国籍护路下士，用枪把一个坐在

象背上的越南人‘打下’来，这个人的罪名，只是听不见或听不懂他的命令而已。

在巴地市的一名稅关人員，他也喝醉了酒，掄起一根木棒，打中他屬下的一名越南水手的脾臟，这个人當場斃命。

在大叻的一个法国包攬商，他杀死了一名越南藍帶兵。也是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位开化者，把一名当地人的木匠打得抱病而終。

有一名包攬商强迫工人站在水里，日夜挖一个地窖。很多工人都累死了，剩下的起来罢工。为了逼着他們出来干活，这名包攬商就亲自去放火燒毀罢工者的房屋，整个村落就在黑夜中熊熊燃燒起来。

一名炮兵准尉半夜里到了一家丈夫外出的越南女人的家里，女的不肯接待他，他就火起来，把她的家燒了。当然，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极其惊駭的。

一个中尉討了很多老婆，他曾經把一个少妇击倒在地上，用藤鞭子活活把她鞭死，只因为她不肯嫁給他。

巴逊公司的一名職員，是这样杀死一个越南铁路人員的：在殘酷地拷打了那个铁路人員之后，把他推进一堆紅灼灼的火炭上。”

* * *

韦宜·督东先生这样写道：世界上沒有哪个战败的民族，像各殖民地的民族那样被鎮压和虐待。

另外一位旅行家写道：“殖民地的生活，只能使个人的傳統的劣根性发展而已。对于那些嗜过战争味道的人來說，那么，殖民地的生活就更使他們沒有什麼道德意識，他們墮落、不肖和恶毒；对那些市僧和其他的冒險分子來說，就更使他們习惯于窃夺和搜刮

了。在法国本土，很少有机会干这些勾当，再说，警察是更可怕的！这里，那些家伙经常是在一只船上或一两个村落中，独自面对着五、六个土著人，因此，就比欧洲人在市场上更有条件进行掠夺和搜刮；同时，对那些反抗他们的农民，就对待得更加残忍了。”

又有一位旅行家说：所有法国人，当他们踏上殖民地的时候，就都这样想：越南人是低级的人，必须做他们的奴隶。他们把越南人看成是一些必须用鞭子去指挥的牲口。所有的人都惯于自以为是属于一个享有特权的新贵族阶级。不管是士兵或是殖民者，他们都认为自己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除了主人和奴僕的关系之外，别无其他关系。在他们看来，好像僕欧就是全体“黄种人”的代表。应该听那些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谈论“黄种人”，才看得出他们竟有那么愚蠢的轻蔑！应该看一个欧洲人怎样对待本地人，才知道这些家伙竟粗野、鲁莽到这个地步！

征服者非常关心被征服者的服从和恭敬态度。越南人不论在城市或农村，都被迫必须在欧洲人的面前脱帽致敬。

有一名暗探，对那些不称他为大人的越南人，都残忍地殴打。有一名税关人员下令，走过他门口的人都必须脱帽或下车。有一天，这位开化者，残忍地殴打一个越南妇女，因为这个女人虽然向他致敬，可是却没有叫他为“大人”。这个女人正怀孕，那名税关人员往她肚子上猛踢了一脚，害得她流产，几天后就死掉了。

各位保护老爷强迫越南人必须尊敬他们，必须驯顺、听话、礼貌，可是相反地，各位官老爷却像一位访问印度支那的作家所说的：“我们做尽了可恶的勾当，使谁都忍受不了。”这位作家还这样说：“在欧洲，人家把黄种人看成是蕴蓄着一切刁钻的狡诈的人种。虽然如此，但我们白种人也很少注意表示出自己是诚实和正直的。”

当那些修士在礼拜的时候，有些军官走去揪他们的鬍子。在一辆客車上，有个法国少爷痛打一名越南公务人员，因为他不肯让出座位，尽管那个少爷到得晚。

一位印度支那总督刚回到馬賽，人家請他赴宴，并向他提議，让正在馬賽的几位南朝官員也参加宴会。总督这样回答：“如果你們請那些安南官参加宴会，那么，請允許我也把我的僕欧带来。”

* * *

讓我們在这里摘录一个殖民地軍人出差日記的片断吧：

“当‘北圻’輪的旅客們正消遣、游乐的时候，輪船下面有几只卖水果、螺蚌的小艇。那些卖东西的越南人把籃子挂在竹竿头上，一直举到我們的手边。我們只費神挑选东西而已。照理應該給錢，可是人家却很有礼貌地把烟嘴、褲鈕、烟屁股等东西放进籃里（这么做，也許是要教育那些本地人做生意的誠实德行呢！）。有时候，是鬧着玩罢了，一个伙伙把一桶开水潑到那些穷苦的小販的背上。立刻，惨叫和划着艇儿避开的桨声乱成一片，小艇乒乒砰砰地互相碰撞。就在我的下面，一个被潑中开水的越南人，从头到脚都被燙伤了，他发狂地要跳下海去。他的父亲不顾一切危險，放下船桨，冲过去把他抱紧，逼他在船底上躺下。閃电般的搏斗刚一結束，另一桶开水，又从一只熟练的手里潑下来，这一回就輪到做父亲的被燙熟了。我看到那个老头子在船里翻滚掙扎，皮肤滾脫了，露出血紅的肌肉，他像野兽一样嗥叫。可是这种景象却使我們发笑，我們认为是怪有趣的事情。我們真是具备了一个殖民者的心灵了！”

在另外一頁，那个軍人这样写：

“我在北圻的这一段時間里，沒有哪个星期不看見几个头顱落地的。

在这些情境中，我只記着一点，就是我們比强盜还更恶毒和野蛮。为什么我們对那些即将处以死刑的人还施用这样凶恶的刑罰？为什么要用这些肉刑？为什么要把一群群的犯人押着走遍乡村去示众？”

* * *

前印度支那总督杜沒老爷曾經在法国下議院郑重地作了如下的发言：“我非常了解殖民地的警察。而且，我还让警察的人数有所增加，因为我认为警察的力量会保证本地人避免受到可能由一些殖民者所带来的欺凌。本地人对于警察是很有好感的。”

讓我們来看一看警察老爷怎样制造出“人民的好感”。我們應該說句老实话，这些老爷們对待地痞、流氓，从来总是和善、寬宏的，这是显然不容置辯的事情。可是对于那些善良的本地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們也不必提起 1916 年发生在西貢大監牢里的伤心的故事，当年，警察老爷們由于热心爱国，胡乱把人抓进監牢里，后来，无数无罪的人民都被判决和行刑。这些越南人的鮮血染紅了馬魏原野，纵然時間会把它冲淡，可是那些年老的母亲，那些寡妇、孤儿心上的創伤，却永远不能医好。制造这些惨案的罪魁——而警察是他們卑鄙的工具——却从来没有被提起公訴，也从来不被惩治。現在，我只提出一两桩特別的事件：

北圻有一名警察署长，他整天沿着各条沟渠巡視，說是为檢查沟渠的卫生。只要看見沟渠的水面上虽只有那么一根草儿，他也不問青紅皂白，立刻惩治附近的居民和胡乱罰款。

在南部西区，每条小河都設有一个警察站，檢查来往的船只，不許船只开快，不許阻碍交通，目的是避免在小河沟里发生事故。可是，設立一个警察站，那就好比树立了一座发出各种妨害交通建

警案和罰款案的閘門。来往于各个警察站的船只几乎都被罰款一至二元。这就是說，除了政府堆压在头上的各种雜稅之外，黎民还必须多負一层“亲爱的”警察老爷的河流稅。所以說，越南人民真是幸福，太幸福呵！

除了对那些最得力的人予以一般的提升之外，听说各位警察老爷还享有 20% 的罰款花紅！这是多美好的制度呵！

一張当地的报纸这样說：“本地人不再喜欢法国的警察，因为法国警察經常是善良人民的一个禍根。”

* * *

有一个叫做不西絨的家伙，看見一个越南人居然敢好奇地、大胆地望了他几秒钟，他就凶狠狠地跳过去打那个越南人，并对他的脑袋放了一枪，結果了他的生命。

北圻有个法国铁路人員，用藤鞭子鞭打一个里长，鞭打之后，还把他关进狗舍里。

別格老爷捶破他的車夫的脑袋。

包攬商伯列老爷曾經綁住一个越南人的双手，放狗咬他，后来，就活活把他踢死。

稅关主事狄飞老爷，向他僕人的腰腺踢了致命的一脚，使他当场毙命。

机械工亨利老爷，听见街上有嘈杂的声音，他才一打开門儿，就有一个越南妇女闖进来，后面有个男子正追过来，亨利以为这个被追的妇女是自己的“婊子”，他立刻随手拿过一枝猎枪，打了一响，那个男子当场倒下去死了。

有个法国人把他的馬儿拴在一个馬棚中，里面关着一匹本地人的雌馬。他那匹雄馬騰起来了，弄得法国人气炸了胸膛。他立

刻把那个本地人打得口、鼻出血，后来还把这个人吊在楼梯上。

一位教士（是的，是上帝仁慈的門徒）怀疑修道士学校里的一名本地人学生偷窃了他一千元，立刻把他捆起来，吊上屋梁打。这个可怜的学生昏厥过去。他们就把他放下来，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就又把他吊上去拷问。他被打得快要死了，恐怕今天已经死去。

等等，等等……。

法庭对这些人，这些开化者有没有惩罚呢？

有些是宣判无罪，其他的则一根毫毛也没有动过。

* * *

有个法殖民者窥见三名本地人赶着羊儿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草。他叫妻子把枪拿出来。他在丛林里窥伺，放了三枪，使三个人重伤。

另一位殖民者，他雇佣两名土著工人，名叫阿姆杜尼和奔奔克尔。这两个人好像偷采过他一两串葡萄。那位殖民者就立刻把他们两人喊来，接着，就用一条牛筋做的鞭子，不停地抽打他们，直到他们昏迷不省人事。当这两个人醒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保护大人就立刻叫人捆住他们的手肘，并且吊上去。尽管这两个穷苦的人已经昏迷不省人事，可是拷打仍然延续了四个小时，一直等到隔壁有人反对才罢手。抬进医院的时候，每人被锯掉了一只手掌，另一只手掌还不知道能不能够挽救！

* * *

一个五十岁的越南人，在南圻铁路局干了二十五年，被一名法国职员杀死。事情的始末如下：

黎文才先生指挥他属下的四个助手干活。他们的任务是，当火车将要开过来的时候把桥放下让火车通过，然后把桥吊起来让

船只往来。按照规定，在火车开过之前十分钟就必须把桥放下。

4月2日，十六点三十分的时候，他们中有一个人刚把桥放好并挂上了信号，就在这时候，有一艘公家汽艇开到，艇上坐着一个打猎回来的巴逊公司的职员。汽艇鸣起笛来。那个当地人员立刻走到桥的中间，摇着红旗，向汽艇上的人报知，火车即将开过。于是汽艇泊在桥墩边，那法国职员跳上岸来，怒冲冲地走向那个越南人。这个乖觉的越南人往才先生——他的“首长”——的家逃避。那职员拿石头扔他，并追上去。才先生听到人声嘈杂，便立刻走出来迎接这一位文明的代表，这名代表立刻叫骂：“畜生！为什么不吊桥？”才先生原来就不懂得法语，他只晓得指着红色信号来回答他。这简单的动作，使隆格老爷的同事火起来。他不分青红皂白，向才先生扑过去，在“揍了一顿”之后，他把才先生推进旁边的一个红火的炭堆里。

这名守桥的越南人被可怕地灼伤，必须送到医院去。才先生经过六天极其痛苦的挣扎之后，已经死在医院里。

那一名职员仍然无事，他一点也不用担心。就当人们在马赛展览粉饰了的印度支那的繁荣景象时，越南人民却正在饿死。在这边，人家歌颂着殖民地人民的忠诚，而在那一边，却在杀人！

当越南人民的生命被看成像狗一样不值一文钱的时候，总监察老爷黎拿只因为胳膊上擦破了一小块皮，就领到了十二万法郎的赔款。

* * *

用大炮弹对摩洛哥人民进行开化，还在继续着。

驻扎在休达的机动军队的一位指挥官向他的士兵这样训示：“我们应该把那些野蛮人全部消灭。摩洛哥的土地、矿产和农产都

丰富。我們——法兰西的人，文明的人——到这里有两个目的：一是开化这个地方，二是发财。”

这一名指揮官說得对，特别是他老实地招认了人們到殖民地去是为了掠夺当地人。因此，在十五年的保护里，三十七万九千公顷田地就落入欧洲人的手里，其中，三十六万八千公顷归法国开化者們所有。摩洛哥的面积有八十一万五千平方公里，假如这样的开化繼續下去，再不多几年，穷苦的摩洛哥朋友，将不能在自己的祖国找到一寸能够不受殖民主义者剝削和奴役的土地去过活和耕作。

第六章 国家机构的貪污舞弊

拿南圻的財政預算來說，1911年是五百五十六万一千六百八十元（一千二百七十九万一千法郎），1912年是七百三十二万一千八百一十七元（一千六百八十四万法郎），1922年，財政預算跃增至一千二百八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元（九千六百一十六万九千法郎）。只这么简单地一算，我們就看得出在1911年和1922年之間，这个殖民地的財政預算差額是八千三百三十七万八千法郎（那两年的印度支那币对法郎的汇兌率是一比二点二五和一比七点五零）。这笔錢花到哪儿去啦？花到公务人員的开支上去罢了，因为这些开支已經几乎百分之百地吞沒了收入总額。

接着是把可怜的越南人民用血泪换来的金錢，一笔又一笔瘋狂地揮霍掉。現在，我們还不曉得安南皇帝圣上到法国去游玩花了多少錢，可是我們知道单为了等待黃道吉日，好让竹龙^①御駕下

^① 作者給启定皇帝起的一个外号。

船，人家就已經賠償了波多斯輪停泊四天的費用，每天是十萬法郎（就是說一共四十萬法郎）。船錢四十萬法郎，招待費二十四萬法郎（還沒有把監視旅法越僑的警察費算在內）。為了支付向皇上和部長大人舉槍致敬的安南藍帶兵在馬賽的飯錢，又支出了七萬七千六百法郎。

因為談到馬賽，所以讓我們順便算一算看，在那兒舉行的殖民地展覽會已經花了我們多少錢。首先，除了宗主國的達官貴人之外，人家還從各殖民地邀請了三十名高級官員，這些東西，除了每天在甘尼比厄街^①恣意揮霍之外，還同時領到殖民地和展覽會的津貼費。光是印度支那就為這一場展覽付出了一千二百萬法郎。而且你們可曾知道，這些錢人家是怎麼樣花的？例如：為了搞出一個“吳哥宮殿”^②的模型，就花掉三百立方米的木材，每立方米市價是四百至五百法郎，總共花了一百二十萬至一百五十萬法郎。

還有很多其它的花費。為了迎送總督老爺，光用各種汽車和高級轎車仍然不夠，這些老爺必須有特別的專車，布置這些專車就花了國庫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法郎。

印度支那經濟衙在十一個月的活動中，就虧耗了印度支那的公款四十六萬四千法郎。

在培養未來的“開化者”的殖民地學校里，聘請了四十名各種各樣的教授，教導三十至三十五名學員。這就不知要花費掉多少萬法郎。

經常視察各殖民地的防守工事，每年花費了財政預算七十五萬八千一百六十八法郎。可是，這些視察大員卻從沒有離開過巴

① 甘尼比厄街是馬賽的一條大街。

② 吳哥宮殿是柬埔寨的偉大、卓越的古代建築物的遺址。

黎，而且老爷們对各殖民地的了解，也不会比对月亮的了解多些。

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其它的殖民地，那么不論在哪里，我們都看到这样的一种弊害：为了迎接一个半正式的“經濟”代表团，馬提尼克的金庫就“少去了”四十万法郎。在十年里面，摩洛哥的財政預算从一千七百万跃增至二亿九千万法郎，尽管人家已經削減了可能給摩洛哥本地人带来某些好处的开支的 30%。

* * *

一位从殖民地訪問回来的前議員老爷曾經这样叫嚷：“如果把殖民地官員和截路打劫的强盜相比，那么，强盜还算得是善良的人！”尽管薪俸很多（一名新任用的法国人干事，就算他是个目不識丁的人吧，最少也有二百元，就是說二千法郎），可是这些老爷們却从未感到过滿足，他們还是用尽办法想多捞些油水。

人家还为那些薪俸过于“低微”（就是說从四万到十万法郎）的統监老爷或其他在职的統治官老爷的少爷們发助学金。

可以說，殖民地議会的各次会议，只是为了討論更有計劃地搶夺公款而已。光是議会的某一位主席，就承包了价值二百万元的工程。那位办公厅事务主任老爷——議會中的政府代表，就曾經申請把自己的薪俸增加一倍，并获得議会的通过。第三位承包修筑一条公路，修筑事宜拖了一年又一年，沒有誰去檢查，这桩事每年都均等地給他带来一笔油水。第四位被荐入印度支那公務人員医院，任职大夫，这是一个肥缺。第五位被委任为城市各办事处的医生。第六位負責供应政府的文具用品和印刷文件，等等。

如果保險箱里的錢略有减少，那么，人家也不难把錢弄滿。他們使用权力通知当地人說，政府需要一笔款項，接着，就給各乡分摊应交的捐款。各乡慌忙遵令，免得立遭懲罰。

当统使老爷有所花费的时候，他就发行各种奖状和颁发品衔。人家这样说过，某省卖品衔，就获得一万零六百二十法郎。而这种事情并不少见。

我们的钦使老爷中有一位，因为提前几个月花光了汽艇费，钦使老爷立刻要公家还他不知道哪一次礼仪的各项开支，据说他曾经请皇家驾幸汽艇。

这些为文明和自由卖广告的家伙，果然长于钻营的手法。

* * *

有一天，一位前印度支那总督老爷坦白地招认说：印度支那到处都是一些大量糟蹋财政预算但却啥也不干的公务人员。

一个殖民者这样写道：半数以上的公务人员，纵然是一省之长，或是其他的什么官员，都不具备可以取得这样广泛的惊人的权力的资格。

他们那一班家伙，就只有挥金如土地挥霍公款的本事。至于穷苦的越南人，就只有挺起腰板上缴的份儿。他们不但要负担这些无能的官员的薪俸，并且还要为一些没有职务的官员的薪俸拿出钱来。19……年，就是这样子花光了二十五万法郎。

每一位大人的一次迁移，人家就得布置整整一艘战舰，布置的费用就花了二十五万法郎，而这还没有把每一次迁移的零星支出八万法郎算在内呢！

总督老爷对他在西贡和河内的壮丽大厦还不满意，而必须在海滨多建一座避暑的别墅。这就又要印度支那的预算挺起腰板去“负担”了。

19……年，有一名显贵的外宾到西贡来，总督老爷便立刻以帝王之礼迎接他。接待的四天，便是花天酒地的四天。而可怜的南

圻就必须付賬七万五千法郎。

統治老爷全是些小皇帝。他們想把什么东西都弄得奢侈华丽，他們說，唯有如此，才能在当地人中提高自己的威信。某位統監老爷就曾經成立了一支侍候他的侍卫馬队，不論到哪儿，这一支馬队总是护送着他。所有的公署都有六到十一匹馬和五、六輛各式各样的闊气的車子。除了这些綽綽有裕的交通工具之外，人家还购置了一些华丽的汽車，花費了成万元公款。有位統監还养了整整一厩竞赛用的馬。

这些人的房錢、桌椅、水电費，自有政府支付，除此之外，他們的車夫、司机、馬夫、园丁，总之，他們內外的所有的僕人，全由政府支付工資。

这些幸运的老爺們的各項文化消遣开支，也都由政府清償。某位統治老爷就曾經在預算中列出取暖費九百元，买报費一千七百元！另一位耍了一下會計花招，把购买的衣架、鋼琴和官太太的各种首飾，变成了修葺公署的物料，或是一項諸如此类的支出，使国家預算必須認賬。

* * *

纵然以前他們是卖粥的，或是学校里的学監，但一朝抵达了殖民地，我們的各位开化者，便过着帝王般的生活。有位統監老爷，叫五、六名藍带兵为他牧羊。有的老爷，則叫有雕刻技能的士兵，坐下来为他雕刻些小巧玲瓏的佛像，或用夜来香木釘制很別致的箱子。

照原則，一名監兵只能用一名勤务兵，可是人家这样叙述道：有位監兵老爷曾經使用一名上士当他的管家、一名厨师、二名厨师的助手、三名僕歐、一名近侍、三名园丁、一名車夫、一名馬夫。

还有官太太，则使用一名裁缝、二名洗衣工人、一名刺绣工人、一名编织工人。

至于少爷，则有一名僕欧，寸步不离地服侍他。

有一个亲眼看见的人这样说，在某位统治老爷家的一顿饭——只是便饭而不是什么宴会，每一位用餐者的背后都站着一名兵士，等待搬换碟子或上菜。而且餐厅里所有服侍的兵士，都由一名上士指挥。

第七章 剝削“土著”

“法殖民主义寡头在掠夺了肥沃的田地之后，向那些贫瘠的土地征收的各种无理的税，百倍于封建时期的田税。

韦宜·督东”

当这个国家未被占领之前，各乡的田税，公私一律，人家都根据各种作物，把田地分成等级。每亩田的税率只从五角到一元，而每亩地则从一角二分到一元四角。“亩”是耕作的单位面积，每一边是一百五十尺。尺的长短不一定，要看是什么地方，有的一尺是四十二厘米，有的是四十七厘米，有的是六十四厘米。因此，每亩的面积就跟着地区的不同而互有不同：有些地方相等于三千九百七十平方米，有的是四千九百平方米，有的是六千二百平方米。

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人家以一把四十厘米的尺作为测量的标准。这把尺比所有各种常用的尺都要短，所以，每亩的面积是三千六百平方米。以这种办法，田税的增加比例就跟着省份而不同，有的地方增加了十二分之一，有的增加了三分之一，最倒霉的地方竟增加了三分之二。

从1890年至1896年，直接稅加了一倍，从1896年至1898年，這項稅收又增加了50%。增加賦稅的乡村都咬紧牙关苦挨。要不，向哪里申訴呢？征收得逞，統監老爷們就越加橫征暴斂。許多法国人认为各乡这样乖乖地唯命是从，說明稅額没有什么过分之处！

* * *

人头稅从一角四分增到二元五角。那些尙未到納稅年齡的人，就是說，在十八岁以下的人，以前不用納什么稅，現在每人必須繳納三角錢，就是說，比过去的壮丁人头稅还多了一倍。

根据北圻統使1919年12月11日的决定，所有自十八岁至六十岁的本地人，必須一律繳納人头稅二元五角錢。

越南人被迫必須把人头稅稅证随时带在身上，碰到有誰查問，就必須呈驗。忘記带在身上或把证件丢失者，将被監禁。

为了弥补印度支那币貶值的差額，杜沒总督老爷只須做一件簡簡單單的事，把納稅的人数增加就得。

每年，人家早就分攤好每乡应繳納一定的賦率額和一定的、各种等級的田稅。要花更多的錢嗎？那么，人家就任意修改数字。尽管是在年中，但人家强迫各乡必須納足比年头已經規定的更多的壮丁稅和田稅。所以，北圻南定省只有十二万公頃田地，可是在新的統計表里却写成十二万二千公頃。这么一来，越南人民就必須为不存在地面上的田地繳納一笔田稅！叫屈吧，也沒有誰去听你！

沉重的稅务不但压弯了你的腰，而且还經常改动。

一些商品流通稅也有这种情形。再說，这样征稅是不是公平呢？人家已經发給了一百五十公斤烟草的流通執照，在这之后，当这批烟草轉到另一位顾主手里，或拿出来卖給三、四位顾客的时

候，人家就多方摆弄，务使在同一件貨物身上，能够抽取多次的稅。稅关老爷，則为所欲为，毫无法紀。因此，越南人很怕稅关那一伙人。一瞥見稅关人員，他們就把挑在肩上的一籬籬白盐，檳榔或是菸草拋棄在路上。宁願这样拋棄掉，也不願去納各种各样老是納不完的稅。有些地方，人民被迫只好拔掉菸草、砍掉檳榔，以避免繳納新稅的麻煩。

在琅勃拉邦，有許多可怜的妇女，只因为无力納稅这个罪名，而必須带着鎖鏈去打扫街道。

北圻北宁省的庄稼被涝災所摧殘，但仍須納稅五十万元。

* * *

你們已經听到印度支那莫里斯·隆格老爷、殖民地部部长安伯·沙罗老爷和他們的報紙——他們至公无私的報紙，吹噓印度支那公債的胜利。当然，他們是尽力避免談采用了什么措施去取得这样的胜利的。他們怕泄漏了行家的秘訣，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而这个秘訣是这样的：首先，他們用公債的利息去勾引那些天真的人，眼看这种手法沒有什么苗头，他們就立刻强迫各乡必須卖掉公田，去买公債。这样还不够，他們又馬上召来一些有油水的人，先交給每人一張收条，这么一来，这些人就只好四处奔走，湊足收条上写好的款子，拿去上繳。因为政府的保險箱深淵无底，而本地人的工商业家上繳的数字却有限，因此，这一笔强迫的借款对这些人來說，仍然不足塞滿那一个深淵无底的保險箱。所以，那个慣于借錢的政府，就向那些已經被借得最多的人伸手要錢；他們强迫二、三、四个或者更多一些的穷人合买一張公債券。

下面这个例子說明了統治老爷們从本地人袋里扒錢的慣用手法。

西区某省，在发行公債的前几个星期，省长召集了該省所有的正总。当翻譯員把官老爷关于购买公債手續的曉諭翻譯了之后，官老爷作出如下的結論：

“就是这样。我的任务是解釋，好让各位了解。現在你們签名买吧！”

說毕，这位高貴的“官大人”就轉过头来，問他旁边的一名正总說：

“那么，你的总能够买多少？”

可怜这一名正总，突然被問，所以吞吞吐吐地說，因为还没有和总民接触，不知道他們的能力如何，所以还不能立刻說出购买多少公債的数字。

官大人立刻喝叱：

“住口，你不配做正总！我把你革职！”

.....

公債发行了。南圻統督老爷到各地視察，他停在一个省会，詢問公債卖了多少。人家向他报告：

“七万三千元！”

这个数字仿佛叫統督老爷不滿意。因为这个省是南圻西区最富饒的一个省份。再說，在以前发行的各次公債中，这个省份购买的公債，不是都比这个数字多嘛。

統督老爷走了，参办老爷决定必須到全省去鼓动一番。参办老爷拜訪了所有有枪枝的大戶，强迫每个人必須按他的規定购买一些公債。为了让他们們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官老爷把他們的枪枝沒收起来：

“你要知道，如果你死賴不买，就别想老爷还你的枪！”

这么一来，就沒有誰敢賴着不买了。

應該在这里順便提到，就是这一位統治老爷，曾經支出三万块钱，修筑一条九公里长的公路，現在这条公路正在运河边陷了下去。希望貫穿着印度支那的铁路，会比这公路有更好的命运。

* * *

人們正修建一座庙，修庙工人全部是囚犯，由一个乡政人員差遣。工人名单和每天的工票都填写得清清楚楚，承包經費也支付完毕。可是，这笔款子却塞进了統监老爷的腰包。

統监老爷最近还获得勛章呢！人們要进行募捐来庆祝这件授勛的事儿。所有的职员、干事、里长的捐献数额，事先已作出規定，最少是六元。收入总共是一万元。这个勛章是太值钱了！

批准承包供应搭几座木桥和建几間乡村学校的物資，也給我們这位清廉的統监老爷带来了一份二千元的薄礼。

給牛打烙印原是免費的，但是，統监老爷却准許打烙者每头收費五角至五元。礼尚往来，这班家伙每月也向老爷上繳二百元。

詭詐地分定田地等級，这位官老爷——人家剛給他別上勛章呢——又扒进四千元。

批准非法征收几公頃土地，官老爷的銀柜又多了二千元。

作为一个开化者、爱国者、彻底主义者^①，統监老爷很懂得最有成效地利用战胜公債——請記住，每一次大捷都发行一次公債券，而且，每一年都有那么一次大捷。1920年发行的公債中，有几个村子一共买了五万五千九百法郎的公債券。当时的汇兌率是一元等于十点二五法郎，这样，他們共付出了五千四百六十六元。

^① 原文为 *jusqu'aboutiste*。

1921年货币贬值，一元仅兑六法郎。那时统监老爷便慷慨地掏出五千四百六十六元交还给各村，把公债券收为己有。后来印度支那币值回升，老爷一下就捞到了九千三百二十五元。

* * *

下面的消息我们摘自1921年12月22日法国《公报》：

“在战争期间，许多非洲士兵曾给家庭邮寄汇票，日后合算起来成为一笔颇大的款子。但是，这些汇票从未送到收票者的手里。”

一位同行最近也告诉了我們一个类似的“现象”。这一回，事情发生于留尼汪岛。几个月来，岛上人民没有收到寄给他们的任何邮件。报纸报道：

“这个现象使得邮寄者和没有收到邮件者都感到惊奇。

许多人进行起诉。调查才刚开始，上述的神秘案件马上便一清二楚，同时还发现了一系列长期来周密的偷窃行为，真是令人五体投地。

人们逮捕了一个职员，又一个职员，然后轮到主任，最后，在全体职员都给套上了手铐之后，邮电局局长也跟着大伙走进了监牢。

每天的调查总带来一些新事件的真相。偷窃的邮件总值十二万五千法郎。会计收据全是伪造的。瞞报的账目乱七八糟，甚至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核实。

在某些部门中，有时可能有个别品行不端的职员，但是很少会有整个部门从上而下都犯了偷窃的毛病，更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这一伙窃贼竟能横行几年而又平安无事。”

* * *

国会正在讨论关于军事航空部门经费预算的法令草案。对于

这一項經費，各个屬地，就是說，土著們要勒紧腰带来承担（印度支那三十七万五千法郎，西非十万法郎）。在討論时，阿尔及利亚議員莫里諾曾經这样說：

“对于英勇的、立过显赫战功的法国人來說，曾經受到許多的歌頌，在这些歌頌之中，英国《泰晤士报》曾經认为那是神妙的战功。趁这个机会，諸位，請你們允許我继上述的贊頌，来表达我們大家对那些英勇的法国人的欽佩。同时，我們也应欽佩施特罗恩先生——一位无私的工业家，曾經毫不犹豫地在財政和技术上給他們以帮助。（掌声）

在那偉大的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就是，設立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各个据点，立刻訂購了那些无与伦比的交通工具用于撒哈拉沙漠，而人們管它叫履带汽車。

督加据点和伏格拉据点最近訂購了两辆——这个消息是阿尔及利亚总督剛告訴我的。

我們的其它据点当然也将及早购置那些东西。

在短時間內，我們必須再設立四、五个新的据点，以便建成一个連成一綫的据点群，約莫距离二百公里就有一个据点。

新的据点就要建立，同时新据点也将要訂購履带車。这么一来，在撒哈拉所有的据点将能相互連絡而不会有任何困难。各个据点也将保证彼此間的軍需、粮食的輸送能够更加方便。他們也能够經常收到书信。（掌声）”

（摘自 1923 年元月 22 日《公报》）

* * *

人民不仅要为一些欧洲人举步舒适而去当伏役修筑統監公署四周的道路，而且統監老爷还随意强迫他們做其它更为繁重的

活儿。

一听到殖民地部部长将来印度支那访问，人们便马上调集了一万民伕去抢修 V. L 路，使部长老爷能及时主持修成仪式。

18……年夏天，在饥荒摧残中圻中部之前的一个时间中，人家抓了一万民伕前去开挖河道，由当地的里长押解。到了地点，这支人数庞大的人群中，有许多人却无事可做。正当农务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双手的时候，而人家仍要他们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呆在那里。但这儿也必须看到的是，当人民遭受灾祸的时候，人家从没有调集过这么多的人力。18……年底，要是人家能从岷港起，给各个饥荒地区组织连续的赈灾运输线的话，那么，中圻的大多数饥民可免致冤死，而去挖河的一万服役民伕，在一个月內就可给各个受饥省份输送二千吨大米了。

岷港路、镇宁路和老撾路的修筑，在大家心中留下不知多少痛苦的记忆。民伕要徒步走成百公里才到达工地。到了那儿，他们要钻进可怜的茅棚中住宿。没有丝毫卫生设备，也没有任何医疗组织。沿途没有歇脚处，也没有暂时寄宿的地方。他们只领到一份食不果腹的饭团和一些鱼干，渴，就喝那些山沟里的可怕的毒水。疾病、劳苦、残忍的折磨，使得工地上的死亡极为可怖。

如果人家不强迫人民去服劳役，就要征集他们去服伕役，两者之间的唯一的区别是，服劳役有期限，而服伕役则没有期限。这两种服役方式都是为解决全部的需求：海关要运载食盐时就征用船只；要修建仓库时就征集工人，甚至还乘机征用建筑材料。

特别是对民伕的征集，显然是一种恶劣的、变相的流放。人家不顾农时，连庙会、拜祭节日也在所不顾，逐村地驱迫全村人民到工地去。能重返家乡的人很少。再说，人家又何曾有过任何措施

把民伕遣送回乡呢！

沿途尽是深林毒水，前头是死神等待的地方。整批整批的民伕都缺乏米粮，时常整天得不到一粒饭下肚。服劳役以及服伕役的民伕经常成批逃走，或者起来反抗，每当这样，他们总受到押解官兵的恐怖镇压，因而尸体遍陈路边。

广州湾统治当局接到了抓伕命令，执行命令时，人家把正在码头打工的本地人全部抓起来，捆绑好后推下船去。

贫苦的老挝土人，经常生活在生怕被拉去服劳役的惴惴不安的境况中。每当官兵前去抓伕时，只看到空空荡荡的房子，因为他们早就抛棄家园溜走了。

土龙木的统治老爷需要一台压路机，怎么办呢？老爷便同一家正需要廉价人工的承包公司商量。这家公司出钱买了一台价值一万三千五百法郎的压路机送给官老爷。统治大人便立刻强迫人民替那家公司服劳役，以抵偿购买压路机的款项，每一日工的代价是半个法郎。一连三年，土龙木人民要服从那家公司的差遣，要以服劳役来清还官老爷为修葺自己的花园而购买的压路机的款项。

在另外一个省份，民伕干完一天的劳役后，还要无偿地在一公里长的路上挑石子，用以修筑统监公署的围墙。

这样，就是说，不论在什么时候，越南人民随时都可以被抓去和被迫做最辛苦的活儿，而饭又吃不饱，工钱却十分低廉；他们受到无限期的征集，然后被抛送到远离故乡成百公里外的地方去。

* * *

一般来说，越南人都要咬紧牙关来承受法国的保护恩德。另一方面来说，越南农民更要咬紧牙关承受这种更为悲惨的保护；作为越南人，他们受压迫；作为农民，他们被抢夺。正是他们要服一

切的劳役，正是他们以劳动的果实供给那伙寄生者、开化者以及其他之流享受。当他们的劊子手过得惬意的时候，而他们却要过着贫困的生活，一旦失收就要饿死。这是因为他们受到国家的、新型的封建势力的、教会的、各方面的以及各种方式的盗窃。过去，根据越南的制度则把田地按优劣分等级，赋税也是按等级来收的。但是，在现在的殖民地制度下，所有上述一切都改变了。需要捞钱的时候，法国统治老爷们只需动手把田地等级改一改就行了。只要它们挥动神妙的一笔，就会把一片瘠地变成良田。

这样还不够，人家还通过缩短度量工具，虚加田地面积。就这样，赋税立即增加，有些地方增加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增加三分之二。虽是这样，仍不能满足保护当局的深渊无底的欲望，因而赋税还逐年增加。例如，从1890年到1896年，赋税增加了一倍。从1896年到1898年又增加了一半，而且老是这样不断的增加着。越南人的骨髓让人家不断的吸吮，而我们的保护老爷们也吃惯了甜头，一味玩着剥削的花招。

1895年，北圻某省的统监，曾经没收了某乡的大片田地，转让给另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乡村。那些失去田地的人要是上诉，就被抓去坐牢。你们别以为这个不顾廉耻的统治制度仅止于此。它们还强迫那些倒楣的失去田地的人要一直纳税到1910年，尽管他们的田地早在1895年就给抢夺去了。

统治大人盗窃过了，又轮到那伙庄园主进行盗窃。由于欧洲人的大肚皮和白皮肤而人家就分给一块经常超过二万公顷的广阔无垠的庄园。

这些庄园多数是通过公开的盗窃建立起来的。在被侵略时期，像1870年的阿尔萨斯人一样，越南农民抛棄了自己的田园疏

散到还有自由的地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田园早已变成“庄园”了。无数的村庄就这样被抢夺去，而本地人也从而陷入要成为那伙新型的封建主卖力的境况中，这班家伙的掠夺有时占收成的百分之九十。

借口鼓励对殖民地的开垦，人家给许多大庄园主免除缴纳田地税。

无偿地拿到田地以后，庄园主们还不花一钱或者几乎是不花一钱地找到工人。统治老爷们给他们押来一批苦役囚犯作无偿的干活，或者依仗权力，以饿死人的工资招募来一些工人。要是来做工的人数不足或不愿意做工，人家就使用武力，庄园主们把村的里长们抓来，扼住他们的喉咙，虐待他们，直至这些倒楣的人在关于交出需要的工人数额的保证书上签了名才罢休。

在这个尘世间的势力的一边，还有挽救灵魂之辈，这些“圣人”在向越南人宣传安贫之道的同时，也念念不忘拿本地人的血汗来发财致富。在南圻，仅传教教会就占有本区的五分之一的田地。虽然圣经中没有传授抢夺田地的手段，可是也极其简单：这就是向农民放高利贷和要农民贿赂的手段。教会利用歉收的时候给农民贷款，并强迫他们以田地作抵押。由于重利盘剥，因此越南人不能按时清还债务，他们所抵押的田地，就这样落到教会的手里去了。

母国把印度支那的命运交给那伙大大小小的统治老爷们，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些愚蠢和无赖之徒。教会只要掌握到对统治老爷们的名誉地位具有影响的有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材料，就可以使官老爷们提心吊胆，并听从教会的意图。正是这样，一位总督老爷曾把本地人的七千公顷冲积土的田地割给教会。这么一来，这些本地人就变成了乞丐。

只这么梗概的陈述，我們就可以看到，在民主的幌子下，法帝国主义带到越南的是一整套中古时代的可詛咒的制度（包括盐税制度^①），越南农民既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刺刀下，又在娼妓一般的教会的十字架下活活受罪。

阿尔及利亚发生了饥饉。接着，突尼斯也受到饥饉的摧殘。为消除这个情况，政府拘禁了大批饥民。为使“饥民”們不要把监牢看成是疗养所，人家什么东西也不給他們吃。因此，許多人在被监禁期間餓死了。在安儿黎亚山洞中，許多餓得发晕的人，不得不把一头死了許多天的驢子拿来充饥。

在貝嘉，甘美人要同烏鴉搶兽尸吃。

在東安亚克巴，在几达，在烏艾默里斯，每天都有成十人餓死。

在饥荒的同时，許多地方发生了疫症，并有蔓延之势。

* * *

为了掩飾那杀人的剝削制度的丑恶，殖民地资本主义經常以所謂博爱、平等理想的格言来裝点那腐朽的招牌。

在同一个工厂做同样的工，白人工人領取工資大大高过其他肤色的工人。

在各机关中，本地人即使工作多年，即使工作很熟练，仍旧是領取一笔会餓死人的工資，但是一个白人虽然剛来工作，工作量少，反而領取更多的工資。

有一些土著青年曾在宗主国各个大学念过书，并且考取了医学博士或法学学士，可是，仍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搞自己的专业，如

^① 法文原名是 La gabelle 这是法国中古时代国家对盐税和盐田的壟断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每一个人都要买一定数量的盐。买的数量超过或少于規定的数量就要受鞭撻或罰款的懲罰。

果不加入法国国籍的话。大家知道，一个本地人要加入法国国籍是多么困难和耻辱啊！

本地人当兵，要抛棄田园庐舍，登記为“志願兵”，他們已經尝到了那种美妙的“平等”的味儿了。

同样是一个级别，白人军官几乎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本地人军官的上級。这个“人种——軍事”等級的分別待遇制度，在白人士兵和不同肤色士兵同搭火車或輪船的时候更为显著。

* * *

一个本地人，怎样才能加入法国国籍呢？

1915年3月25日頒布的关于殖民地人民加入法国国籍的法令曾經規定如下：

第一条：凡居住在法国的保护国的殖民地人民，年龄在二十一年以上，原籍不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或摩洛哥，并且曾經在法国本土、阿尔及利亚或者法国的保护地居住者，具备下列条件中之一条，就可以享受到法国公民的权利：

(一)曾經获得北斗勳章或者在法令規定的大学和高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二)在开拓殖民地或服务于法国利益中立过大功者。

(三)曾經在法国軍隊中服役并且担任过军官或下級军官职务，或者曾获得軍功勳章者。

(四)已娶法国妻子并且在法国本土居住期滿一年者。

(五)曾經在上述地区居住十年，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通曉法語者。

这条法令虽然还有欠缺，但是，如果能够真正执行倒还算好。但是，不，官員老爷們哪里会理睬法律，他們倒像是一伙挑剔的傻

瓜，偏要那些申請加入法國國籍的人書面回答如下的問題：

A——你的夫人和孩子會說法國話嗎？

B——她們都穿歐洲服裝嗎？

C——你的家里有桌子、衣櫥嗎？

D——有靠背椅嗎？

E——你進餐時是在桌子上還是在草席上？

F——你吃的是什麼東西？

G——你吃米飯還是吃麵包？

H——你有財產嗎？

I——你的妻子有財產嗎？

J——你每年平均收入多少？

K——你信奉什麼宗教？

L——你參加過什麼會社？

M——你在这个會社里擔任什麼職務？

N——對土人的制度既好又仁慈，那麼，你為什麼要請求加入法國國籍？是不是為了要當個職員？或者是為了有高的地位？或者是為了要找尋金礦、玉石？

O——你最要好的朋友是些什麼人？

只欠一條老爺們還未提問的是：你的老婆有沒有給你戴綠帽子？！

第八章 公 理

人們曾經強迫芽庄（屬中圻）監牢的犯人要干吃，即吃飯而不得喝水，是不是如沙羅先生多次宣稱的那樣是因為人道精神太高

呢？人們把碘酒塗在犯人的鼻子上，是否為了一旦他們越獄逃走容易認出來？

* * *

1921年7月13日在馬達加斯加出版的《獨立報》，曾刊登一篇關於防“鼠疫”的方法的詳細報道，我們摘錄其中一段如后：

“無數茅屋給燒掉了，其中有加里艾尼街的拉哥多曼加的頗漂亮的房子，也在星期一那天給燒毀了。第羅先生的房子却免受同樣的命運，算起來這個房子和全部家私太值錢了（五萬法郎），因此，當局決定不予燒掉，只進行消毒除穢，並在一段長時間——大概是半年而已——禁止居住。”

請允許我們補充說，第羅先生是法國公民，而拉哥多曼加先生則是土著。我們還要提請讀者記住的是，制定1841號法令，對所有的法國公民也是適用的。

* * *

也是在馬達加斯加，在法國殖民主義者戴拉·羅斯的莊園里，六個本地人以不納稅的罪名被抓去了。在法庭前，被告者供說，莊園主戴拉·羅斯曾向他們保證：

- （一）替他們繳稅；
- （二）替他們申請免賦役；
- （三）每三十天付給他們工資十法郎。

必須注意的是，莊園主每周僅雇他們打一天工而已。

要維持生活，他們要替住在莊園附近的一些馬爾加什人打工。另一方面，戴拉·羅斯先生不但不踐約，不替他們繳稅，而且還把他們托他代為繳稅的錢也含糊過去了。

多麼難能可貴呀，這一回，政府要進行調查。但是讀者且

看……

在馬哈奴的农业行业公会——而戴拉·罗斯先生准会是个会员——获悉后，立即打电报給总督老爷，抗議警察不合时宜地侵犯了戴拉·罗斯先生的庄园，并且要求以胆敢揭发一个法国人对几个土著的不干不淨的事端的罪名，来惩罚警察长。

为了不願替自己“找麻煩”，总督老爷已經把这宗麻煩事一擱了事。

* * *

黎勒軍事法庭最近判处一名德国軍官馮舍文以二十年苦役徒刑，因为在德軍占領期間，他曾用皮鞭鞭撻龙格市人民。

至于在印度支那，这一个法国人會用手枪打破了一个越南人的脑袋，那一个法国職員會把一个北圻人野蛮地捶打后关进狗籠，这一个法国承包商綁住一个南圻人来让狗咬，然后把他杀死，那一个法国机师用猎枪“干掉”一个越南人，又一个法国海軍人員把一个守桥者推进正燃燒的煤堆而燒死，等等，等等，那又为什么所有这些家伙倒沒有受到惩治呢？

至于在阿尔及利亚的几位法国少爷把一个十三岁的本地人孩子加以拳打脚踢后，再把他插在圍繞着“战胜树”的一排尖枪中的一枝尖枪上，为什么只罰这些少爷們坐八天牢，而且还得到缓刑呢？

还有，为什么那名下級軍官毆打了呐紅，又把他杀死了，仍然沒有誰动一动他的一根毫毛？

真的，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是被占領地，正如龙格一样，但是，在各屬地的法国人誠非“打手”之徒，因而，同一的事件，要是“打手”之徒干出来，那就是罪惡，但如果是法国人干出来，那倒是个文明

的行为了！而且，安南佬和阿尔及利亚佬哪能算是人！？他们都是些下贱的“乡下佬”，是些肮脏的“小羔羊”^①。对于此辈，岂有公理可言哉！

那个顶幽默的韦宜·督东先生真不错，他这么写道：“对土著讲法律、公理吗？算了吧！只有手杖、短枪、步枪，才同这些虫豸相称！”

* * *

在强加给土著头上的十分齐全的刑罚的仓库里，人们会见到有些案件罚款从二百到三千元。

并非杜没先生不知道，越南人从来都担负不起这么巨大的款子。但是，他们想捞钱捞到底，因此，他已经聪明地预计到：乡邻可能连带要对罪犯负责（第四条）。

也许你会说，要对整个村子起诉，必先确定这个村子真正是串通的。

不是的，对于第四条则用不着这么做。哪一个村子不懂得杜绝人们犯罪的方法，则这个村子要与犯人一起承担责任。

这个第四条真的是古怪、毒辣，因为只要有了邑主的爪牙们——这些家伙被收买来告发犯罪行为，越多越好——供出本村不曾作出任何措施来制止各种犯法行为，那就够了。

法令中第三条规定了关于记录各犯罪案件的方式，而这班邑主的爪牙们是有权做记录的。

但是，关于这一项却有点不顺手。这班爪牙通常是沒有文化的笨蛋，所做的案件记录不合格式。人家克服这个困难的方法是

^① 法文原文是 bicot，即小羔羊，这是法国殖民者对阿拉伯人蔑视的称呼。

指派省会海关署的职员，根据上述邑主爪牙的报告来做记录。

* * *

印度支那是一位受宠爱的姑娘，配作法兰西母国的孩子。母亲有什么，孩子也有什么；印度支那也有政府、有债务、有法庭，甚至也有叛乱阴谋。下面我们只谈最后两种：

公理通常以一个一手拿天平，一手握利剑的威严妇人作为象征。由于从法国到印度支那路途过于遥远，因为路远以致于到了印度支那的时候天平就失去了均衡，天平盘溶化成一些鸦片盒或变成一些劣酒酒瓶，因而那位可怜的公理妇人手里仅剩下一把剑用来屠杀了。她甚至连那些无辜者都屠杀，而尤以无辜者为甚。

至于叛乱阴谋，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将不提 1908 年和 1916 年尽人皆知的事变，这些事变使得受法国保护的无数人民，在断头台上、监牢中和流放地享受开化的恩泽。这些叛乱事件已过去太久了，它只在本地人的记忆里留下印迹而已。

我们只谈新近发生的事件。因为在母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的叛乱，震动了舆论，因此在印度支那的殖民主义者——像寓言中所说的青蛙一样——也想自己有个叛乱事件，老爷们于是用力鼓胀肚皮，并且最后也捏造出一个事件来。

老爷们已经这么做：

一位法国大官（谨稟老爷是大法兰西的统监呢）、一位知县和一位里长曾经接受制造这个事件的任务。

这三个行政官造谣说一批叛乱分子已经埋下了二百五十颗炸弹，以便炸毁北圻全境。

但是在2月16日，河內市檢察委員會却认为，絕對沒有任何证据可作出存在一个各有破坏武器的革命組織的結論；不但这样，它还宣称，这个阴谋叛乱事件，不外是一些政府官員为了要取得奖賞而制造出来的具有挑衅性质的假案件而已。

朋友，也許你认为在法庭这样宣布以后，被监禁的越南人将得到釋放了。不！無論如何也得保持征服者的威信呀！为此，人們不仅給那些善于捏造案件之輩授予勳章，而且还判处十二个越南人坐两年到五年牢，这些人大多数是汉学家。在囚禁他們的獄門上，人們看到这样的字样：自由、平等、博爱——当然是用法文写的。

于是乎那些所謂亲本地人的报纸慌忙歌颂一番这个光明正大的事件——公理的諧剧！

請讀一讀《殖民地消息报》——以排越主义夺标的报纸：

“法国法庭已經宣判，半数被告得到釋放，其余判处輕刑。犯人都·是·些·汉·学·老·学·究·，·犯·了·抒·写·不·三·不·四·的·感·兴·詩·来·歌·頌·自·由·的·罪·。”

讀者看見了吧，对于越南人來說，歌頌自由倒是一种罪惡，因而人們把他們抓去坐五年牢也仅仅是因为歌頌了自由而已！

也是上述报纸接着写道：“我們应当感到高兴，当看到我們的法官、陪审官的那篇絕等无私的判决书……。”

《殖民地消息报》并且还高兴地提起法国法庭对于永安叛乱案件的絕等无私的判决。这家报纸写道：“在巴黎的越南人以及他們國內的同胞都表示信任我們的法官，并且宣称法庭判处得对，案件这样判决使他們完全滿意。”不是的！布伏万先生，閣下說得不免有些过火啦！

* * *

《法兰西—印度支那报》曾报道如下事件：

“前几天，苏华約厂报告密探局說，該厂失窃一大批铁，約一吨。密探局接到报告后当即进行調查，以便緝获窃賊，同时我們高兴地获悉一位警探在几个越南人員的协助下已經抓到那伙窃賊及其同謀者。

苏华約厂管理員 S……先生和見习机工徒工陈文祿、陈文車等輩以偷窃和串通的罪名被解到法庭。”

讀者是否留意到，我們的同业者是多么的仔細入微嗎？提到法国賊老爷苏华約厂管理員的时候，人們不提其姓名，而代之以几个省略号。上等民族的威信，無論如何也应首先加以維護。但是提到越南賊子的时候，人們就列姓道名，并且不称为先生，而称之为“等輩”了。

* * *

1922年10月10日，政府頒布对殖民地法官施行重大的嘉奖晋升令。在获擢升的名单里，我們注意到呂加和华伯兰两位老爷。

有必要提及这两位法官的簡历。

呂加老爷在法屬西非任副檢察官的时候，他同那些使得多哥輿論嘩然的各个案件有着关連。在发给报界的一份公报中，殖民地部部长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調查中发觉，关于呂加先生的参与被告者的案件，使他要承担部分极重大的責任。”

也許为了奖励这部分极重大的責任，因而現在人們提拔他任西非上訴法院院长。

至于华伯兰老爷的簡历則比較簡單些，并且沒有那么显赫。1920年，一个名叫荻亚哥里的法国人——康康(屬几內亞)貝列薩

克商行的职员——去打猎。一只鸟儿被他打中，掉到河里。这时，刚好一个土著孩子经过。获亚哥里揪住孩子抛进河里，要他把鸟儿捞起来。水又深，浪又大，小孩子不会游泳，终于溺死了。这孩子的父母进行控告。郡军队的少校指挥官召见获亚哥里，获亚哥里答应给孩子的父母赔偿一百法郎。

孩子的父母不肯接受这种卑鄙的处理。少校一怒之下，便站在自己的同胞，即那个杀人犯一边，恐吓要把孩子的父母抓去坐牢，要是他们还继续控告杀人犯的话。于是他把案件搁了下来。

但是，一封匿名信曾就这个案件向达喀尔高等检察官告发。高等检察官派遣检察官华伯兰前去调查。华伯兰来到康康，睡在车站站长的家里，到第二天便同少校的副手古央·戴拉万里埃玩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华伯兰什么也不曾调查，便启程回去了。虽是这样，华伯兰却作出结论说，那封匿名的信是诬告。殖民地联合会于1921年12月22日曾把这个案件向人权协会报告。但也许人权协会认为不是什么震动舆论的事情，因而不为此操心。

自从在康康游玩回来后，华伯兰仍然安坐在原来的职位上等待升官，并且不时收到他的朋友古央·戴拉万里埃送来的鸡和一袋袋的马铃薯。读者看到了吧，华伯兰老爷实在值得提拔和被委任为达喀尔的检察官呀！

把那种高超的文明交给达尔勒·波端、华伯兰、吕加等老爷掌握，实在是最妙不过，至于本地人的命运则更不消说了！

* * *

法庭最近以收藏、转运和出售一公斤鸦片的罪名，判处弗尔南·艾斯兰和寡妇叶尔每人十三个月徒刑，约日·谷的埃十个月徒刑。

好极了！初步计算就足以看到，一公斤鸦片便等于三十六个月的徒刑！

如果公理像人们所常说的那样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印度支那总督沙罗老爷的寿命要拉得很长才能服满刑期。因为每一年都要判处他五百四十万个月的徒刑，原因是他每一年卖给越南人十五万多公斤鸦片。

* * *

他们对于著名的黄花探先生束手无策，杀不了他，用毒药、用炸药也没有办法驱除他，于是把他父母的坟墓掘起，把骸骨抛到河里去。

在中圻南区各次游行示威发生以后，许多文绅被判处死刑和流放。其中有进士陈贵哈先生，他是一个人人敬佩的清高的汉学家。陈先生是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被抓去的。不经过任何审讯，就在他被抓去二十四小时之后被人家杀头。他的尸体，政府也不肯交还其亲人。

在海阳省，只因发生了一场没有伤亡的骚动，就这样人家不用经过任何审讯就使六十四颗头颅落了地。

在对河内保安兵^① 执刑的时候，政府押解他们的父母妻儿来到法场，要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骨肉亲人被杀害的情景。为了要留下个长久的恐怖的印象，要“教育民众”，他们重复干出了十八世纪时人们在英国所干出的勾当，即把战败的詹姆士党人^② 的头颅插在木槊尖上，沿着伦敦桥和西蒂街区摆着。在河内市各大街道路沿途上，被杀死的士兵的头颅，也在许多竹竿上皱眉苦脸、整周地

① 指1908年图谋毒杀法军和袭击河内市的越籍士兵和下级军官。

② 英皇詹姆士二世的党羽，被奥兰日(Orange)族人打败。

摆着。

1908年，中部人民因受不了說不尽的捐稅和虐待的压迫，因而举行了游行示威。各次游行示威的进行都是和平的。但当局却傾尽全力加以镇压。被杀头的人数以百計，被放逐的人难以計算。

人們还千方百計地来武装越南人，以越制越，同时奖励背叛行为。

哪一个乡轄地区里发生了騷动，人們就宣布那一个乡要負責任。哪一个乡让爱国者寄居，那一个乡就要受到处罰。为要迫使乡里告发，人們采用的唯一和簡單的方法是，把乡紳里长們召来問話，哪一个不供，人們立刻把他枪决。就这样，在約两周中，一个监兵^①官員就杀死了七十五位乡紳。

人們从来不把正在进行絕望战斗的爱国者同城市里的流氓、凶手区别开来。为了扑灭人民的反抗，人們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只能把“平定”工作交給一班卖国的叛徒。因此，一队队穷凶极恶的保安兵，深入到北圻平原、平順地区和宜一靜地区进行搜索，可憎的恐怖形象，在万世以后仍不会泯灭。

第九章 愚民政策

壟断資本家不但用劣酒和鴉片来麻醉越南人民，他們还施行了彻底的愚民政策，企图蒙蔽法国的輿論，借以在殖民地任意剝削。

因此，根据 1898 年的法令，印度支那的报刊在付印前要受

^① 監兵即法屬时期統轄土著軍队的法籍軍官。

檢查。

法令規定：“關於某一報紙或定期出版物的發行，不論其屬何種文字，都可以按總督的決定而被禁止。

如未取得總督的許可，任何越文報紙均不得出版。取得許可證的條件是，報紙刊登的原稿必須經過總督的審閱批准。許可證隨時均可撤銷。

各種歌曲、圖片、圖畫的展覽或發行，如有損害到當局的尊嚴者，將受到懲治。”

讀者可看到，殖民地的檢查夫人手拿剪刀是多麼熟練呀！

正是通過這種檢查方法，印度支那政府可以掩蓋一切骯髒的東西，和任意濫用權力。

在西貢市議會的選舉中，高級專員禁止三位越文報紙主編刊登關於南圻各城市議會選舉條例規定的法令。他們是候選人，但是他們的報紙卻被嚴禁不得刊登同他們的政綱有關連的稿件，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因為越南人沒有二十人以上集會的权利，而選民人數卻達三千人，因此候選人只得逐個地同選民會見。與此同時，總督還通知其他各報說，凡是談到殖民地議會和鄉議會的選舉的文章、專欄、標題以及影射的詞句，檢查局將不客氣地剪掉。一張越文報紙譯登了關於懲治在選舉中進行收買行為的法令，這篇東西立刻被剪去。同時，總督老爺還公然召集選民代表來到他的辦公室，傳令他們要投和鼓動選民投那些最得到他好感的人的票。

檢查夫人的卑鄙的手不但壓住越文書報，它還伸到私人信件以及那些不願歌頌殖民地大老爺們的功德的法文報紙，南圻郵電局和密探局（這個局的局長是安伯·沙羅的兒子）接到命令，無論

如何不得让各种信件、文章等寄到剛在巴黎出版的《穷苦人报》或者让这家报纸的东西偷寄出来。

一个过去在法国军队中的馬尔加什的志願兵，参加过世界大战，并且娶了法国妻子，已被驅逐出自己的祖国并被判处五年流放，只因为他給《穷苦人报》和法国的几家报纸写文章，指責在本国的法国統治老爷們的腐敗。

* * *

印度支那人民要求增办学校，因为学校严重缺乏。每年，在学期开始时，許多家长要四处奔走，多方向权貴們討情，甚至有时宁願繳納双倍的寄宿費，仍然找不到让子弟上学的地方。因而，成千的孩子們因缺乏学校而甘受愚昧。

我还記得我的一位表哥渴望得到坐在学校讀書椅上的“艳福”的故事。他寻尽了門路，曾給欽使老爷、省統監老爷、学監老爷、法越小学校长老爷等呈上了一份又一份的申請书。当然罗，誰也沒睬他。一天，他壮着胆子，拿着申請书来到前些时我曾幸运地念过书的学校，向負責該校的“法国校长大人”請求，“校长大人”看到他胆子竟这么大，于是便怒气冲冲，叱喝道：“誰允許你到这儿来？”然后在全班学生的愕然的目光下，把申請书撕成碎片。

人們說，財政預算不允許政府开办新的学校。未必尽然。在南圻的一千二百万元預算中，就有一千万元已寻路钻进官老爷們的腰包去了。

此外，殖民地政府还千方百計地阻撓越南青年到宗主国留学，恐怕他們感染上共产主义。1921年6月20日的決議第五百条（附則）中曾就有关印度支那的学校作了如下的規定：

“任何本地人，不論是殖民地人或保护国人，如要前往宗主国

留学，都須取得总督的批准。总督将在当地首长和学监提供意見之后作出决定。

启程之前，本人要到学政衙申取学历表，貼上照片，填明本人的身分、履歷和父母的地址，同时要写明曾經在哪一所学校念过书，考取了什么文凭，已經享到哪些奖学金或补助金，并写明在法国的保证人的地址。这份学历表必須得到总督的证实。

留学法国的本地人的有关档案，将保存于印度支那学政衙。”

“愚其民以易于治之”，这是咱们的各个殖民地統治当局最愛采用的政策。

* * *

《人道报》报道說，那場“正义的战争”^①結束已經四年了，可是在馬达加斯加，信件还受到严格的檢查。

在印度支那也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值得馬达加斯加忌妒的。我們提到《穷苦人报》就是一个例子。

这似乎是偶然引起的，濫用职权的事件是剛巧在那位騙子波端統督和他的得力助手——安伯·沙罗的女婿兼特务头子——来到西貢的时候发生的。

另一方面，政府仍然繼續阻截信件，檢查私人信件。当人們明目張胆地对本地人进行杀人打劫的时候，本地人就連互相通訊的起碼权利也享受不到！这种对个人自由权的侵犯，給专权制度，給正在統治各殖民地的卑鄙的特务制度又塗上了一个污点。

* * *

印度支那政府对《穷苦人报》进行破坏；法屬西非政府禁止美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

洲黑人所办的各种报纸入口；突尼斯政府把《未来社会报》主编驱逐出境；里奥戴老爷把《摩洛哥黄蜂报》主任赶出摩洛哥（他们只给他一个小时来收拾行李）。

* * *

河内博览会开幕的当天，在印度支那代理总督波端老爷参观各展览室的时候，一帮密探人员闯进了某展览室，把《印度支那鸚鵡报》展出的漫画集没收了，原因是这家报纸的批评和讽刺使得执政的权势者感到不舒服。

这家报纸的主任克雷孟蒂已经被逮捕和监禁。

第十章 教会

在平定时期，上帝的使者们仍不愿减少其活动，正如歹徒在房子失火人们惊慌失措的时候，伺机混进去打劫一样，咱们的教士也乘人们的国家在经受侵略战争之后一片混乱的时候来……为上帝服务。有的神父透露教徒忏悔时的秘密，把越南爱国者交给那伙战胜者去枪杀。其他的神父则分头深入各地去招引被迫入教的教徒。有一个牧师“赤着脚儿，裤筒卷到屁股，身上背着一个装满子弹的皮袋，肩上背着步枪，腰边插着手枪，带领着一伙装备着木槊、尖刀、土枪的教徒。这就是在我们军队的掩护下，由神父带领，闯进非教徒的村庄，即神父向当局报告的那些叛徒的村庄，所进行的武装发展教徒”。

在攻占北京的一仗中，法维艾主教一个人，就曾经得过第五等北斗勋章，并将共达六十万法郎的赃财塞进自己的腰包。一位目击者这样叙述：“在法维艾主教的指挥下，一队汽车和马车驶到了

礼亲王的王府門前，三、四百教民以及許多法国的步兵和水兵护送了車队，为了上帝，他們当起了搬家伙的角色！……事后，每一个士兵都收到了由汕灣山德丰教会支付的一張二百法郎的支票。”在一篇报告里，我們看到了这样的应有的判处：“由法維艾主教指揮的集体打劫，是一个使紀律在无形中瓦解的坏榜样。”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法維艾主教是这么进行傳教的。他的竞争者还是不少的呢。人們这样陈述：“宵禁令一下，那些教士便带着兵士来到他們所熟悉的藏有金条的銀行老板的家里，他們領着一班門徒或者是剛入教的中国人，以一面帮助教士搶劫自己的同胞、一面为神父撈錢供奉上帝的方法，来表达这些人信教的虔誠。”

这个仁慈宗教的得意門徒們的魔鬼行为，真是罄竹难书。我們現在只再提提几个事件。某教区神父把一个本地孩子关起来后，拿棍子打他和把他綁在柱子上，当这个孩子的欧洲籍主人来請求把孩子領回的时候，神父还把他推撞，恐吓要枪毙他。另一个神父为了賺三百法郎，把一个信教的越南少女卖给一个欧洲人。另外一个神父把修士学校的一个学生打得死去活来。这个受难者的乡亲们对此十分憤怒，在等待上帝的公理时，他們上书控告这位暴虐者——对不起，我想說的是尊敬的主教——，而世俗的公理却这样恐吓这些天真的控告者說：“孩子們，要当心！別生事，不然就会……”M……主教不是曾經宣布过，学問是对越南人的一个危險嗎？还有 P……主教不是說过，当上帝使藤树生在越南人的屁股上的时候，上帝早就有了用意的嗎？

要是真的有天堂，那么，天堂可沒有那么多的地方来容納在殖民地的那些勇敢的圣徒們！而且，要是那位不幸在十字架上牺牲

了的上帝能够再回到这个人世間，当他看到自己的“虔誠的門徒”是这样实现他的苦修德行的：泰国教会占有国内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南圻教会占有南圻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北圻教会仅在河內就占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并且还有一笔小小的資金值一千万法郎，相信上帝将会感到十分厌烦。不用說大家都会知道，这分财产的絕大部分，教会是用不可告人的方法凑起来的。

B 大校写道：“殖民者要依靠国家的帮助才能做到的事情，教士們則不用国家的帮助也能做到。在庄园主的土地的一旁，出現了教会的領土。不久之后，沒有任何一块土地可以让越南人来建房子、耕种和生活，要是他們不肯当农奴的話！”

阿門，我的上帝！

* * *

上帝充滿着仁慈之心和法力广大。作为最高的造物者，上帝捏出了一种所謂上等民族来騎在也由自己捏出来的下等民族的背上。因此，所有的开化队，無論是到安的列斯，到馬达加斯加，到塔希提或者到印度支那，都拖着一个所謂傳教队。例如，大家知道，法国政府征服北圻的决定，是由于受了殖民地的主教的唆使，并且得到拿破侖第三的王后的贊助。而那些神父之流已經做了些什么勾当呢？他們利用了越南人的好客心，偷窃軍事情报和繪画工事地图給远征的將軍們。我們不懂得拉丁語对这些勾当是怎样叫的，如按一般話來說，那就叫做間諜。

格尼艾之輩，里維愛之輩和他們的同伙們，不熟悉当地情况，不懂得当地語言，教士們就給他們当翻譯和向导。在担任上述角色的时候，圣徒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实现上帝的仁慈之道。有的神父命令士兵說：“把这个村子燒掉，因为它不向咱們繳稅”，

或者說：“饒恕这个村子吧，它已向咱們屈服了”。这里的“咱們”，就是指教会。

在殖民地的教会不仅有挑起殖民地战争的任务，而且正是教会还想延长冲突，还主張打到底而不要“过早”和談。海軍都督戴日尼衣曾向海軍部这样报告：“我想設法同越南当局接洽，以便締結和約，但是各教士給我們制造了許多障碍……同越南人簽訂和約，即使對我們怎样有利，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他們只想攻占整个国家，并且推倒在位的皇朝。冰罗兰主教曾經多次这样公开地說，而且这也是勒佛維尔主教的意見。”

这是不是因为教士們爱国？不！因为都督的信的后一段清楚地写道：“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教士們，为了私自的目的而不顾法国的利益。”

下列的事件將給上述的意見作证明：

咸宜皇帝离开了被法軍占領的京都，他率領义軍包围由教民防守的一个村庄，其中有六个教士。一个法国將軍聞訊以后，馬上便同某神父商討借船以便調軍隊去解圍。神父拒絕了，他說船只都到远海打魚去了，三四天后才回来。这位將軍經過調查后才知知道原来是神父故意把船只分散，使援兵不能去解圍。于是將軍把神父叫來，說：“要是再过六小时我沒有船运載軍隊，我就要把你枪决！”船有了，將軍向尊敬的神父問道：“为什么您要欺騙我們？”“將軍，要是等到教士們被杀死之后你才來到，那么，我們將有六个殉道的人可以封为圣人了。”

瞧吧，“神父”們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去做这样的傳教工作，而且什么时候都是假上帝的名义的。

第十一章 殖民地妇女的痛苦

誰讀了这几頁都会看到，越南妇女得到了我們的开化者的什么样的“保护”。無論在什么地方，妇女們都不能免受侵略者的暴虐行为：在街上，在家里，在集市上或农村里，她們到处都碰到統治老爷、軍官、軍警、海关人員和車站職員們的殘暴行为。罵越南妇女是娼妓、是猴子，这对于法国人說来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甚至在西貢——人們称它为法国城——的菜市上，那些維持秩序的人也恣意地用牛筋鞭、警棍击撻本地妇女，强迫她們让开路，免使街道拥挤。

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們要說也永远說不完，但是，我們希望上述的事情足以使宗主国的妇女們看到，越南妇女是怎样在痛苦和压迫的境况中掙扎的。現在，我們且看其他殖民地的妇女——也是在母国的保护下——是否比較得到尊重。

在辟馬德拉（屬阿尔及利亚），以偷窃的罪名判处一个本地人坐一年牢。他越獄逃走了。人家派遣一股軍警，由一名中尉指揮，把越獄者的村庄包围住。軍警进行十分严格的搜查，但是搜查不出越獄者。他們于是把他的家中和他亲戚家中的三十五个妇女集中起来。在这三十五人中，有才十二岁的女孩子，七十岁的老大娘，有怀孕的妇人，也有正給嬰兒哺乳的母亲。这时候，統治老爷也剛剛到来。在他和中尉的許諾的眼色下，每一个士兵蹂躪一个女人。村庄里的豪紳和村长也被拉来共睹这一景象。人家說这是要让土著牢牢記住以存畏惧之心。

事后，他們捣毀房子，搶夺牲畜，把被强奸了的妇女关在一个

房子里，让这伙劊子手监视和继续奸污，一直延长了一个多月。

人们说：“殖民地制度是强盗的制度。”我们补充说：是强奸妇女和杀人的制度。

* * *

在题为《殖民地的强盗们》的文章里，维多·美利克先生^①曾给我们叙述了某殖民地的一个统治老爷的一桩难以想像的恶毒行为，他曾经把树胶灌进一个黑人妇女的生殖器中。后来，他又强迫她顶着一块大石头站在烈日下，一直到死去。

这名淫暴的官员现在又在另一个郡里继续创造他的业绩。

倒楣的是，这些可耻的事件偏偏在统治当局御用报纸经常吹嘘为“海外法国”的地方却是司空见惯。

1922年3月，巴枷（属南圻）海关的一个职员，把一个以挑盐为生的越南妇女打得奄奄一息，借口是她在他家门前喧闹，打扰了他的午睡。更妙的是，这个女人还受到被解雇的恐吓，要是她作任何控诉的话。

到4月份，另一个海关人员前来接任，他也以自己的暴行而同他的前任同僚堪相匹敌。

一位也是以挑盐为生的越南老大娘，因为被克扣工钱而同工头的老婆发生口角。工头的老婆向这位海关职员告状，他不问青红皂白，便给盐工老大娘刮了两个重重的耳光，当老大娘俯身去拾起草笠的时候，这位开化者又对准老大娘的腹部用力地踢了一脚，使她吐了一地鲜血。

老大娘昏倒不省人事。按理说这时必须把老大娘扶起才是，

^① 维多·美利克是记者，法国共产党党员。

但是，沙罗老爷的这个同事却把里长召来，命令他把受伤者移到别的地方去。里长拒绝不从。这个海关职员便把受伤者的丈夫——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召来，命令他把老伴领回去。

我可以向读者们打赌，瞧着吧，这两个南圻海关职员一定会安然无事，就像他们的同事——在非洲的某位统治老爷一样。他们甚至还会官运亨通呢！

* * *

饿着肚皮的阿尔及利亚孩子，为了糊口，那些六、七岁的男孩要去擦皮鞋，或者替那些买菜的人提菜篮。

殖民地的开化政府认为这些穷孩子赚的钱太多了。政府强迫孩子们要买一本职业手册，同时，每月要缴纳一个半到两个法郎的营业税。

宗主国的工人们！你们正在反对无理的工资税，你们对那种向孩子们勒索的卑鄙的税收又有些什么想法呢？

* * *

战前，在馬提尼克，一吨食糖售价二百八十法郎，一百公升罗姆酒售价三十五法郎。

现在糖价是三千法郎，罗姆酒是四百法郎。

这样，老板们赚了 1,000%。

战前工人日薪是三法郎，现在是三点七五法郎到四法郎。

这样，工人的工资增加不到 30%。

在这个期间，生活指数最少上升了 300%；要是你再把法郎的贬值加到上述的不合理的差距里去，那么，你就会看到，本地工人生活的困苦是达到怎样的程度了。

1923 年 2 月，由于老板不肯增加工资，工人举行了罢工。

正如在各地一样，尤其是在各殖民地，使工人流血老板們是从不犹豫的。因此在这次罢工中，有两位馬提尼克青年，一个十八岁和一个十九岁，遭到了卑鄙的杀害。

凶暴的老板們連小孩子和妇女都不放过。1923年5月出版的《穷苦人报》，曾經报道了如下的事件：

“当局对待劳动人民是极其不公道的。誰不依照老板規定的工錢做工都被起訴，被軍警拘禁和搜查。到处，軍警都以敌对态度对待劳苦人民。

例如某天，两名軍警来到德里尼蝶医院把一名叫呂巴英的妇女抓去。这位妇女于2月9日在北蒂雅的枪击事件中两腿多处中彈，他們的借口是‘她以恐吓和行动違反了劳动的自由权’。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可怜的妇女走不动，可是軍警仍要押解她徒步走三十二公里到初审法官那里。

在她被捕的期間，呆在三十二公里外的福特法兰薩的医生已經有五、六天沒有来为她医治。

那么，誰来证明让病人出院呢？因为这位被拘禁的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仍說自己还没痊愈，不能走动。

在各殖民地中发生过的无数駭人和不公道的事件中我再提提这样一件事：

在罢工运动中，在一些企业里，那些‘得到选用’的人，被迫在軍警和水兵的监督下做工，正如生活在奴隶时代一样。”

* * *

我們在一張報紙上讀到这样的消息：

“在君士坦丁堡，一群群的妇女到处行乞。她們中有一人餓死在英根达拉桥边，手里还抱着孩子。

从波加里到仁法，数不清的老人、小孩子和手抱着婴儿的妇女，围着列车求乞。

他们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衣服襤褸。人们禁止他们到车站转来转去。”

* * *

当我们看到以一位贤慧的妇女作象征，在自由、公理等许多不同的幌子下，得到豪华、风雅的著名人物竭力粉饰的文明，却以极其卑鄙的血腥手段来对待殖民地妇女，并无耻地侵犯她们的风俗习惯、贞节和生活的时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讽刺。

在殖民地的荒淫残暴之风是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其残暴的程度是难以想像的。在这里，我们姑且提出毫无偏心的人所追述的他们目睹耳闻的一两件事，让西方的姐妹们知道那个所谓“开化的使命”的价值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深切了解殖民地的姐妹们的痛苦。

一个住在殖民地的人追述说：“当那班丘八来到的时候，民众都逃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两位老大爷，一个少女，和一个正给婴儿喂奶、手边牵着一个八岁女孩子的少妇。丘八们勒索金钱、酒和鸦片。因为大家都不懂法语，他们便恼火了，用枪托揍一位老大爷，另一位老大爷被两个士兵——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已经烂醉如泥——抛进火堆里烧了几个钟头借以取乐。在这同时，另外一些士兵强奸了那两个女人和那个女孩子。事后，他们把那个少女按倒在地上，绑住她并把碎布塞进她的嘴里，然后一个士兵用刺刀刺进她的肚子，砍断了她的手指取下戒指，又割断了她的头抢去项圈。

在原是盐田的平坦的地上，横陈着三具尸体：女孩子被剥得赤

裸裸的，少女被剖开肚子，僵硬的左手紧紧握着拳头指着无情的天空。还有老大爷的尸体真是可怕，他也是光赤着身子，但是由于被烧焦了，再也不能认出他的面目，脂肪流满地，已经凝结了，肚皮膨胀，焦黄发光，好像烧猪的皮一样。”

在攻占新市（属北圻）的那天晚上，非洲营的一个军官看到一个俘虏身体健壮，没有什么伤痕，第二天这个军官便看到他被烧死了，满身流着油脂，肚皮胀起，焦黄发光。原来昨天晚上伙士兵把他拉去烧死，另一伙士兵则蹂躏一个女人。

一个士兵逼迫一个越南妇女献身给他的狗儿。她不肯，士兵立刻对准她的肚子刺了一刀，当场死掉。

也是上述那个见证人说：

“某一节日，闖来一名兴致勃勃的士兵，无缘无故地把一位越南老妇人刺死。

一个种植园的士兵看见一群男女在十点钟的时候走进他的园子。他们都是善良的菜农，好奇地想进园子里看一看。那个士兵拿起猎枪对他们射击，打死了两个少女。

一个海关人员想闖进一个本地人的屋子，屋主不同意，他就放火烧屋子，屋主的妻子给烟火熏着，为了避免烧死，她领着孩子逃到屋子外面，被他打断了脚骨。”

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真是无法计算的。他们精密的嗜好杀戮的文明，越助长他们想像的发展，他们就越加冷酷残暴。

他们不但对田地、对男子、对牲畜征收沉重的赋税，而且还把这种“恩惠”布施在妇女的身上：

“许许多多贫苦的本地妇女，被迫带上了沉重的脚镣去打扫街道，只因为犯了没钱纳税的罪。”

在开化者们为了培养越南民族和把他们引上进步的道路而作出的全部努力中，必须提起强迫贩卖白酒的事情，围绕卖酒所发生的专横事件说也说不完。酒是一种可加泡制的毒药，一滴滴地帮助人们把那味“民主”生吞下去。

上面我们曾经详细地指出，那个罪恶昭彰的印度支那政府是怎样的纵容它们的奴仆们强迫那些不喝酒的妇孺也要买酒，以便使那班壟断寡头发财致富。为使壟断寡头们称心如意，人家还订出有关惩治私自酿制和贩卖酒的法令，人家在本地人的头上套了一大堆各种刑罚；人家给海关人员发配武器，这班家伙有权随时闖进老百姓的庄园和房子里去。

“当看到了军警把一批一批老大爷、孕妇和小孩，每两个人一对绑在一起，押解到河内市或海防市，以关于违反商业税的罪名加以审讯的时候，我们觉得惊奇——实在也值得惊奇。”

但是，这同各省，尤其是同中圻各省比较，只是小巫见大巫。

那里的统监老爷还把男女老少整批的加以判处和监禁。

上述一段文章的作者这样描写了站在牢门外面的亲人们：“老大爷、妇女、小孩子，所有这些人都是很骯髒，衣服襤褸，形容憔悴，由于发烧而双目通红，小孩子则因赶不上而被拖着走。这些精疲力竭的人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如帽子、破衣服、饭团、各种菜餚，以便偷偷送给被告者——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养活家庭的人，几乎全是站在外面的人的一家之长。”

无论怎样描写，也不能把真实景象通通说出来。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人们会这样野蛮和粗暴地侵犯做人的一切权利。

海关人员不仅经常搜查住宅，而且还搜查本地人的身体，不论

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們闖进本地人的家里，要女人在他們的面前脫光衣服，而且當她們像蚕蛹一樣一絲不挂的時候，他們甚至玩弄最下流的兒戲，把海關圖章蓋在她們的身上。

啊！法国的母亲、妻子、姐妹們，你們有什么感想呢？而且你們，法国的儿女、丈夫、兄弟們，你們有什么感觉呢？是否那就是法国人的礼仪已經被“殖民化”了呢？

越南人对新学的爱好，也使得保护政府害了怕。因此，政府把各个乡村学校关闭，把学校改成軍官們的馬棚，开除学生，监禁教員。一个本地女教員被押解到省会，脖子被套上枷鎖，光着头让烈日曝曬。

一个炮兵准尉半夜三更来到一个越南妇女的家里，只因为她不肯接待他，就把她的房子燒掉了。

一个已有許多老婆的中尉把一个越南少女击倒，并且用鞭子把她鞭死，只因为她不肯嫁給他。

另一位軍官曾以狗彘一般的行动奸淫一个女孩子。虽被起訴，但高級刑事法庭却宣判他无罪，因为那个女孩子是越南人。

在我們的統治当局在各地一有开口的机会，而且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坐下洗耳恭听的时候所作的演說和报告中，老是說只有野蛮的德国是帝国主义、軍国主义；至于法国，他們所代表的那个和平、人道的法国，共和民主的法国，却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軍国主义。啊！哪里是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呢？如果是那些掌权者派遣軍隊——他們是工人的子弟或者是工人——去杀害其他国家的工人，那么，这不外是教导这些人懂得“文明”的生活罢了！

第十二章 奴隸覺醒

(一) 在印度支那

1922年11月，堤岸(屬南圻)六百名染布工人被降低工資，堅決舉行了罷工。

到處發生了資本家的反撲，同時，到處的工人階級都開始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要是那些貧苦的殖民地工人，過去很容易聽從差使和奴役，沒有得到政治教育，沒有得到組織，而現在要集合起來——由於求生的本能，要是能夠這樣說的話——並且進行反對資本家的苛求，那是由於他們的境況太貧困，而貧困的程度使得歐洲的人們難以想像得到。這種鬥爭運動第一次在殖民地燃燒起來了。我們必須記取這個時代的訊號，同時我們在宗主國的工人不要忘記我們的責任是，不僅在言詞上表示對那些階級兄弟的團結情誼，而且還要提高他們的覺悟，以組織觀念和組織工作的方法教育他們。

(二) 在達荷美

法國資產階級因本國工人階級已經覺醒而感到耽心，它們想辦法利用各個殖民地來鞏固其岌岌可危的統治。它們在那裡為它們的工廠搜刮原料，並且搜羅人力來反對革命。在巴黎和各省的資產階級報紙經常以整版的篇幅作為殖民地欄。各將領和議員們周遊全國去作有關殖民地的演講。那些“道德”的大手筆和專事吹牛皮的大人先生們，找不出足夠的理由來歌頌一番本地人的忠誠

以及“自家的”开化恩德。

有时候这些大人先生們竟然厚顏无耻地把英国人在殖民地的搶夺和它們自己的“崇高”事业来作比較，他們认为英国人的政策是“殘忍的方法”或者是“粗暴的态度”，并且肯定說，法国人的做法是充滿正义和温和的！

只要看一看各个殖民地，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开化事业是多么的“美丽和温和”了。

在达荷美，人們把对于本地人原来已經很重的賦稅增加了。人們强迫青年拋棄家园去当个“文明的保卫者”。人們禁止本地人存有用以自卫和对付經常破坏庄稼的野兽的武器。教育、医药卫生，啥都沒有。反之，人們不擇手段地强迫“获得保护”的达荷美人要甘受作为本地人的痛苦命运，忍受那个把人貶入动物行列的，和玷辱了所謂文明世界的制度。本地人再也不能忍受，被迫站了起来^①。于是，血腥的镇压进行了。人們采用了坚决的措施，人們送来了军队、机关枪、迫击炮和战艦，人們頒布了戒严令。人們大肆逮捕和把大批的人囚禁起来。看，开化事业的仁慈性就是这样的！

（三）在叙利亚

当权者都这么說，叙利亚人民滿意，十分滿意古罗將軍的統治政策。但是下列事情却证明完全相反：

1922年3月，穆斯达法·克曼来到梅特辛，叙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建了一个牌楼迎接他。牌楼上插着写滿口号的黑旗：“土耳其和阿拉伯兄弟般地团結起来”，“不要忘記叙利亚兄弟們”，“解放我

① 指1923年2月爆发的起义。

們”，等等。

穆斯达法·克曼的訪問阿德拉，引起了多次的激烈的游行示威。安芝奧薩和亚历山德力特的复国运动者一連两天举着黑旗上街游行，并且高呼反对法国托管制度的口号。

为了答复叙利亚复国会代表团的呼吁，听说穆斯达法·克曼曾經說道：“像叙利亚这么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絕不可能掌握在外国的手里。”

法国殖民主义者不曾改变它們的“分而治之”的格言。正因为这样，越南过去原是屬於同一血統、同一風俗习惯、同一历史、同一傳統、同一語言的民族的国家，却被法国殖民者分裂成几片。它們企图利用这种巧妙的分割来削弱越南人民的骨肉团結的精神，并在兄弟骨肉之間制造冲突的根苗。在唆使他們互相傾軋之間，它們又人为地把这些成員和老撾、柬埔寨硬凑起来，以便成立一个“联邦”，称之为印度支那联邦。

在各个新的殖民地里，人們也采用了上述的策略。在把叙利亚国土分割成“几个国家”之后，在貝魯特的法国高級專員又决定成立一个叙利亚“联邦”，包括阿勒頗、大馬士革和亞拉烏依特等“国家”。人們給这个联邦想出了一面国旗，正如对越南国旗一样，人們不会忘記在接近旗杆的一角上給它貼上一块“保护旗”。1922年12月11日是个“隆重”的节日，那一面旗帜首次在阿勒頗的联邦局上挂了起来。

在这个仪式上，許多当权者都致祝詞。联邦主席苏比巴拉加說了些什么“广闊的保护国”，什么“真誠的向导者”，什么“百战百胜的將軍”，以及一大堆其他的話。代理高級專員罗伯·戴克也讀了一篇洋洋大观的演說詞。除了談到其他一些事情之外，这位高

級專員还再三提到“自主的叙利亞民族，不是从幼稚时代就得到法国关照的第一个民族”，等等。但是，所有这些空空洞洞的言詞也是欺騙不了任何人的。在洛桑會議上，負有為叙利亞的真正獨立和統一的斗爭使命的叙利亞—巴勒斯坦代表團，曾經發出抗議書。這份抗議書已刊登在《東方論壇》報上，我們高興地把它抄錄于下：

“閣下：

正當人們努力為由色佛爾條約引起的近東問題而縫補裂痕的時候，同時，正當阿拉伯民族因自願犧牲太多而蒙受由上述條約造成的最直接的災難的時候，在諸位的會議——旨在建立穩固和持久和平而召開的會議——席上，人們仍然沒有注意听取從各個地區來的阿拉伯民族代表們的聲音。

但是，法國統治當局却正好選擇這個時候來作為隆重地結束它們四、五年以來對叙利亞進行殖民地化的事業：它們把象徵着永遠奴役的一塊三色旗加在所謂叙利亞聯邦的國旗上。這樣，人們就再一次地取消了協約國的聲明，取消了英國以協約國的名義同阿拉伯民族簽訂的條約中的保證，同時連法國統治當局所宣稱的保證給不幸的叙利亞以獨立的諾言也取消了。叙利亞有足夠的資格來尽早取得獨立和完全獨立，這個資格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同時這個資格也不遜於東方和西方的任何一個國家。但是，叙利亞却不能取得有自己單獨的國旗的准許。叙利亞被迫要在自己的國旗上貼上那塊三色旗子來作為被托管——變相的吞并——的標誌。

主席閣下，我們一貫反對托管制度；我們從來都不承認托管制度；今天我們更加極力反對把象徵托管制度的標誌附加在我們的國旗上。

所有各列强，包括那些强大不亚于法国的国家，它们从来也没有采用这种可耻的方法来对待它们的最落后的殖民地。

国联宪章明确规定了托管制度的暂时性质（第二十二条第四节）。那么，法国负责当局根据什么法理来强迫一个它们曾经许诺引导它走向独立的国家，要接受法国的旗帜？当它的独立也在国联宪章中得到承认的时候。

閣下，我們郑重地要求你考虑我們所提出的抗議，我們要再一次提起的是，我們最恳切的願望是，我們的正当要求将在會議上得到維護。

特此奉达……

叙利亚—巴勒斯坦代表团团长

总書記艾米亞·色叙吉普·阿斯兰(代簽)”

此外，哈馬群众，其中有許多人是公務員、律師、教員、新聞工作者、商人，曾經写信給法国总理，下面是主要的几段：

“总理閣下，我們荣幸地向你表达我們的要求，同时我們对那个議会的敌对的反应表示抗議，我們认为，这种反应違反了我們的利益和全叙利亚的利益：

(一)那个联邦議會不是由人民选出的。因此，那个議会的議員們沒有任何資格当全民的代表，他們也不能反映全民的意志。

(二)那个議會是沒有任何权力的，它被約束只能討論那些人們向議會提交的問題，因而甚至有关全民生死存亡的問題，議會只字也不能提及。再者，議会的決議必須交付高級專員，而高級專員可以随意实施或撤銷。

(三)就是該議会的基层机构也不穩当，因为每一个地区只有一个代表，尽管各个地区之間的人口數額是不相等的。而且还怪

誕不經的是，議會不按照多數決定，每當討論中有一個不同的意見時，那麼，表決只能看作是沒有價值的，同時，問題必須提交高級專員作出決定。

（四）人們宣傳說，這個議會是在統一的道路上前進的一步，其實它是統一的否定，甚至連敘利亞的國家資格也否定了。原因是這個議會只是一個被指定的議會，它完全不能代表全民的意志，它甚至还違反了全民的意志。因為在世界上它被認為是表達民族願望的機關，而人們卻有理由以它來拒絕民族的正当要求。

至於我們的願望，可以提出如下：

甲、承認敘利亞的真正的獨立和領土的完整。

乙、在完成正在進行之中的人口調查以後，在普選的基礎上進行國會的總選舉。國會將起草憲法和決定國家的政體。國會將在1922年底，即聯邦議會召開會議的時候召開。

丙、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政府，同時國會要有充分的立法權。

這樣才真正符合哈馬人民的願望，同時才真正符合敘利亞絕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 * *

這本小冊子正在編寫的時候，在許多殖民地發生了許多嚴重的事件。例如，由一個越南人在廣州投擲的炸彈爆炸案^①，安的列斯群島^②的爆炸案，瓜德羅普的流血的罷工事件，大馬士革^③的流

① 指1925年范鴻泰行刺麥爾林的爆炸案。

② 在中美洲的安的列斯群島中，法国有許多屬地，其中最重要的是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

③ 大馬士革是敘利亞的首都。

了不少血的游行示威，比塞大^①和哈姆曼列普^②的罢工事件，以及突尼斯的沸腾的情势。

(四) 俄国革命与殖民地民族

资本主义是一条蚂蟥，有一个吸盘吸住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时有另一个吸盘吸住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如果人们要杀死这个东西，人们必须同时割掉这两个吸盘。要是人们只割掉一个吸盘，另一个吸盘仍然能够吮吸无产阶级的血液，它仍然继续生存下去，同时被割掉的吸盘又将重新长出来。

俄国革命极其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因而它不满意于宣读一些空洞无物的演说词，和提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决议来支持各个被压迫的民族，俄国革命教导他们的是起来作斗争。俄国革命在精神和物质上帮助他们，正如列宁在他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文中所宣布的一样。俄国革命已经召开了巴库大会，二十一个东方民族派遣代表出席了这个大会。西方的各个工人政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西方的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被侵略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亲切地手携着手，共同找出用以反对共同敌人——资本主义的有效的斗争方法。

在这个历史性的大会之后，革命的俄国虽然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困难，但仍毫不迟疑地帮助那些在英勇和胜利的革命中觉醒了的被压迫民族。它最先做的工作之一是成立东方大学。

东方大学现有一千零二十五名学员，其中有一百五十一名女学员。在全部学员中，有八百九十五人是共产党党员。学员们的

① 比塞大是突尼斯的海港。

② 哈姆曼列普是突尼斯的一个城市。

社会成份如下：五百四十七人是农民，二百六十五人是工人，二百一十人是知识分子^①。此外还有七十五名十岁到十六岁的少年学生。

有一百五十位教师负责讲授关于社会科学、数学、历史唯物论、工人运动史、生物学、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等。在课堂里，六十二个不同民族的青年们彼此亲爱地团结在一起。

东方大学有十座大厦给学员住宿，另有一间电影院，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天免费招待学员，其他日子则交由外人经营。还有两个拥有四万七千本书的图书馆，用以培养年轻的革命者的思想和帮助他们深入自己的研究工作。每个民族结合在一起，独自成立一个包括有他们本国文字的书报图书室。阅览室有足够的报纸，由学员们自己布置得很美观。

学员们也出只有单独一面的报，贴在阅览室门前的一块大木板上。生病的人可以进学校的医院治疗。在克里木为刚病好的人建立了一个疗养所。苏维埃政府赠给学校两个拥有九幢房子的夏令营。每一个营有一个畜牧场用以进行畜牧业的研究。农场的书记同志忍不住自豪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有三十头奶牛和五十头猪。”夏令营还有一百公顷土地让学员们自己种植。在暑假期间，学员们在工作和实习之余还去帮助农民们干活。

这里顺便补充一点，这两个夏令营中的一个，过去是属于某公爵的采邑。怪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红旗在带有公爵徽号的塔顶上飘扬，和看到朝鲜或亚美尼亚的青年农民毫无拘束地在公爵的礼殿上嬉戏。

^① 总共是一千零二十二名，另三人是其他社会成份。

學員們的膳食、衣服和住宿全部免費。每月每人還領到五個金盧布作零用。

为使學員們獲得有關教養孩子的基本知識，學校還承擔支援一個育兒所和一個擁有六十個嬰兒的模範托兒所的任务。

每年，學校的開支達到五十一萬六千金盧布。

學校里的六十二個民族的代表成立了一個“公社”。公社主席和干事每三個月一屆，由全體投票選出。一個學員代表參加經濟和行政管理。所有的學員都輪流做炊事、圖書館、俱樂部等工作。所有一切爭執和“違法”都由學員選出的法庭在全體同志的面前處理。每一周，公社召開一次會議，討論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間或舉行一些集會和晚會，有學員中的臨時演員的助興，使大家能欣賞來自四面八方的遙遠地區的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

布尔什維克黨人的最突出的“野蠻”表現是，他們不但把那些“卑下”的殖民地人當兄弟看待，而且還讓他們參加蘇俄的政治生活。這些學員們，當在自己的祖國的時候，他們是些“被隸屬的人”，是些“被保護的人”，就是說，是些除了只有納稅的義務之外再也沒有任何權利的人，是些一向不能開口對國事提供意見的人，是些不能討論政治的人，那麼，他們現在能夠參加普選，以選出自己的代表參加各個蘇維埃。我希望我的那些現在還在殖民地要求轉換國籍而老得不到批准的兄弟們，且把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來比較一下看！

所有的學員都曾經親受痛苦並且看見過痛苦的景象。他們大家都在“崇高的開化的文明”下生活過，曾經遭受過外國資本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因此，他們都勤奮和用心學習。他們非常活躍和嚴肅。他們不像在巴黎、牛津或柏林留學的東方青年那樣的游蕩

和放縱。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東方大學在自己的屋檐下，哺育着各个殖民地民族的整个前途。

近东和远东地区，从叙利亚到朝鮮——我們仅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算起来有一千五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十二亿以上的人口。这个广大的地区正处在資本帝国主义的統治桎梏下。虽然他們的数量照理是能够使他們强有力的，但是这些被压迫的民族仍然不能真正地站起来进行自我解放，因为他們还没有認識到民族团結和国际团結的价值。他們还缺乏像欧洲各个民族那样的国际联系。他們具有强大的力量，但他們却还没有看到，東方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的紀元，并且把各个殖民地的聰明的、活跃的青年集合起来，正进行着偉大的工作，那就是：

甲、教育这些未来的战士們掌握階級斗争的原理，而一方面因民族斗争，另一方面因家长制度的习俗使这个原理在他們的头脑中模糊和混乱。

乙、使殖民地人民的先鋒队同西方的无产阶级紧密接触，为日后的真正合作鋪砌道路；只有这种合作才能保证世界工人阶级取得最后的胜利。

丙、使殖民地各个民族——向来彼此涣散——更加相互了解和相互团結，由此，为日后东方各国間的联合奠下基础。这个联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臂膀之一。

丁、給拥有殖民地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他們的被压迫的兄弟可能和应该做的事情树立了一个榜样。

(五) 殖民地的无产者和农民兄弟們！

“世界的大流血使得殖民地的上百万的无产者和农民睜开眼

来，看到了自己的极其痛苦的生活环境。一连串激烈的革命暴动——但还没有得到组织起来——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爆发了。为争取更美好的前途而进行斗争的、不可阻遏的汹涌澎湃的自发力量，是由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织和领导的。在战争时期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再不愿处在帝国主义的魔爪下了，也不愿再让它们在‘自己的工人和农民’的剥削中占有最大的部分。年轻的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斗争口号，得到了印度、埃及和土耳其等国的劳动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拥护。

共产国际为反对世界各地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而进行不断的斗争。

共产国际哪能够对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充耳不闻？

共产国际公开声明自己支持这一斗争，帮助这一斗争，和为忠于自己的任务，仍将继续支持这一斗争。”

(摘自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声明)

(六) 农民国际给殖民地国家 劳动农民的号召书

农民国际最近在莫斯科召开首次会议，发表了如下的号召书，用以表示自己对各殖民地劳动农民的关心：

“各殖民地的劳动农民兄弟们！

殖民地的农民兄弟们，你们是现代的奴隶；成百万的兄弟在新旧大陆的田野上、草原上和山林中，正在外国资本家和本国地主的双重压迫下痛苦呻吟着。

为成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农民的斗争组织而首次在莫斯科召开

的世界农民大会，号召兄弟們提高本身的階級意識，并且参加会，使会的队伍日益壮大。

由于每天干活時間太长，由于饥饿貧困，由于明天的生活沒有保证，你們比宗主国的农民痛苦得多。

你們經常像当苦役一般的被强迫劳动，被迫担挑搬运以至丧生，或者被迫去服无限期的伏役。

你們被賦稅紧紧压住。

貪婪殘暴的資本主义使你們陷入愚昧之中，在思想方面奴役你們，又用酒和鴉片来腐蝕你們的种族。

資本帝国主义所制造的殖民地制度，使你們丧失了个人的一切自由权利，丧失了所有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因此，你們已被貶入运馱貨物的牲畜的同一行列。

資本家并不满足于把你們置于破产的貧困境地，还强迫你們拋棄田园庐舍去充当炮灰，投入兄弟相殘的战争中，去攻打其他地区的人民或者去反对宗主国的农民和工人。

殖民地的貧苦兄弟們！

团结起来！

組織起来！

把你們的行动和我們的行动配合起来，讓我們为共同的解放事业而共同斗争！

殖民地解放斗争事业成功万岁！

全世界劳动者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七) 殖民地的行业工会的組織

摘自紅色国际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3 年 6 月 23 日會議紀錄：

殖民地的行业工会的斗争問題

现代帝国主义建立在对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百万劳动者剝削的基础上。因此，只有当我们破坏了它的基础的时候，帝国主义才会完全和永远崩潰瓦解。基于这一观点，在各个殖民地組織行业工会，就具有特別的重要性。但是紅色国际工会会员在埃及、突尼斯以及其他处在法国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国家却没有什麼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各个工人团体和法国的各个工人团体間的联系仅是偶然的事，还没有系統的活动。显然，要是我們不能爭取殖民地的群众，我們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破坏帝国主义的机构。目前的迫切工作是展开广泛的宣傳运动，以便在殖民地成立行业工会和发展那些很久以来就有了初步基础的行业工会。此外，我們必須对各国和各民族的劳动者表示真正的阶级友爱，以克服殖民地劳动者对現在还是統治民族的工人阶级的疑忌。殖民地各行业工会和宗主国各行业工会之間的组织联系，只可能是在殖民地进行长期工作过程中带来的結果。

不要忘記殖民地劳动者，必須对他們的各个組織給予帮助，向宗主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进行斗争，这是所有的革命行业工会，尤其是那些本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的行业工会的最迫切的任务。

* * *

殖民地联合会——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团体——的宣言：

“各殖民地的兄弟們！1914年，为了要对付严重的危机，統治者們回过头来找你們，并且要求你們作出牺牲来挽救一个他們所謂是你們的祖国，但其实只是压迫和統治你們的祖国。

为了使你們不再犹豫，他們不会忘記掏出一些所謂要是和他們合作就能获得享受的权利来引誘你們。但当暴風雨过去了，一切还是照旧，你們仍然生活在有着各种特殊法律的殖民地制度下，完全缺乏各种同人格密切相关的权利，如結社和集会的自由权、言論自由权、在全国来往的自由权等。这是在政治方面。

在經濟方面，你們仍要承受人头稅、伏役这两項沉重的負担，完全違背了民意；同时又要繳納盐稅，又要受酒和鴉片的毒害，被强迫消費酒和鴉片，例如在印度支那；被强迫去值夜来保卫殖民寡头的財產，例如在阿尔及利亚。

做同样的工，但你們的工資却比白人同业者少。

总之，人們什么都許諾，但現在大家都看到那些都是騙人的謊話。

要怎样做我們才能获得解放？

請允許我們依照馬克思的話對你們說，只有自己起来斗争，才有希望获得解放。

殖民地联合会的成立，为的是在这个任务中給你們以帮助。

在对我們表示同情的法国同志的帮助下，联合会把所有旅居在法国的殖民地的人們集合起来。

活动方法：为了完成这一正当的工作，联合会决定以报刊和言論把問題公之于輿論（組織座談会、集会，通过議員朋友們在議會讲坛上把問題提出来），同时运用所有各种可以运用的条件。

宗主国的受压迫的朋友们！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欺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侵略我们国土的工具。今天，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仍采用这种狡诈的政策，又想利用我们来镇压你们为争取自我解放所作的一切努力。

面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你们应记取马克思的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殖民地联合会”

附录 寄给越南青年

印度支那前总督杜没曾写道：“当法国人到印度支那时，越南民族早就准备好了做奴隶。”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这个时间里，许多非常变故使世界起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站在世界各强国的前列；中国掀起了革命；俄国已经把暴君撵走，变成无产阶级共和国；一阵强烈的解放风暴使各被压迫民族奋起；爱尔兰、埃及、朝鲜、印度，所有过去被战败今天是奴隶的人，正为争取明天的独立而进行勇敢的斗争，只有越南人则仍旧，准备好了做奴隶。

请听听在为宴请乌得莱、瓦累德及其党羽而设的二百人盛筵中越南客人的发呕词令。这位越南仁兄为了嗅到这些“民族联盟”老爷们的臭袜子，不惜付出八十五法郎以求一次醉饱！他这么说：

“我荣幸地代表在座各位表达我们对各位一片最大的尊敬、兴奋和感恩之心。在我们钦佩的眼光中，你们是光荣的大法国政权

的真正代表者。

“我找不出任何詞句能确切說出我們內心深处的衷情，但是，各位先生，請各位相信我們对护持我們的大法国，保护我們的大法国，不分肤色、种族，把我們看做子弟的大法国的敬愛、忠誠和尊敬。

“我們每个人都亲眼看到至尊的政府和大法国的代表們，正确、英明地采取寬宏和民主的法律，賜給了印度支那的全部恩惠。”

在西貢檢察院办事的法律科进士、政治經濟学科进士 N. K. V. 先生，在隆总督的殯仪中肯定地說，如果可以代表全体印度支那人民发表意見的話，那么，他对总督老爷給予越南民族的全部恩德，将感激涕零地說出至衷的感謝。接着，N. K. V. 先生提高嗓子說：

“那些沾受您的寬宏政策的人，今天能和保护国的代表們一起参与建設日益强盛的印度支那，他們已經感受了您的深恩并崇敬地把您的容貌深深記住。您最操心的是經濟問題。您想給印度支那以充分的經濟設備使之变成第二个法国，一个在远东的强大的法国，大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

您已經傾心尽力于您的使命，去开化一个在前进的道路上由于历史和气候等許多条件而停滞下来的民族。您是独一无二的进步战士，是文明的使者……”

还有在法国的印度支那人会会长——工程师高文蓮先生，則說隆先生过早的死去，是印度支那的一个沉痛的哀喪。于是他以如下的話来結束他的祭文：

“总督老爷閣下，我們为您而忠誠哀哭，因为对我们所有的人來說，您是一位像父亲般寬宏、厚道的主人。”

关于这些事,我且做結論,如果所有的越南人真的都像这伙由法国政府打扮出来的傀儡那样卑躬屈节,那么,越南人注定要做奴才也是活該!

* * *

我們的青年还必須知道,中国青年目前在法国有二千多人,在欧洲和美洲約五万人,他們几乎全部都是在国内毕了业的,而他們現在却是工讀生。至于我們,我們有助学金的大学生和自費的大学生,靠着政府的財政或父母的錢(糟的是这两个来源任何时候都不枯竭),他們以一半的时间玩台球,用剩下的一半时间的一半到各处嬉游;剩下多少时间(很少时候能剩下)才用于大学、中学中的学习。可是中国工讀生,除了旨在謀求真正地改变祖国的經濟基础外,就再沒有其他的目的了;他們的座右銘是“靠劳动生活,在劳动中学习”。

他們已經这样做:当踏上他国的国土时,所有有同样能力和同学一科的人,都聚合成小組以便向老板們請求工作做。在被吸收进工場或工厂时,当然他們首先要学做工,然后才变成工人。大部分人出身于富有家庭,养尊处优,現在要做繁重的劳工也感到辛苦。假如他們沒有决心,沒有强烈进取的精神要素,那么,大多数人的学业早已半途而廢了。可是直到現在,全部仍繼續在做工。第二个障碍是語言不通。由于他們懂得使用近乎是我們远东人所特有的一种本能——观察力,已經克服了这一障碍。如果老板的話他們听不懂或懂得很吃力,他們就細心注視老板給他們指点的动作。

他們沒有賺到許多的錢。微薄的工資,他們首先要計算好怎样足以生活。他們并且认为不向政府要錢,不向家庭要錢是一种光荣。最后,根据賺得的錢,他們分出一部分投入他們所設立的互

助資金。互助資金有两个目的：一、接济有医生证明书的生病的留学生和有老板证明书的失业的留学生。二、給学艺剛完毕的朋友补助一年的生活費，帮助他們补习业务。

在哪一个国家讀書，他們就在那里出版一張報紙（往往是由工讀生和工人合办的）。這張報紙用汉文写，报告祖国的消息和刊登世界上的重要時事問題等。报上辟有給讀者交換經驗和見聞，对学艺有助益的一栏，互报每人学习的結果，刊登互相劝导、动员的文章。白天他們做工，夜里他們学习。

能这样坚持、有决心和团结，我們的青年小伙子們一定能达到目的。以一支勇敢的、值得欽佩的五万人的队伍，在有紀律和現代化技术的培养下，再不多久，中国将在世界各工业、商业强国之間占下一个位置①。

在印度支那，我們有着一个民族所必須具备的一切，如海港、矿山、广闊的田野、无际的森林；我們有善于劳动和辛勤的人民。

可是我們缺乏組織和缺乏进行組織的人！因此我們的工业和商业等于零。那么，我們的青年做了什么呢？說起来真悶气，太悶气了；他們什么也沒做。沒有条件的青年，不敢离开家乡；有条件的人又太懶惰；至于出国的人則只是为滿足年輕人的好奇心罢了！

可怜的印度支那！如果您那些暮气沉沉的青年不早日复苏，您将沉淪无底。

① 这本书是在国共合作和中国革命軍进行北伐充滿美好前景的期間写的。但是在1926、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中国落入反动派手中，国力日益削弱并日益依附于帝国主义，直至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整个大陆才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号召书

(1930年2月18日)

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们！

被压迫、被剥削的同胞们！

兄弟姐妹们！同志们！

資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經产生了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經過这场恐怖的屠杀后，世界已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包括各被压迫的殖民地民族和世界上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革命阵营，这个阵营的先锋队是苏联。一边是資本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总参谋部——国联的反革命阵营。

这场大战使各民族不知遭受了多少生命财产的損失。法帝国主义更是損失最重者。因此，为了恢复法国的資本力量，法帝国主义使尽了一切恶毒的手段来加强对印度支那的財富的掠夺。它們建起了新的工厂，以低微的工資剥削工人。它們搶夺农民的田地以建立庄园，把农民推入困苦之境。它們增加許多苛捐杂稅。它們强迫我們的人民购买公債。总之，它們把我們的人民推入貧穷、痛苦的境地。

它們还加强軍事力量，首先是为了扼杀越南的革命。第二是

以侵占更多的殖民地为目的，在太平洋准备一场新的帝国主义的战争。第三是为了镇压中国的革命。第四是为了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帮助各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法帝国主义将把我们的人民推入一次更为恐怖的大屠杀中。假如我们任由法帝国主义准备这场战争，任由它们反对中国的革命和进攻苏联，任由它们消灭越南革命，正如让它们把我们的种族在地球上消灭掉和把我们的民族溺死在太平洋的深渊一样。

可是，法帝国主义的野蛮压迫和残酷剥削使我们的同胞觉醒了。我们的全体同胞已经明白：革命则生，不革命则要耗竭而死。正因此，革命运动才一天天壮大起来；工人罢工、农民要求土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群众到处奋起反抗法帝国主义。

革命已经使法帝国主义发抖。它们一面利用我们国内那伙封建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来压迫、剥削人民，一面进行镇压、逮捕、监禁和屠杀成批的越南革命者。

如果法帝国主义想以镇压来消灭越南的革命，则大错了。首先，越南的革命不是孤立的，它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具体的是得到法国工人的支援。其次，正由于法帝国主义的加紧镇压，过去分散的越南共产主义者现在已经组织成为统一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我们全体同胞进行革命。

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们！

被压迫、被剥削的同胞们！

印度支那共产党已经成立了。这是工人阶级的党。党将引导工人阶级、领导革命，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全体人民的权利而斗争。从现在起，我们应加入党，我们应帮助党和跟着党实现下面的

口号：

- 一、打倒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越南的反革命资产阶级。
- 二、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
- 三、成立工农兵政府。
- 四、没收帝国主义的银行和其他各企业并置于工农兵政府的监督之下。
- 五、没收帝国主义者和越南反革命资产阶级的全部庄园和财产分给贫穷农民。
- 六、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
- 七、废除公债和人头税。免除贫民的各种苛税。
- 八、给群众带来自由权。
- 九、实行全民教育。
- 十、实现男女平等。

阮爱国

党在民主战綫时期 (1936—1939年)的路綫^①

一、在这个时候，党不可以提出过高的要求（民族独立、議會等），如果这样就会陷入日本法西斯的圈套。

只可要求各民主自由权：自由結社、自由集会、新聞和言論自由、釋放全体政治犯，为党获得合法的活动而斗争。

二、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須努力組織广泛的民族民主战綫。

这个战綫不仅是印度支那人，而且是連在印度支那的进步的法国人也包括在內，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是連民族資产階級也包括在內。

三、对資产階級，党的态度必須机智、灵活，必須竭力吸取他們参加战綫，爭取可以爭取的分子，中立可以中立的分子。尽力避免置他們于战綫之外，因为这样，是把他們推入革命的敌人的手里，加强了反动派的力量。

四、对托洛茨基派，不能有任何联盟，任何让步。必須用尽办法揭穿他們当法西斯分子的走狗的真面目，必須在政治上把他們消灭掉。

^① 摘自阮爱国同志 1939 年 7 月寄給共产国际的报告。

五、为了发展和巩固力量，扩大影响和使工作有效果，印度支那民主战綫必須和法国人民陣綫取得密切的联系，因为該陣綫也是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并且可以給予我們极大的帮助。

六、党不可要求战綫必須承认它的领导权，党必須表示出自己是最能牺牲、最活跃、最忠誠的一个部分。只有通过日常的斗争和工作，广大群众承认党的正确政策和领导能力，那么，党才能爭取到领导的地位。

七、要实现以上任务，党必須对宗派、狹隘等思想作不調和的斗争，必須有系統地組織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必須帮助提高无党派干部的水平，必須和法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联系。

八、中央委员会必須檢查党的报纸以避免在政治和技术方面发生錯誤（如刊登 R 同志的小史，《劳动报》把該同志住在哪里，来历如何都写了出来等。該报还刊登了这位同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个人夸張性格的产品的信，而不加上任何批判等）。

国外来信^①

(1941年)

各位父老!

各位志士!

士、农、工、商、兵各界!

全体亲爱的同胞!

自从法兰西败给德意志后，它们的势力完全瓦解了。但是对我们人民，它们仍然施行残酷的搜刮手段，吸尽膏髓，还不遗余力地以横暴的政策进行镇压，屠杀我们的人民。对外则奴颜婢膝，甘心把我们的土地割让给暹罗；无计可施，忍气吞声地把我们的权利奉送给日本。因此，我国人民既做法国强盗的牛马又做日本强盗的奴隶，在两重压迫下痛苦呻吟。嗚呼！我国人民有何罪竟遭受如此苦难的命运！

生活在这种痛苦惨酷的境况下，难道我们人民愿意束手待毙吗？不！决不！二千余万駉鸿子孙决不让人家长此奴役下去。七

① 印度支那共产党第八次中央会议于1941年5月10日至19日在北坡召开，决定了新的政策路线，强调了民族解放的口号，成立越盟阵线，把各群众组织改名为救国会，并促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41年6月6日阮爱国同志写这封信，号召国内的革命战士团结全国同胞，起来打倒日、法帝国主义。

八十年来，在法国强盗的铁蹄下，我們不断为爭取民族的独立、自由而牺牲奋斗。各老前輩如潘庭逢、黃花探、梁玉眷的忠烈精神依然屹立，太原、安沛、宜一靜……各省义士的英勇事迹永远长存。最近在南圻、都良、北山的起义已經证明，我們的同胞决心踏着前人的光荣血迹英勇杀敌。虽然大功未成，但这并不是法国强盗强大，而是时机尙未成熟和全国同胞尙未同心一致而已。

今天解放的时机已經到来。法国本身已不可能統治我国，至于日本人，一面在中国陷入了泥坑，一面被英、美的势力所箝制，决不能用全力和我們相爭。如果我們全国团結一致，我們一定能够把法、日的精銳軍击潰。

全国同胞們！快快奋起，学习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快快奋起，組織打击法、日的救国会。

各位父老們！

各位志士們！

数百年前，当我国面临元朝军队的侵略的危难时，陈朝父兄紛紛起来号召全国子弟齐心杀敌，終于把人民从危境中解救了出来，芳名留傳万世。我国的父老和志士应该继承我們祖先救国的光荣事业。

各热心爱国的富紳、軍人、工人、农民、知識分子、職員、商人、青年、妇女們！現在，民族解放問題高于一切。我們要团結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們。

亲爱的同胞！

救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我們越南人誰都要担起一份救国的責任。有錢的人出錢，有力的人出力，有才干的人獻出才干。

我願跟隨各位，傾盡菲才薄力，雖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革命戰士們！

時機到了！高舉起義的旗幟吧，領導全國人民打倒日、法帝國主義！祖國的神聖呼聲正在你們的耳際震蕩！先烈的英勇熱血正在你們的心中沸騰！人民的奮鬥精神正在你們的面前高漲！我們快些站起來吧！全國同胞快些站起來吧！團結起來，統一行動，打倒日、法帝國主義！

越南革命成功！

世界革命成功！

阮愛國

成立越南解放軍宣傳隊的指示^①

(1944年12月)

一、越南解放軍宣傳隊的名称。它是宣傳隊，即政治重于軍事。为使行动有結果，那么在軍事方面，主要的原則是集中力量的原則，因此，依照团体的新指示，将在高一北一諒的游击队队伍中挑选最坚决、积极的干部和队员，并将集中大部分武器以成立主力部队。

因为我們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必須动員全民，武装全民，因此在集中力量以成立第一支軍隊的时候，必須維持各地方的武装力量协同行动并給他們以各方面的帮助。主力軍隊还有培养各地方武装干部的任务，帮助其訓練；如有可能，則在武器方面給予帮助，使这些部队不断地成长。

二、对各地方的武装队：把地方干部調来訓練，把已訓練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交流經驗，加强联络，配合作战。

① 以很久前就在高平、諒山一带活动的各个游击小队为基础，1944年12月22日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宣告誕生。剛成立时，队伍只有三十四名战士和干部，以及一些少得可怜的簡陋武器。尽管如此，越南解放軍宣傳隊已經发揚了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而勇敢牺牲的战斗精神，并在全国許多地方发动了武装斗争运动，进而发动了1945年的八月总起义。它是今天越南人民軍的前身。

三、战术方面：运用打游击的方法，秘密、迅速、积极、今日在东明日在西、来无影去无踪。

越南解放军宣传队是兄辈的军队，希望能尽快有其他弟辈的军队。

尽管开始时它的规模还小，但是它的前途却非常灿烂。它是解放军的起点，它可能走遍南北，走遍我们越南的国土。

总起义号召书^①

(1945年8月)

亲爱的同胞们！

四年前我写过号召同胞们团结的信，因为有团结才有力量，有力量才能争取到独立、自由。

现在日军已经瓦解，救国运动遍全国。越南独立同盟（越盟）有成百万会员，包括所有各阶层：士、农、工、商、兵，包括各民族：土、僮、芒、慢。我们越盟中的同胞，密切地手携手，不分男女、老少、穷富、非教徒或教徒。

最近越盟又召开“越南国民代表大会”，选出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以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斗争，务使国家获得独立。

这是我们民族在近一世纪来的解放斗争历史中的一个极其巨大的进步。

这是使我们同胞奋发和使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① 国民大会是由越盟总部 1945 年 8 月 16 日在新潮（属宣光省）召开的。大会包括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国内各民族的代表六十人，通过了越盟的十大政策和总起义命令，并选出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即由胡志明同志担任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

会议刚闭幕，胡主席立即写这封号召书，号召全国人民总起义争取独立。

可是我們不能就此滿足了。我們的斗争还很艰巨和持久。不是日本失敗了我們就会突然地得到解放和自由。我們仍須努力奋斗，只有團結奋斗，我国才能获得独立。

越盟是目前我們民族團結奋斗的基础。参加到越盟中来，拥护越盟，使越盟益发强大。

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如同我們目前的临时政府，團結在它的周圍吧，使它的政策和命令在全国得到施行。

这样，我們的祖国一定会迅速获得独立，我們的民族一定会迅速获得自由。

亲爱的同胞們！

决定我們民族命运的时刻已經到来。站起来，全国同胞們，以我們的力量来解放我們自己。

世界上許多被压迫的民族正竞相前进，爭取独立，我們不能迟緩。

前进！前进！同胞們，在越盟的旗帜下勇敢前进！

阮爱国